歷代風水大師文典(1)

蕭玉漢 著









泉源出版社 發行

目錄

第一部……一

盤龍古洞　龍的傳人……二

拯救名匠　面見吳王……四〇

逆反天機　陷入絕境……八七

尋庇護國　再逆天機……一二二

第二部……一六三

五鬼運財　福蔭兩家……一六四

妙點蓮穴　西施誕生……二〇三

協助越王　延長國運……二三三

救養孤兒　助越中興……二八六

第三部……三一九

列國潛龍……三二〇

擬刺吳王　偷聽機密……三五八

偷襲軍營　游說夫差……三九七

延續國運　奉獻西施……四三六

第四部……四七七

無爲神功……四七八

風水祖師

鬼谷子傳奇

第一部

盤龍古洞　龍的傳人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昔者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一曲春秋列國的哀歌，正在鉛灰色的虛空上迴蕩。

歌者是一位少年人，年約十三、四歲，他走了，走出洛陽城，拋下那三百畝田產，他連一眼也沒有回顧。

少年人的爹娘早逝，把他和三百畝田產一同托孤於他的舅舅，待他長大了，再把田產交還於他。

財產可以活人，財產亦可以殺人，你信不信？

少年人信，因爲他身上有三千條鞭痕，三百畝田有三千分地，每一分地給他留下一條鞭痕。

少年人恨他的爹娘，更恨爹娘遺下的田產，他知道假如沒有這些田產，舅舅就不會在他身上留下三千道鞭痕，他也知道，他只要走了，不要那三百畝田產，舅舅手拿的鞭子就會放下，他出走了。

他恨爹恨娘，恨那大筆的田產，也恨自己的身世，他把這裡的一切視作是一座鬼谷，他不幸在鬼谷誕生，他因此替自己起了個古怪的名字，這個古怪的名字就叫鬼谷子。

鬼谷子有路走路，有水涉水，有山上山，他從月升走到日出，又從日升走到月落。他身上一無所有，餓了吃野果，渴了飲溪水，走悶了便哼那首「采薇」歌。

漸漸地，鬼谷子自己也不知自己從何而來，向何處而去了。

忽一日，他登上一座陡峻的險峰，他回望山下，但見一片煙霧迷濛。他正在徬徨之際，突覺一陣腥臭味撲入鼻孔，幾欲嘔吐。正驚疑間，忽地又吹起一陣狂風，狂風過處，樹林後面，飄出一位白髮黑袍老者。

定睛一看，只見老者精瘦如猴，體軟如蛇，目中綠光爍爍如鬼火，神色怪異之極，不由吃了一驚道：「老人家是仙人麼？」

如猴如蛇如鬼如怪的老者忽然笑道：「你說我是仙人，我自然便是仙人了，小娃兒走上這仙人峰做什麼？」

鬼谷了見老者臉上露了笑容，心中便不由一鬆，忽然又暗道：聞說仙人可以不吃人間煙火，若能求他教授這妙法子，這吃喝之苦，豈非可以省卻了嗎？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向老者道：「老仙師，我想學你這仙人之術。」

老者道：「仙人術萬萬千千，不知小娃兒你欲學哪一條？」

鬼谷子想也沒想，便脫口道：「就學那不須吃喝的仙人術吧！」

老者笑道：「小娃兒姓甚名誰？為甚要學這不吃不喝之術？」

鬼谷子道：「我也沒名沒姓，我自己叫自己作鬼谷子，若能學會不吃不喝的法術，我就不必去受人間之苦楚了！」

黑袍老者一聽，忽然大笑道：「好！好極了！鬼谷子，看你細皮嫩肉，正是練這不吃不喝仙術之材，老子就破例傳授給你吧！」

鬼谷子連忙跪下叩頭道：「多謝仙人指點大法！」

黑袍老者呵呵笑道：「好說！好說！你便隨老子到洞府，那兒自有修練之處。」

鬼谷子連忙答應了，跟隨老者繞過一座山峰，忽見有座森林擋住去路。

黑袍老者伸手一指道：「過此森林，便有三座洞府，即老子的修練之所。」

鬼谷子跟著老者走出森林，果見三座洞府，但見奇花交纏，異草叢生，鬼谷子料想這便是仙家之境了，心中不由一陣高興。

老者把鬼谷子引進正中一座洞府，自己居中坐下了，鬼谷子走上前去，跪下叩拜。

黑袍老者忽地尖叫了一聲道：「小的們，快現身出來見見貴客！」

五六十名「小的們」應聲跳躍而進，鬼谷子定睛一看，全是一些身長不足二尺，披毛帶髮、似人非人的小怪物，不由吃了一驚。

鬼谷子驚疑間，黑袍老者卻笑呵呵道：「鬼谷子，你欲求不吃不喝的仙人之術嗎？」

鬼谷子此時心中已生疑，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無奈點點頭道：「是我欲學不吃不喝的法

術。」

黑袍老者呵呵一笑道：「鬼谷子，你知道麼？不吃不喝之術，乃仙家首要大道，亦是修練仙體的關口，過得這一關，便是仙體，過不了這一關，便是凡人，想你這等凡夫俗子，豈能一步登天學這大法？難！難！難！」

鬼谷子不由的道：「難道沒有其他妙法了？」

黑袍老者笑道：「其他的妙法自然有，但看你求仙之心是否堅決罷了！」

鬼谷子道：「但能免卻吃喝之苦，我這求仙之心，卻是堅決的！」

黑袍老者笑道：「很好，你遇上老仙人我，是你幾生修到的福氣，老仙人就傳你一個脫胎換骨的大法，你學成了，自然便可以修練不吃不喝的仙家大法了！」

鬼谷子奇道：「如何可以脫胎換骨？如何修練不吃不喝仙家大法？」

黑袍老者大笑道：「老仙人只要把你洗淨入鍋蒸爛，再加些鹽油蒜葱，那細皮嫩肉之味美極了，老仙人吃進肚子裡，經一時三刻，把你的肉體消化乾淨，再拉出的矢來，便即是你的靈魂，豈非脫胎換骨了麼？此時你根本就不必吃喝人間煙火，這成仙大法豈非一蹴而就麼！呵呵！妙極了！」

鬼谷子驚道：「老仙人這法子不好玩啊！」

黑袍老者微一怔道：「有甚不好玩？」

鬼谷子道：「老仙人若能把我消化乾淨，這叫一了百了，倒沒什麼，就怕只化掉三幾根

硬骨頭，這脫胎換骨事便不成了！」

黑袍老者樂得大笑道：「是極！是極！那小的們便加多幾把柴火，務必蒸爛煮透，老仙人便擔保把你連骨頭也化掉了！」

下面那些似人非人，披毛帶髮的「小的們」，登時嗡嗡的一陣迴應。

鬼谷子吃驚道：「若由老仙人親自動手蒸煮，這倒沒什麼，但這些小三寸丁們，仙法未精，萬一那火候掌握不好，把我蒸煮得不三不四，不生不熟，豈非糟糕，這脫胎換骨之法我不玩了！」

黑袍老者嘿嘿道：「入我洞府，玩與不玩便由不得你了，小的們，動手……」

黑袍老者話音未落，那些「小的們」便哄的一聲，一擁而上，鬼谷子眼見勢頭不妙，正欲逃走，早被如蟻噬象似的纏住了，那還逃得出去。

小的們把鬼谷子拉拽出洞府，扛豬似的抬到洞後。鬼谷子慌亂中一看，只見這是一間頗大的廚房，上面掛了許多人腿人骨人頭，還有一些獸尾禽身，更有一座大灶。

小的們把鬼谷子渾身上下剝乾淨，有的挑水，有的生火，有小半看住鬼谷子，防他逃跑。鬼谷子此時精赤條條，看一看自己細皮嫩肉，果如一隻待宰的羔羊，心中一陣傷感，不由滴出淚來。

那些小的們一見，立刻大樂，圍住了他，拍手頓足的歡欣鼓舞。

鬼谷子見狀又忽然轉念，暗道：假如就此落入那老者肚腹，倒也省了人間吃喝之苦，這

般一想，他就收乾了淚，乾脆閉起眼睛等著下鍋。

不一會，便聽那些小的們紛紛亂亂的嚷道：「水沸了，快把這東西放下鍋去！」於是七八名小的們，呼呼喝喝的又把鬼谷子扛了起來，扛到鍋邊，小的們身子短小，用力舉起鬼谷子剛好與鍋面平，幾經辛苦，還是放不進去。

鬼谷子見了，不由失笑道：「你等何太蠢也，便連這點小辦法也想不出來。」

小的們亂嚷道：「你這東西有甚麼辦法，容易放你進去，你說出來，我等照辦好了。」

鬼谷子向鍋子瞧了一眼，只見沸沸騰騰，熱氣撲面，不由暗道：這樣放進去，若立刻死了，倒沒什麼，但一時三刻死不去，這煎熬之苦可不好受啊，算起來，還是去吃人間煙火合算多了。鬼谷子這般轉念，便恰恰想透了好死不如歹活這道理，他因此再不敢貿然去試被蒸煮的滋味了。

鬼谷子笑道：「這容易辦，你等只須把我手腳的繩索解開，我自己跳進鍋裡，豈不大省你等力氣嗎？」

眾小的們一聽，不由大喜道：「是啊！是啊！這法子管用極了，你既然肯自動跳進去，既可蒸煮，又省了我等氣力，當眞一舉兩得，妙極了！」

鬼谷子大笑道：「既然妙極，還不速速放人？」

眾小的們一聽，果然七手八腳，解了捆綁鬼谷子的繩索，鬼谷子又笑道：「好，我再教你等一個蒸得又美又好的法子，你等願意學嗎？」

衆小的們一聽，大樂道：「既然可以蒸煮得又美又好，老主人吃著高興，說不定額外打賞三兩塊肉，我們願意學，你快說出來啊！」

鬼谷子道：「你等見過人家蒸糭麼？」

小的們道：「見過。」

鬼谷子道：「蒸糭是否先用葦葉包裹糯米，然後再蒸，味道才好才美。」

小的們點頭道：「不錯，的確如此，但這又如何？」

鬼谷子大笑道：「蒸糭尚且須以葦葉包裹，何況蒸人？只有以衣物包裹，令其不致洩氣，才保美味，你那老主人吃著，必大讚你等聰明。」

衆小的們一聽，立刻樂得歡天善地，搶著去把鬼谷子被剝去的衣服拿回來，又連聲催鬼谷子快穿上，再跳下鍋中蒸煮。

鬼谷子笑著答應，一面穿上衣服。衆小的們見他如此合作，防範之心不由大爲鬆懈。鬼谷子穿好衣服，又笑道：「好啦！我這就跳上去了，你等可莫眨眼，以免我跳錯地方啊！」

衆小的們樂得大笑大嚷道：「多謝合作！多謝合作……」幾十雙小眼珠果然一齊直盯著鍋上面，以免鬼谷子跳錯了地方。

鬼谷子呵呵笑著，果然縱身向上一跳，果然直跳向熱鍋！衆小的們一見，不由大鬆了口氣，暗道：這一跳進去啊，便十條牛也被煮熟了，這差事也就完成了。

鬼谷子果然跳上去了，但並非鍋中，而是鍋邊，腳下也許太熱了，他便繞大鍋邊急跑起

來，轉了一圈又一圈。下面那些小的們見了，大爲緊張，不由也繞著熱鍋團團亂轉起來。鍋上鬼谷子，鍋下小的們，爭相亂轉，當眞如熱鍋上下的螞蟻，唯恐轉得稍遲。

鬼谷子這日子爲躲避舅舅的鞭子，日復一日的亂轉，漸而轉上一日一夜，也不覺頭昏。但那些小的們可就慘了，因爲要提防鬼谷子逃走，只好跟著他繞鍋亂轉，轉了一會，先就倒下了幾名體力稍弱的小的們，再轉了一會，五六十名便倒下了一大半，剩下的幾個，也轉得昏頭轉向，東搖西晃，只是咬緊牙根，團團亂轉。

鬼谷子一見，大笑道：「好！好極了！你等就這樣轉下去，我這東西可要走了！」

鬼谷子飛快的轉到近洞口處，縱身一躍，跳下熱鍋，便如飛的跑出洞口去了。

鬼谷子跑了一段，忍不住扭頭一看，只見裡面的小的們，體力最強的三幾個，依然在繞著熱鍋團團亂轉，看樣子，不轉上三日三夜，是決不肯罷休的了。

鬼谷子樂得大笑道：「妙！妙！轉！轉！擔保你等轉出吃肉的美夢來了！哎喲，老仙人，你怎的不坐在台上，等著把我吃下肚中，卻跑出洞外來了？」鬼谷子忽然驚叫一聲。

原來他大樂之際，卻樂極生悲，正想撒腿逃走，只有那黑袍老者已穩穩的端坐在他的面前十丈之處。

鬼谷子連忙向右面斜奔，以便避開老者，但黑袍老者忽然又在右面十丈之處端坐不動。鬼谷子又向左面奔去，黑袍老者又在左面約十丈處端坐不動，不多也不少，總與鬼谷子相距十丈左右。

他怎逃得了？

鬼谷子不禁歎了口氣，乾脆停下來不跑了，因爲他知道再逃也逃不了，黑袍老者就如他的影子，他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黑袍老者是仙人，他是凡人，而且是力氣不足的小娃兒，

鬼谷子不動，黑袍老者也不動，一老一少，在山野間呆呆的對峙。

黑袍老者終於忍不住發話道：「鬼谷子，你爲甚麼不逃走？」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你老我少，你仙我凡，怎逃得了？既然如此，何不省些力氣，不然跑得滿身臭汗，你吃我進肚子時，影響胃口，消化不完全，不生不死，不仙不凡，不三不四，豈非更難忍受？」

黑袍老者一聽，不由失笑道：「你這娃兒，倒大有自知之明，比起那等拚命逃跑的愚人，顯然聰明多了，老仙人我幾乎捨不得吃進肚子去了！」

鬼谷子道：「不吃進肚子裡，難道還有其他脫胎換骨的方法？」

黑袍老者笑道：「有的，但你要依我一個條件。」

鬼谷子道：「是甚麼條件？」

黑袍老者大笑道：「只要你肯拜我爲師，永不離我左右，老仙人尋不著其他嫩羊，實在忍不住之時，才再把你吃進肚裡，你有一段空餘時間，或許便不必經過脫胎換骨這入門大法了。」

鬼谷子笑道：「老仙人這法子原來另有一個名堂。」

黑袍老者亦不由一怔道：「是甚麼名堂？」
鬼谷子大笑道：「這就叫廣積糧，以防飢的妙法。」
黑袍老者臉色一沉，道：「小娃兒怎會說破我的心事？」
鬼谷子笑道：「我不但可以說破你的心事，還有辦法決不會走入你的肚子裡。」
黑袍老者道：「老子的肚子已吃進十萬八千生靈，小娃兒確是第一位尚敢自吹自擂的人，你說說看，你用甚麼方法？」
鬼谷子笑道：「逃是逃不了的，因此我絕不會逃，不是不逃，而且我還會用永遠不動的方法，我只要用上了，你便決不會有胃口吃進肚子去了。」
黑袍老者道；「老子爲甚麼沒有胃口？小娃兒可是一頭肥羔羊啊！」
鬼谷子道：「肥羔羊也要生蹦活跳才好嚼，是嗎？」
黑袍老者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自然生羔羊活蒸煮才好嚼，若是死羔羊，那滋味難吃，不吃也罷了！」
鬼谷子大笑道：「那老仙人若要生吃我小娃兒，最好莫要走近一步，否則我這小娃兒便咬舌自盡，你來不及吃進肚子裡，小娃兒已是死人一個，這滋味你吃得下嗎？」
黑袍老者一怔道：「你敢咬舌自盡？」
鬼谷子大笑道：「我鬼谷子了無生趣，早晚也是死了，還有甚麼不敢？而且舌頭是我的，牙齒也長在我嘴裡，你老仙人法力再高，也阻不了我。」

黑袍老者一聽，不由道：「你切莫亂來，先把自己弄成死人一個，死人的滋味可大大不妙啊，你且容我想想，看看有甚麼兩全其美的方法。」

鬼谷子樂得大笑道：「沒有，你若吃我，我必定先變死人，使你吃不進肚子裡，令你望肉興歎，垂涎欲滴，饞而難食。」

鬼谷子說罷，偷偷望一眼黑袍老者，只見他神色尷尬，進又不敢，退又不捨，果然是望肉興歎，垂涎欲滴，饞極了，鬼谷子心中不由大樂，居然連自己身處生死一線的險境也忘記了。

就在此時，鬼谷子左耳右耳同響起兩個自稱「老子」的聲音，聲音如絲如線，直射耳中，當眞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左耳「老子」的聲道：「你這小子別自鳴得意，老子自有辦法吃你。」

右耳「老子」的聲道：「鬼娃兒，你很好，甚合老子脾氣，你只管施為，老子擔保你既死不去，那老怪物也吃不進肚子裡！」

鬼谷子心中不奇，耳朵左搖右晃，聽聲音分明有兩「老子」說話，但見到的卻只有眼前要吃他的「老子」，他的身世奇特，心性也自然玄妙，他雖然目瞪耳張，口卻絕不會呆，一心兩用，一口二說，竟與「左右老子」答對起來。

鬼谷子答「左老子」道：「我這小子自然終會被你這老子吃掉，但決不會讓你吃生人肉進肚子裡！」

他對「右老子」道：「你這老子又不是那老子，那老子是老仙人，法力高深，你老子說不定也被他吃了，豈不冤枉？」

「左右老子」的聲音登時又射進鬼谷子的耳中。

「左老子」嘿嘿笑道：「生人肉吃不到，老子不會吃半生半死的肉麼？老子只要在你自盡前把你弄昏，你便自盡不了，昏人肉雖比生人肉稍遜一籌，但吃進肚子的滋味總比死人肉優勝一半。」

「右老子」道：「什麼這老子那老子？普天下的老子只有一個，便是我老子，誰敢再自稱老子？」

鬼谷子聽「右老子」說得有趣，那「左老子」說的已接近無賴之語，便不理「左老子」，先答「右老子」道：「天下的老子並非只有你右老子一個，在我左耳發鬼音的便是另一位左老子！」

「右老子」一聽，聲音不由一頓，隨即又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那老怪物，竟敢自稱老子，他壞了我老子的名頭，單憑這一點他便該死有餘，但小娃兒莫胡說八道，你聽到的並非什麼鬼聲，而是內功極高之人，逼音成線，直接鑽入你的耳中，因此只有你才能聽到。」

鬼谷子一聽，大樂道：「右老子！這很好玩啊！」

「右老子」笑道：「鬼娃兒，你想學嗎？」

鬼谷子道：「不想。」

「右老子」奇道：「爲甚麼不想？」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我原想學那不吃人間煙火的勾當，不幸卻墮入那左老子的圈套，幾番欲把我吃進肚裡，因此我已痛下決心，生死也決計不向什麼老子學了！咦，你是誰？」

鬼谷子忽然驚奇的叫了一聲，原來他剛才話音未落，在他右面三丈之處，已呼的掉下一個人來，這人來得無聲無息，就如忽然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又見這人身穿灰袍，形容枯槁，猶如缺吃少穿的乞丐，但雙目藍光炯炯，觸之令人敬畏，心中不由更大感迷惑。

只見這人呵呵一聲怪笑道：「老子是我，我便是老子。」

這人的突現，那黑袍老者身子不由一抖，似乎對這人極爲畏懼。

鬼谷子卻沒留意黑袍老者的神色，他自己的迷惑己夠多了，根本就無暇去理會，他不由大奇道：「你到底是左老子，還是右老子？」

這人怪笑道：「你這娃兒，果然鬼靈之極，什麼左老子、右老子的？當世的老子只有一個，便是我李耳！」

這人自報名號，原來他叫「李耳」，鬼谷子卻聽錯了，更奇道：「你到底來自左耳，還是右耳？」

「李耳」喃喃自語聲未落，身形一晃，已從右面，斜插而去，落在黑袍老者的面前，隨即怪笑一聲道：「老樹妖，認得我麼？」

黑袍老者原來是老樹妖，鬼谷子心中不由一驚，心道：他既然是妖怪，他吃人便不足爲

奇了，幸虧沒被他吃進肚子裡，不然豈非成了妖怪的糞便麼，吃素的妖怪猶自可以，吃肉妖怪就當眞遺臭萬年了。

「老樹妖」一黑袍老者臉上神色變了幾次，欲言又止，但似乎又不敢不答應，終於點點頭，尖笑一聲道：「認得！原來是李耳老子駕臨我練仙修道寶地！」

老子李耳又嘿嘿道：「放屁！放屁！神仙不吃人，吃人非神仙，你這吃人的老妖，修什麼仙，練什麼道了？」

「老樹妖」黑袍老者涎臉笑道：「李老子駕臨我練仙修道道，我練的是吃人小道，殊途同歸，總是修練之道。」

老子李耳怒道：「呸！呸！放屁！放屁聞言如獲大赦的忙，吃人豈是修練之道？」

「老樹妖」陪笑道：「是，是，吃人放但這小子萬不能吃，我竟敢在道家老宗師面前胡吹，當眞該死，尚請老宗師原諒則箇。」

老子李耳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老子今日也不打算治你壞我道家名頭之罪，但有一個條件！」

「老樹妖」大概對老子李耳極爲畏懼，聞言如獲大赦的忙道：「是甚麼條件？」

老子李耳道：「千吃萬吃，老子暫不理你，但這小子萬不能吃，便是這個條件！」

「老樹妖」一聽，奇道：「這娃兒凡夫俗子而已，老宗師怎會如此緊張維護他？」

鬼谷子一聽，忙接口道：「你說得對！小子只是凡夫俗子，無足輕重，小三寸丁，頂不

了肚子，不吃也罷了！」

「老樹妖」目中精光向鬼谷子一閃，涎臉道：「你雖然是凡夫俗子、小小的，但細皮白肉，可把老…妖我引得垂涎欲滴。」他本欲再說「老子」，但在老子面前，畢竟再不敢說了。

老子李耳嘿嘿一笑道：「你知道什麼？」你以爲他眞的是無足輕重的凡夫俗子？假如老子告訴你，這娃兒日後手掌列國天機運勢，當今世上英雄豪傑均由他一手創造，上握茫茫天機，下尋大地潛龍，驚天動地，不世奇人，你信不信？」

「老樹妖」一聽，目中精光又不由一閃，立刻道：「老子你乃當今道教宗師，上知天機，下識地理，你的推斷，誰敢不信？但有一點，尚要向老宗師請教，按老宗師所判斷，莫非天下之勢行將大亂麼？」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由是故，無藏而因此有餘，無爲而因此卓絕，吾道中人，有所爲而有所不爲，你難道還不醒悟？」

「老樹妖」眼珠一轉道：「信則信矣，但可惜只聽其言，未觀其行，因此口雖信服，而心未服。」

老子李耳一聽，呵呵一笑道：「你欲一睹其行，並不太難，是否如此，自可立見端倪！」

老子李耳說罷，伸出無名指頭，輕輕向鬼谷子一勾，鬼谷子便頓感一股極強的吸力牽引，身不由已，被扯到一棵槐樹下，動也不能動，不由驚奇得目瞪口呆。

「老樹妖」一見笑道：「老宗師的無爲神指，果然當世卓絕，但這只是武功一類的功夫，似乎與這小子的命運無甚關連啊！」

老子李耳微笑不語，忽地伸指向前連勾，驀地便有無數小石塊，從四面八方疾飛而來，落點奇準，鬼谷子尚未及驚叫，無數石塊已繞著他，佈成一條石龍陣，石龍有首有尾，有足有爪，維妙維肖，酷肖眞龍。

老子李耳微笑道：「老道近日新創了一門功夫，名爲尋龍神功，所尋的雖非靈界眞龍，而是集乾坤精華的大地潛龍，因此又叫乾坤訣，今日姑且略爲一試。」

「老樹妖」忙道：「這尋龍神功乾坤訣有甚好處？」

老子李耳大笑道：「凡夫俗子得遇潛龍，有助修仙成道，乞丐可成巨富，村夫野人可貴爲帝王，你說這有甚好處？」

「老樹妖」一聽，聳然動容道：「若有這般天大的好處，老宗師不如把這潛龍贈送於我，或者乾脆把這妙法搏授於我吧。」

老子李耳微微冷笑道：「你以爲這尋龍乾坤訣是好學的麼？這潛龍更不好過，一根二基三命三者兼備，方可望有成，否則妄然近之，輕則災患立致，重則橫死當場。」

「老樹妖」涎臉笑道：「眞有這般厲害？」

老子李耳不答，驀地身化灰煙，繞石龍飛旋一圈，十指連射，十道純陽道家眞氣，分從東、南、西、北四方位，射到石龍身上。老子李耳又驀地沉喝一聲道：「乾坤浩浩，四方潛

龍，主人已現，借汝之力，玉其大成，尋龍追脈，盡展其功，速速顯現，不容遲延！」

老子李耳的叱喝聲剛落，石龍的東、南、西、北四方位，忽地冒出四股白紫青赤四色煙雲，齊向石龍湧去，一時間四彩煙雲瀰漫，竟把石龍連同石龍陣內的鬼谷子遮蓋了，石龍陣旁邊的老槐樹，卻露出了一半。

「老樹妖」直瞧得莫名其妙，不由笑道：「老宗師這是變戲法麼？好則好看了，但似乎並無什麼用處啊！」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稍安毋躁！」

老子李耳話音未落，突見那露出一半的老槐樹，本來青蔥翠綠，忽然葉黃枝枯，紛紛落下，眨眼便僅剩一棵光禿枯幹！

· · · ·

就在此時，「老樹妖」的臉色刷的一下發白，隨即渾身抖顫，就如落下的黃葉，向他萬箭穿心，原來「老樹妖」修練的根基來自老槐樹的樹汁，他的血脈已與槐樹連爲一體，此刻槐樹受創，血脈感應之下，「老樹妖」竟然痛如身受。

老子李耳一見，有心趁機點化「老樹妖」的戾氣，便呵呵一笑道：「原來老樹兄與槐樹血脈相連，槐樹因受不住潛龍剛陽之氣遭折磨受創，老樹兄這滋味好受嗎？」

「老樹妖」此刻渾身發抖，如遭電殛，不必說吃人，就連別人來吃他，只怕也毫無反抗還手之力了，他抖顫著喃喃道：「血脈連心……老槐受創……你說我會好受麼！」

老子李耳大笑道：「乾坤生萬物，萬物皆有生息繁衍之權，又豈限你一人[illegible]？世上有男必有女，有夫必有妻，有父必有子，有子必有孫，生生息息，連綿不絕，夫死妻傷，子死父悲，皆血脈相連之故，你血脈受創，便如此痛楚，然則你把世人的夫與子吃了，妻與父便不傷悲嗎？」

「老樹妖」額上滲出冷汗，此刻他不但身體受創，連心靈也受了極大震盪，不由喃喃的道：「厲害！厲害！這大地潛龍之氣，果然是天下絕頂的神功……竟連我老妖也突感吃人下肚不太好意思了……不過尚有一點迷惑，請老宗師教老妖！」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老樹兄請說！」

「老樹妖」喃喃道：「可知這是人吃人的世界，假如我不吃人，人便來吃我，這卻如何應付？」

老子李耳點點頭，呵呵一笑道：「世上果然是爭鬥慘烈，弱肉強食，但老樹兄原本以樹汁為修練根基，後來沾染血腥之氣，碰上大地潛龍的剛陽正氣，自然禁受不住葉黃枝枯了，尚幸根靈尚存，日後只須借助此大地潛龍陽剛正氣，化盡戾氣，潛心修練，待陰陽互配，相

輔相承，老槐樹枯幹逢春，枯枝發芽之日，便是你老樹兄得道成仙之時矣！屆時已成金剛不壞之體，你既不去吃人，人也吃不了你，和洽共處，公平競爭，何樂而不爲哉！」

「老樹妖」沉吟不語，在血脈受創的痛楚中，心念百轉，漸生今是而昨非之慨，不由感傷的歎道：「誠然，但老妖被老宗師以如此驚天大法鎮壓，血脈之本已枯，又豈能有枯枝發芽之日？」

老子李耳大笑道：「堅則毀、銳則挫，常寬於物，可達至極，老樹兄一靈不泯，痛悟前非，心既容於天，天必容於你，鐵樹尚且可以開花，枯枝又豈不會發芽？一切全在老樹兄一念之間罷了。」

「老樹妖」靈根被觸，心境漸入平和之際，說也奇怪，那浮於四彩煙雲上的老槐樹，枝幹忽然漸停枯黃，葉子也漸少落下了。

老子李耳一見，便知老樹妖已漸達覺悟境界，他不由欣然一笑，隨即十指連彈，十道無爲神氣，射向四彩煙雲。但聽乒乒一聲脆響，隨即四彩煙雲登時散去，半枯的老槐樹下，石龍依然盤踞，鬼谷子依然呆立其間。

「老樹妖」此時雖委頓不堪，猶如經歷了一場生死交替，但心境已再無苦楚，神智也頓復清明。他一見半枯的老槐樹下，鬼谷子在石龍陣中，竟然安然無恙，不由又驚又奇，喃喃道：「枉我老樹妖道行千年，竟連血脈之本也護保不住！大地潛龍，果然厲害…但爲甚麼這娃兒肉體凡身，竟可保無恙？」

老子李耳呵呵一笑道：「這娃兒不但安然無恙，而且獲益不淺，他此時的功力，已足抵平常人苦練三百年了，因爲他的根、基、命運，早已註定是大地潛龍的堪輿始祖，尋龍乾坤訣的天然主人。」

此時鬼谷子在迷茫中忽然清醒過來，眼見自己被困在一座石龍陣中，不由大駭，正欲拔腿逃奔，不料他心念甫動，體內一股宏大的熱氣登時勃發，身不由己，竟被升離地面，向老子李耳及老樹妖這面一飄而至，他不由大驚叫道：「怎的了？這豈非送羔羊入虎口麼？」

老子李耳見鬼谷子又欲飄走，知他此時的功力已非同小可，氣隨心發，雖不及神仙的騰雲駕霧，但日行千里，卻已絕非難事，連忙伸指一勾，以「無爲神指」把鬼谷子的身形定住，欣然道：「不必驚恐，誰也吃不了你這小羔羊了！」

「老樹妖」亦歎了口氣，苦笑道：「娃兒，你送到我的口中，我也沒胃口吃你了。」

鬼谷子驚奇道：「你原來千方百計要算謀吃我，此時怎的忽然望肉而歎？」

「老樹妖」苦笑道：「物外有物，天外有天，老妖修練千年，今日竟被大地潛龍威力感化了，你這娃兒，身爲大地潛龍的發脈始祖，我還怎能吃得下你！不吃，不吃，老妖今後只以樹汁爲食，更肥更美的嫩肉也不吃了。」

「老樹妖」說罷，向老子李耳俯身一拜，身形一晃，頓化無數婆娑樹影，搖曳而去，眨眼便失蹤影。

鬼谷子此時不由目瞪口呆，望著老子李耳喃喃的道：「神仙？活佛？老妖？何爲大地潛

龍？誰是發脈始祖？明明是一位吃人老妖，怎的又望肉而逃了？」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你想知道其中奧秘麼？鬼娃兒！」

鬼谷子連忙點頭道：「想！想知道！」

老子李耳呵呵一笑道：「很好，那你就隨我去吧！」

老子李耳說著，驀地伸指向鬼谷子一勾，鬼谷子此時已身輕如燕，被老子李耳的牽引力一扯便騰空而起，緊隨老子李耳向北面一座山峰飛掠而去。

• • • •

老子李耳牽引鬼谷子，頃刻掠上一座山峰，高陡險峻，氣象萬千。

鬼谷子站於山巔向下眺望，但見黃河滾滾東去，嵩岳諸峰層巒疊嶂，山下是東周敬天之都洛陽，高大城廓，雄偉宮闕，優美田園，富麗樓閣；此時暮色蒼茫，古木森列，萬戶炊煙，壯觀非常。

鬼谷子的先父是一位讀書人，因此他亦自幼飽讀詩書，出口成文，此時不由朗聲道：「帶洛襟嵩曲枕黃，高原綿亙鬱蒼蒼，果然不愧是周家皇帝之都。」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鬼娃兒為甚麼忽然有此感慨？」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鬼娃兒出自周朝帝都洛陽，可惜現在已成傷心地，不堪再回首了。」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微笑點頭，趁機微露天機道：「周家天下，此時已呈分崩離析之象，列國爭雄，天下大亂，大至一國亦復如是，何況你一人之鄉？」

鬼谷子想了想，忽然醒悟道：「是啊，列國爭雄，天下大亂，黎民百姓慘受荼毒，家無完瓦，道有餓殍，妖孽豺狼，磨牙吮血，其慘酷之處，更比老樹妖厲害百倍。」

老子李耳一聽，欣然道：「你這娃兒，小小年紀，便知憂國憂民，濟世為懷，困然是根基深厚，不愧為大地潛龍發脈始祖。」

鬼谷子一聽，心中的疑惑立刻被勾引出來，他忙道：「是啊！什麼叫根基？何為大地潛龍，誰是發脈始祖？老人家不是答應告知我嗎？那快說啊！」

老子李耳欣然道：「好！你且隨老子我去一處地方，你仔細揣摩，一切自會明白……」

老子李耳說著，也不理會鬼谷子是否願意，驀地便向他拍出一掌，鬼谷子登時便感一股如雲如氣的無形勁力，把他凌空提升起來，向一處地方送去，根本無法抗拒。

風馳電掣之際，鬼谷子眼尖，瞥眼一瞧，便發覺自己正被送去一座巖壁古洞，洞口橫刻了四個古篆字：盤龍古洞，四字在他眼前一掠而過。

鬼谷子眼前一黑，心知自己已被送入洞中了。推送他的那股無形勁力，此時也驀地一沉，

鬼谷子穩穩的落在地上，他舉目四顧，但覺四周一片漆黑，風聲呼呼怪嘯，猶如置身於千年洪荒絕谷。

鬼谷子自幼飽讀，不但詩書甚精，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的學說亦已了然於胸，此時他忽然想起相傳洪荒時代那龐然大物恐龍，心中暗暗驚道：「這洞名叫盤龍古洞，莫非眞的是史前那龐然怪物出現嗎？假如是吃素的龐然怪物，也還好說，若是吃肉的傢伙，我鬼谷子小個子的人，只怕連牠的牙縫也塡不滿哩！」

鬼谷子的心性言行端正，正當他胡思亂想之際，眼前忽地劃過一道電光，眼中景物登時出現形影，鬼谷子但感自己忽然置身於茫茫虛空，遠處虛懸著一座龐大的蛋形之物，呈灰黑色，在虛空中滴溜溜的急旋不已。

鬼谷子又驚又奇，心道：這蛋形巨物，倒似混沌乾坤，於茫茫空宇中飛旋，眨眼飛旋了一萬八千次…仍在飛旋不已。

鬼谷子心中暗道：若人處混沌乾坤中，四周黑沉沉一片，想必悶也把人悶死了。鬼谷子這般轉念，忽然又一陣氣惱，心道：不知是否有偉者把這混沌乾坤破開？

就在此時，正當鬼谷子胡思亂想之際，只聽山崩地裂的一陣轟鳴，混沌乾坤忽然爆裂，露出一條巨龍，在乾坤當中虎踞龍盤，盤龍起初尚蟄伏不動，似仍在沉睡，忽然龍頭霍地昂起，吐出一聲懾人心魄的龍吟，混沌乾坤亦爲之一陣晃搖。

龍吟響過，盤龍忽地衝天而起，背負輕而清的物體，冉冉上升，漸達宙宇虛空化作了乾，

腳踏重而濁的東西，沉沉下降，變成了坤，盤龍背負乾宇，腳踏坤土，昂頭長嘯，震人心魄，氣勢磅礴。

鬼谷子直瞧得目瞪口呆，他也忘了害怕，盯著那盤龍，心中一陣由衷驚佩，但見被盤龍破開的混沌乾坤，中間宇宙虛空，尚有絲絲黏連，猶如傾盆大雨從九天落下，不由又暗道：假如能把這無數粘連之物撕破，乾坤截然而分，人處其中，那就舒服多了。

鬼谷子心念甫動，盤龍似與他心意相通，巨尾忽地揚起，猶如一根龐大的烏金鞭，直向那些絲絲粘結處掃去，只聽一陣鏗鏘金屬破裂折斷聲響過，絲絲粘連處便被一掃而空。

此際乾宇忽地從盤龍背上騰騰直上，眨眼已達九霄雲外，乾宇與坤土便截然分開了。乾坤廓清，天地遂成，上乾下坤，下地上天，混沌乾坤孕育的盤龍，完成開天闢地驚世大業，便忽然滿足地伸展鋪張開來，整個坤土，皆爲盤龍宏踞。

鬼谷子不由歎道：「坤土即盤龍，盤龍即坤土，乾坤浩浩，竟隱伏如斯秘奧……」

鬼谷子轉念感慨之際，那盤踞於坤土的巨龍，忽地騰起一片茫茫白霧，整座盤龍的身軀，在茫茫白霧中萬古長存地幻化開來。

只見那盤龍呼出的氣化作風和雲，吟嘯變爲轟鳴的雷霆，左龍眼飛東化作太陽，右龍眼飛西變爲月亮，於是天象運行，風雲變幻，雷化春雨，日出於東，月升於西，乾天大道幻化於坤土之上。

又見盤龍的四腳化作坤土的四極，身軀變爲巍峨山脈，血脈化作浩浩江湖四海，筋脈化

成通衢大道，肌肉變成田土，皮我化作花草樹木，骨骼化作閃光的金屬、石頭、珍珠、碧玉，地坤因此大成……　鬼谷子此時驚慨於乾坤天地幻化，早已爲之目奪神搖，但其中隱含的幻化之象，幻變軌跡，卻已銘刻心中，鬼谷子不由手舞足蹈的仿效演練起來。

他先從「混沌乾坤」練起，身如巨蛋，滴溜溜旋轉不已，接而再走「盤龍乾坤」，身化龍形，頂天立地，隨走「龍破乾坤」，身形拔地而起，龍翔九天，再一沉而降，九霄飛電，懾人心魄，接走「龍化乾坤」，身形激變幻化，天地萬物，包羅萬象。

仿效演練至此，鬼谷子的內外功夫，於旁人觀之，已達驚世駭俗境界了，似已再無進境的可能。

但就在此時，演練中的鬼谷子，眼前忽地又現出無數圖象，但見一位龍身人首的奇人，正把陰陽變化的道理，以八種符號演畫，於是伏羲生八卦，文王演周易，天地定位，雷風互濟，水火交融，天地輪迴幻化。

鬼谷子此時已達天人合一的境界，心靈絕頂聰敏，忽爾又悟出另一層更深寬恢宏的意境，竟然無窮無盡，生生不息，與天地同儔！

但見他口中喃喃吟頌，身形急速幻化：乾坤輪迴，乾變爲巽，一變爲艮、三變爲坤，坤變爲震，二變爲兌，三變爲乾，於是乾坤運行，萬物變化，大地演衍，生生不息，無窮無盡，永無止境。

鬼谷子浸淫此種恢宏追索境界，身心交匯，天人合一，達常人百年苦練而未至的絕頂神

通，不過卻因沉迷於此，已不能自我抑制，眼看鬼谷子再演練下去，雖然或可再被他悟創出更深境界，但他的心脈亦必定消耗過度，根根盡斷而亡，千年難得一遇的天地奇才，必定因此夭折⋯⋯ 就在此時，鬼谷子耳際忽然鑽入一縷尖音，道：「九九不盡，六六無窮，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古難存，又何必沉迷而不休？」

鬼谷子在沉迷中受此警語，身心不由一震，暗道：是啊，乾坤浩浩，原也永無止境，何必苦苦索求，見一步走一步罷了。

鬼谷子此時已達念生、動發的天人合一境界，他此念甫生，身形一晃，己化電光般射出洞口，但見洞外陽光燦爛，遍野百花盛放，已是另一種大地景象，老子李耳，卻已滿臉笑容，站在身前三丈遠處。

鬼谷子不由一陣迷茫，喃喃道：「李老前輩！我⋯⋯我進洞多少時日了？」

老子李耳大笑道：「你進洞時，正值鴻雁紛飛，此時卻已百花盛放，你說多少時日了？」

鬼谷子不禁愕然道：「這麼說，老前輩啊，我豈非在洞中呆了一百八十天了？」

老子李耳微笑道：「一百八十天目睹一萬八千年乾坤幻化，你在盤龍古洞一天便等於世上百年，還不滿足？還不快樂嗎？」

鬼谷子一聽，略一思索，便恍然悟道：「我快樂！」

老子李耳道：「為甚麼快樂？」

鬼谷子道：「老前輩，知足便即樂也！」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大笑道：「好！好！孺子可教也！」老子李耳一頓，又肅然道：「你知足什麼？」

鬼谷子見老子李耳突然臉色一沉，便不敢頑皮，正經的答道：「鬼娃兒目睹乾坤幻化，身不由己，便仿照演練起來，每一千年恰好變出一種招式，共計一十八式乾坤幻化功夫，鬼娃兒自感日後不必再怕被人吃了，這還不值得快樂知足嗎？」

老子李耳微一點頭道：「很好，你的悟性奇高，果然是千年一遇的奇才，你試走這一十八式給老子我瞧瞧好麼？」

鬼谷子心中猶豫，暗道：不知走得是否錯了？這老子李耳神通絕頂，萬一走錯了，他生氣起來，重新把我送去吃人老樹妖處，我豈非又須想辦法溜逃？

豈料正當鬼谷子這般思忖時，老子李耳已忽然微微一笑道：「鬼娃兒不必擔心，你那一十八式，只須走對了一式，老子我敢擔保，天地浩浩，五湖四海，再無人可以阻你去路，更不必擔心什麼老樹妖把你吃了。」

鬼谷子一聽，不由目瞪口呆道：「老前輩…你是神仙，未卜先知？這是甚麼功夫？不然怎把鬼娃兒心中的秘密也瞧破了？」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心神露於形外，運命浮於命宮，只須入我老子之門，這種命理玄學，只是萬千的其中一種。」

鬼谷子不由羨道：「老前輩，你教給我好嗎？」

老子李耳道：「你爲甚麼要學？」

鬼谷子道：「世上人心險詐，好好的人也會忽然被蒸煮吃了，若能以此行走江湖，教化世人，豈不樂哉？」鬼谷子忽然老氣橫秋的道。

老子李耳一聽，卻連連點頭道：「很好！此乃老子李耳所望也，但一切須以你那十八式爲根基，你不妨大膽練出來看看！」

鬼谷子此時心中再無疑慮，一心只想著如何演練那十八式出來，他心意甫動，那一十八式便不可抑止的演練起來了。

但見鬼谷子先走「混沌乾坤」，身形如巨卵，虛懸於空宇之上，氣勢與天地登時渾然一體，身形於虛空中滴溜溜急旋。

接而身形一沉，轉入「盤龍乾坤」，身形如盤龍虎踞於天地之間，氣勢不怒而威，又猶如滿弓待發。

隨一變而爲「龍破乾坤」，身如盤龍，破乾坤而出，一衝九霄，其勢奪人心魄。再轉「龍化乾坤」，身形激變幻化，天地萬物，包羅萬象，令人目奪神搖，鬥志全消，不攻自破，不戰而屈其兵。

老子李耳目中精光灼灼，他瞧至此處，不禁連連點頭暗道：當世有幸入盤龍古洞的人少之又少，身入盤龍古洞，能領悟到第四式「龍化乾坤」的，更是絕無僅有，因爲達至境界者，在塵世中已天下無敵矣，不料此子竟可一舉達此絕頂境界。

但往下卻更令老子李耳驚歎，因為達第四式絕頂境界，老子李耳自己亦要花了半年光陰，但於此關口上再向前一步，卻當真千難萬難，但老子李耳深知，達此境界者，雖屬絕頂高手，但畢竟未達超凡入聖的境界，因此老子李耳在此關口上，曾花了整整十年時光，才終於衝破「龍化乾坤」這個千古難破的關口。

此時但見鬼谷子於此關口上，卻僅略一停留，便即飛流直下三千尺，身形急速幻化，「龍化乾坤」一轉而為「乾坤輪迴」，接而「乾變為巽」，再而「二變為艮」，轉而「三變為坤」，到此乾坤已達一個輪迴，演練心胸之宏博，已達超凡境界了。

老子李耳尚未及驚歎出口，鬼谷子忽然身形一變，立從「坤變為震」，再「二變為兌」，經「三變為乾」，乾坤於是又完成了第二次輪迴。

至此境地，可說已達入聖界了，就連老子李耳自己亦花了三十年才能再向前進一步。

鬼谷子此時卻如行雲流水，竟然一氣呵成，但見他乾坤二次輪迴後，於是便「乾坤運行」，山地空宇，立見「萬物變化，大地演衍，循環往返，生生不息，無窮無盡，永無止境！」

至此，老子李耳修練的聖地邙山上清宮地域，萬物皆寂，天地空濛，一片肅穆。

老子李耳不禁聳然動容道：「老子我自負見識之博，悟性之高，天下無雙，豈料此子竟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某人有此傳人，亦不枉修練此生矣！」這是老子李耳的心中話，此時他是不便說出口的。

鬼谷子此時把招式一收，正正經經的向老子李耳道：「老前輩，我領悟的功夫，便是這樣，未知練得對否？這樣的功夫便可以行走江湖了嗎？」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一萬八千年乾坤演變，盡在你一十八式中幻化，你說這是否可以憑此行走江湖？」

鬼谷子初入江湖，便碰上吃人的老樹妖在鬼谷子的心目中，老樹妖的功夫是頂厲害的了，因此他忙問道：「那若與老樹妖的功夫相較，老前輩，我鬼娃兒又如何了？」

老子李耳失笑道：「老樹妖若與鬼娃兒相比，你鬼娃兒是一輪明月，老樹妖不外是螢火一點而已。」

鬼谷子不由吃驚道：「那盤龍古洞幻化出來的十八式，當眞如此厲害麼？老前輩，那叫甚麼名堂？」

老子李耳此時臉色一轉凝重，肅然道：「邙山盤龍古洞，乃華夏氏族的發源地，天下生靈之祖，有緣入此洞者少之又少，入此洞中而不迷亂者，更萬中無一，倘能悟出一招半式者，已足以傲視天下，若達第四式龍化乾坤，乃百年難遇的奇才，若一十八式全部領悟，則是千

年難得一遇的超凡入聖之士矣，你說厲不厲害？至於其名堂，因其招式源自乾坤幻化，我老子李耳稱爲乾坤訣，又稱尋龍訣，合稱尋龍乾坤訣。」

鬼谷子至此，才明白老子李耳栽培他的一片苦心孤詣，他待他便猶勝親父，因爲親父遺給他的只是令他受苦受難的田產，但老子李耳傳給他的，卻是不會被人吃掉的絕妙功夫。

鬼谷子自離家出走年餘，碰的盡是稀奇古怪，不可思議的事，他心中的疑惑夠多了，因此急著尋找一位可以解答一切懸疑的人，因此他想也沒想，便噗的一聲，雙膝跪在老子李耳面前，道：「弟子拜見師傅！」

老子李耳一聽，心中早已樂得如花怒放，但卻故意扳起面孔，沉聲道：「你連老子我的來歷出處尚不知道，便拜老子我爲師？」

鬼谷子道：「老前輩不是自稱老子李耳嗎？知道師傅的名姓也就夠了，又何必問來歷出處？」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道：「好！這話就算你說得過去，但我連你的姓名也不知道，你以爲我會收你爲徒嗎？」

鬼谷子道：「我叫鬼谷子，鬼怪的鬼，山谷的谷，兒子的子，僅此而已，老前輩不是也知道了嗎？」

老子李耳奇道：「何謂鬼谷子？你的名字爲甚麼如此稀奇古怪？」

鬼谷子笑道：「我出生之地，名叫鬼谷，這豈非鬼谷子麼？而且你老子的名號也不見得

淺白易懂，既然彼此彼此，正好是有其師必有其徒，師傅又何必追問甚麼！」

老子李耳一聽，不由大笑道：「很好，鬼谷之子，潛龍發脈之祖，有其師必有其徒，不枉老子我一番心血，好，我今日就正式收你為徒。」

鬼谷子大喜道：「徒兒鬼谷子，拜見師傅老子！」

老子李耳大笑道：「好，老子師傅，師傅老子，偶然一句，便隱含玄機，果然是吾道中人！」他伸手扶起鬼谷子，樂得大笑。

鬼谷子又道：「師傅老子，徒兒鬼谷子的來歷出處，你老人家已知道了，但師傅老子的身世，能告知徒兒麼？」

老子李耳微微一道：「吾之出處，普天下只有你敢詢問，好，老子便告訴你一人吧！」

鬼谷子忙道：「徒兒洗耳恭聽。」

老子李耳微微一笑，忽然仰首低吟道：「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棲於天池……」老子忽然戛然而止。

鬼谷子稍感迷惑道：「師傅老子這話是甚麼意思？莫非乃自喻？」

老子微微一笑道：「小鬼頭悟性之高，天下無雙，連老子師傅我亦自歎弗如，你既已有所領悟，往下的秘密，只須稍加體會，便不難豁然而悟矣。」

鬼谷子稍一思索，便朗聲道：「北冥之魚，化而為鯤鵬，頂天垂地，與天地同儔，鯤鵬

再歷數千年，化而爲人身，這人必定是師傅你，是麼？」

老子李耳大笑道：「不知亦知，知亦不知，既然如此，又何必太痴？」

鬼谷子恍然道：「是，師傅，徒兒明白其中奥秘矣！」

老子微笑道：「你明白什麼？」

鬼谷子道：「師傅如乘天地之正，御元氣之精，逍遙以遊無窮，是故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一切盡化於乾坤天地。」

老子一聽，不由亦頷首而笑，心中欣然道：此子的修爲，已達超凡入聖境地，只須再稍加點撥，必可把尋龍大道發揚極致。

老子這般思忖，便不再猶豫，向鬼谷子道：「徒兒，且隨師傅再去一處地方。」

老子把鬼谷子引入一座依山而築的廟宮，但見宮內處處祥雲繚繞，一片迷幻玄秘。老子告訴鬼谷子，這是他的修練之所，名叫邙山上清宮，存世已三千年矣。

鬼谷子在上清宮逗留了三年時光，在這三年中，老子只吩咐鬼谷子每日演練「尋龍乾坤訣」十八式，其他絕口不提，不教亦不問。

第一年演練「尋龍乾坤訣」第一至六式，第二年演練「尋龍乾坤訣」第七至十二式，第三年演練「尋龍乾坤訣」第十三至十八式。

「尋龍乾坤訣」名堂稀奇古怪，第一年演練的是「混沌乾坤」、「盤龍乾坤」、「龍破乾坤」、「龍化乾坤」、「乾坤輪迴」、「乾變爲巽」。

第二年演練的是「二變爲艮」、「三變爲坤」、「坤變爲震」、「二變爲兌」、「三變爲乾」、「乾坤運行」。

第三年演練的是「萬物變化」、「大地演衍」、「循環往返」、「生生不息」、「無窮無盡」、「永無止境」。

第一年過去，老子僅對鬼谷子說了一句話，道：「你憑此六式，已足傲視天下，獨步武林。」

第二年，老子道：「你已得乾坤訣十二式精要，當世已無敵手矣。」

第三年的最後一日，鬼谷子進去向老子拜年，循例求老子指點。老子微笑道：「乾坤十八式你已功德完備，當世中無人達此境界，已堪稱超凡入聖，你還打算再學什麼？」

鬼谷子道：「十八式全名叫尋龍乾坤訣，乾坤訣不難領悟，但『尋龍』兩字是甚麼意思？」

老子一聽，不禁欣然一笑，暗道：此子乾坤訣已大成，果然是百尺竿頭的時候了，老子這般思付，便微露端倪道：「混沌乾坤、盤龍乾坤、龍破乾坤、一轉而入龍化乾坤，當其時也，乾坤萬物，皆爲盤龍所化，天地之間，盤龍隱伏，亦即潛龍，乾坤既皆爲盤龍所化，世上一切，無論一國一君，一城一土，天下衆生，莫不受潛龍主宰，包括其吉兇禍福，前途榮辱，所謂尋龍，便即尋出隱伏於天地乾坤之潛龍。」

鬼谷子道：「尋出天地潛龍，有甚好處？」

老子微笑道：「乾坤天地既爲盤龍所化，則乾坤萬物，莫不受盤龍所化潛龍龍氣龍脈主宰。」

鬼谷子聳然動容道：「然則天地氣運之玄機，一國國運之興衰，一人一物之榮辱禍福，皆由盤龍所化潛龍之龍氣龍脈決定嗎？」

老子點點頭道：「不錯，的確如此！」

鬼谷子又道：「潛龍龍脈、龍氣，既然如此珍貴，卻如何去尋覓？」

老子道：「所謂潛龍龍脈龍氣，亦即盤龍幻化乾坤之神髓也，蓋龍神乃變化之物，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九霄，忽爾見首不見尾，忽爾興雲而佈雨，俱在風水隱微之間，因此尋龍之術，亦即風水學說其中之一，世間善識風水者，便不難尋發潛龍之脈也。」

鬼谷子追問道：「如何方可識風水之學？」

老子微微一笑道：「盤龍化乾坤，才有伏羲生八卦，文王演周易；八卦者，即乾、坤、震、兌、艮、巽、坎、離；周易者，即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通萬物，探索天宇，人生奧秘之典；精通八卦、周易者，風水學說自然精湛了然也。而乾坤訣乃包容天地乾坤萬物之精綱訣要，連八卦、周易亦包容其中，更何況風水尋龍之學哉？」

鬼谷子恍然悟道：「不錯，師傅，乾坤訣中，不是有乾變爲巽、二變爲艮、三變爲坤、坤變爲震，二變爲兌、三變爲乾等六式麼？伏羲所演的八卦，不是已包容其中了麼？」

老子微笑道：「周易中之精義，有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群龍無首，龍戰於野等六句，皆闡述盤龍之奧秘。」

鬼谷子一聽，大悟道：「然則尋龍乾坤訣，不但包容了八卦，更包容了周易，掌握了乾坤訣十八式，便即精通八卦、周易，那麼風水尋龍之學，然便不難領悟矣！」

老子不禁欣然一笑道：「好！你果然不愧為潛龍發脈之祖，悟性奇高，已領悟尋龍乾坤訣之精義矣！」

鬼谷子微吃一驚道：「何謂潛龍發脈之祖？徒兒如何算是潛龍發脈之祖？」

老子一聽，心道天機演行，已到決定關鍵矣，老子的神色忽爾一沉，肅然道：「目下天機已有警兆，天下行將劇變，如何化戾為祥，化兇為吉，化禍為福，上應天機，下順民意，就看你如何憑尋龍乾坤訣去施為矣，乾坤潛龍，皆隱而未發，全賴你去尋覓發揚光大，這等驚天動地始舉，難道還不是潛龍發脈之祖麼？而且，目下你也到下山之期矣！」

鬼谷子一聽，見老子有著他下山之意，他已習慣了邙山上清靜無為的「老子生活」，心中不捨，便忙道：「外面盡是人吃人的世道，徒兒不想去涉足，寧願永遠留在山上，侍奉師傅老子你。」

老子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鬼谷兒何太痴也？師傅老子所以帶你上邙山上清宮，全因你天生乃大地潛龍發脈之祖，你若留在山上，如何可成事？豈非辜負了師傅老子的一片苦心麼？」

鬼谷子道：「徒兒只想永遠侍奉師傅！」

老子肅然道：「師傅老子的根基全在『無爲』兩字上，何須人侍奉，鬼谷子但聽師傅老子的話，立刻下山，去設法做你的濳龍發脈之祖，便是對師傅老子的最好報答矣。」

鬼谷子一聽，知老子之意已決，決無更改可能了，無奈歎了口氣道：「徒兒今日拜別師傅老子，未知何日再可相見？」

老子微一沉吟道：「你的前途千難萬險，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你但記住：無藏也故有餘，無爲也而笑巧，堅則毀、銳則挫，常寬容於物，可達至極，一切全在無爲兩字，知道嗎？」

鬼谷子無奈點點頭道：「徒兒緊記師傅教誨！」

老子見鬼谷子尚有依戀之心，他雖然以「無爲」作根基，修練已久，此時心中也不由一動，便微微一笑道：「你不必依戀，你歷盡艱辛，大成之日，便是與師傅老子相會之日矣，師傅也沒甚麼贈你，你空空而來，便空空而去！」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是，師傅，但徒兒到底往哪兒去？」

老子大笑道：「天地之大，海闊天空，憑你此時的本事，有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呵呵！徒兒何太痴也！」

老子語音未落，身子一晃，已失了所在。鬼谷子無奈，只好跪下，向老子的座椅叩了三個頭，這才一躍而起，走出上清宮，心中迷迷茫茫的下山而去。

鬼谷子走下邙山一半，在崎嶇險陡山路中，起初尚一步一步的走，走了一半時，心中忽然想道：此時天色已晚，若不能及早下山，尋著吃宿之處，留在荒山野嶺中，豈非白白被老樹妖那等怪物吃了？

他這般思想，心中不由一急，他心中一急，意隨心動，心動則眞氣勃發，身形竟升離路面，猶如大鵬展翅般的向陡峭的壁躍下。

剩下的一半山路，竟不消片刻，便已飛掠而過，穩穩的落到山腳，鬼谷子此時才知道，他身負的「尋龍乾坤訣」奇學，當眞驚天動地，普天下無可比擬。

鬼谷子心中不由稍定，暗道：憑此功夫，遇上老樹妖等吃人怪物，雖未必可以鬥得贏他，但不敵而逃，想必是綽綽有餘了。鬼谷子心性玄幻，他想到此點，不由便樂得大笑起來。

拯救名匠．面見吳王

立刻，鬼谷子又發覺自己樂極生悲了，因爲他忽然發覺，笑也是需要力氣的，他這麼笑了一會，肚子便咕咕的響得越發厲害，饑餓的滋味，竟與被人吃掉的滋味一般難受。

鬼谷子這才明白，「不吃人間煙火」果然是仙家之道首要一環，衝不破這個關口，任你神通蓋世，亦不過是吃飯的神仙而已。

鬼谷子在邙山上清宮，隨老子學藝的三年，每日僅吃一碗飯，但外加一個古怪的果子，這果子形狀很小，但吃進肚子卻會脹大，吃一個便終日不覺饑餓。

但此時那來這古怪的果子，要填飽肚子便非要到有人聚居之地，要吃飯就必須銀兩，但鬼谷子上邙山是空空如也，下邙山也是空空如也，他身上除了一襲並不值錢的衣服，便連銀兩的氣味也沒有。

沒有銀兩便沒有飯吃，沒有飯吃便必定活不下去，什麼完成師傅老子的心願，什麼仗藝行俠江湖，什麼妙演天機人道，什麼尋覓潛龍進而一舉而成潛龍發脈祖師，那是想也休想了！鬼谷子忽然明白了這個人生最起碼的道理。

此時天色已接近昏黑，四野一片迷濛空寂。鬼谷子終於明白，無論如何，先要填飽肚子，然後設法弄點銀兩，以便可以生活下去，否則的話，一切均成鏡花水月。

鬼谷子心動意萌，意萌則力生，他此時眞氣激蕩，便身如箭矢的向遠處露出燈光的地方

疾射而去。

鬼谷子風馳電掣，片刻已掠近有燈光的地方，原來那並非燈光，而是火光，而且是熊熊的火光，在一座高達三百丈的山峰之巔冒了出來，在夜色中，燒紅了小半邊天，份外奪目。

鬼谷子一見，心中大奇，暗道：山峰之巔，人跡罕至，爲何會有人燃起熊熊烈火？他心性好奇，這一發現，便連肚腹饑餓也忘記了。

他心念甫動，身形便不可抑止的向那山峰之巔射去。鬼谷子此時尚年僅十七歲，尚屬大孩子，平常的少年人上此三百丈山峰，少說也須半天，但鬼谷子的乾坤訣第三式「龍破乾坤」尚未走完，他的身子已抵山巔上了。

雖然是夜色朦朧，但在此時的鬼谷子眼中，一切卻盡現，明如白晝，因爲此時他的內力，已足與百年高手相較了，鬼谷子放眼望去，但見遍山茂林修竹，清泉飛瀑，雖正處夏日，卻涼爽如秋，令人心神大振。

鬼谷子忽然想起一首他念過的詠景詩，詩道：參差樓閣起高崗，半爲煙遮半樹藏，百道泉源飛瀑布，四圍山色蘸幽篁，暗道：莫非便是詠此山麼？若如是，則此山應屬吳國的德清郡地域了，鬼谷子自幼精讀天文地理，隨老子修練乾坤訣後，心思大進，靈根勃發，一理通百理明，於天下大勢形勝瞭如指掌，不料行走江湖，這等天文地理學識也派上用場。

鬼谷子略一停留間，正欲向火光處走去，忽然有男女的說話聲，從火光熊熊處傳了過來。只聽女子的聲音道：「干郎！這爐火已燒了整整三月，爲甚麼鐵始終未熔化？吳王限期

將屆，劍鑄不成，干氏滿門還有命麼？」

隔了一會，又聽男子的聲音道：「我想起來了，記得我的恩師曾經說過，若逢金鐵不銷熔，以人入爐即可……」說罷，男子似有所動作。

那女子立刻驚叫道：「相公，你做什麼？你這跳進爐裡，還有命嗎？」

那男子苦笑道：「金鐵不銷，以人入爐即可，我若入爐，劍或可鑄成，我雖死了，但尚可保存你母子二人生命，我不入爐，劍鑄不成，吳王限期已到，干氏一門，便無人倖存了！娘子，我不入爐，誰入爐？」

那女子哭道：「若眞要以人入爐，劍方可鑄成，那就由妾身入吧！相公萬萬要保住生命啊！」

那男子決然道：「萬萬不可！」

那女子道：「爲甚不可？」

那男子道：「娘子已身懷干氏血脈，娘子身亡，便即我干氏斷絕香煙矣，因此萬萬不可：：娘子不必攔我，我入爐之後，娘子切莫悲傷猶豫，立刻催猛火力，劍或許一舉可鑄成，你母子生命便可保存矣。」

那女子一聽，不由沒了主意，但生離死別，不禁放聲大哭，那男子猛一咬牙，縱身便向熊熊的熔爐跳去。

鬼谷子此時與那熔爐相隔近五十丈，而且那男子說跳就跳，當世中簡直無人可以救他的

生命了。

鬼谷子心中不由大駭，暗道：人乃肉身，跳進這熊熊的熔爐，還有命麼？只怕連骨頭也燒溶了！他心中有阻止之意，心念甫發，那乾坤訣第四式「龍化乾坤」立刻發動，只見他身如九天而降的飛龍，隔了約五十丈，一劃而至，剛好在烘爐旁邊把那男子擋住，隨手一揮，那男子便身不由己，飛退三丈，餘勢不止，又蹬蹬的連退半丈，恰恰直到那女子身邊，才勉強穩住了腳步。

鬼谷子又一劃而至，站在那男女面前，呵呵一笑道：「這位大哥，好好的，爲甚麼偏向熊熊的火爐跳？不怕連骨頭也烤焦了？」

那男子瞪了鬼谷子一眼，他被鬼谷子這絕頂神功弄呆了，但卻沒有絲毫的感激，反而連連頓腳道：「你知道嗎？你救了我一命，卻把她母子二人的生命斷送了！」

鬼谷子不由一怔道：「這位大嫂好端端的，她爲甚麼會送命？」

那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少俠可知，這是吳國的地方？」

鬼谷子點點頭道：「知道，這的確是吳國的地方，但這又如何？天地生物，萬物皆有生息繁衍之權，誰敢平白斷送人的生命？」

那男子道：「少俠聽過天下莫非皇土這話麼？王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臣要民亡，民不得不亡，這是現下時勢的規條，況且要我干氏一脈斷絕的人，是當今吳王闔閭，試問普天下誰可倖免？」

鬼谷子道：「那吳王闔閭爲甚要你干氏一門的生命？」

那男子歎了口氣道：「少俠聽說過當世有神劍始祖這事麼？」

鬼谷子點點頭道：「原來不知，但後來曾聽師傅老子他提及，說吳國境內，有鑄劍之祖，其人一出，天下劍器盡皆黯然無光，莫非大哥你與這鑄劍之祖有甚麼淵源？」

此時那女子插口道：「少俠啊！妾看你滿臉正氣，不似弄奸之人，也不怕實話告知，相公他姓干名將，便是鑄劍始祖的嫡傳弟子⋯⋯因此才惹上這殺身之禍！」

這時，那男子長歎口氣，道：「實不相瞞，我果然便是那神劍始祖的嫡傳弟子，姓干名將，她是我娘子，姓莫名邪，夫妻倆靠鑄劍爲生，雖然貧苦渡日，但因鑄出的劍器不同凡響，天下知名，心也滿足。不幸我夫妻兩人，所鑄的劍器傳入吳王宮中，吳王闔閭親自驗看，果然鋒利無比，便下令把我夫妻兩人帶進王宮。哎，禍事也就由此而起了。」

鬼谷子奇道：「那吳王闔閭看來是重武之人，知道大哥有此鑄劍神術，只有重重打賞，爲吳國臣民效力，爲甚麼會有大禍？」

那男子——干將苦笑道：「吳王闔閭不錯是重武之人，但性極專橫，不容於天下萬物，他一見我夫妻倆鑄的劍，便有心永遠據爲一己私有，他下令說，你夫妻的鑄劍手藝果然精湛，但你兩人皆爲吳國子民，只能爲吳國鑄劍，因此寡人令你夫妻二人，半年之內，必須鑄出一對削鐵如泥，吹風斷髮，且能飛起殺人的寶劍，若鑄不成，寡人便要拿你干氏滿門的人頭啦！如今已將屆半年矣，若交不出這對寶劍，干某滿門還有命嗎？少俠你說，干某是否亦跳進烘

爐，以一身換取滿門幾口的生命！」

干將的娘子——莫邪亦流淚道：「相公知道妾已有身孕，他以身殉劍的心就更堅決了！哎，相公一生以鑄劍爲榮，不料他到底要死在這鑄劍兩字上面……」莫邪說著，悲傷之極，已泣不成聲。

鬼谷子生平最怕聽聞女人的哭聲，因爲他自幼便被舅母的哭聲嚇怕了，舅母每次拿鞭子抽他，總是哭著大叫道：「打！打！爲了你舅舅的前程著想，舅母不得不狠心打你啊！」鬼谷子一聽舅母的哭叫，便連反抗的念頭也打消了，最後實在忍受不住了，便偷偷逃走。

這時他一聽莫邪的哭聲，登時心神大亂，連忙搖頭擺手道：「莫哭！莫哭！大嫂莫哭！一哭便連鬼娃兒也變膿包了！」

干將一聽他自稱「鬼娃兒」，想起他剛才救人露的一手絕頂神功，不由奇道：「少俠原來姓鬼，這名字古怪得很啊，未知少俠的師傅是誰？」

鬼谷子被莫邪的哭聲弄得心神大亂，不由衝口而出道：「師傅他嗎？便是老子他。」

干將更奇道：「原來少俠的師傅是你的親爹，家傳絕學，這便難怪如此精湛了！」

鬼谷子又好笑又好氣道：「干大哥爲甚說我師傅便是我親爹？」

干將道：「世人皆稱親爹作老子，你既說師傅是老子，不是親爹是什麼？」

鬼谷子不由失笑道：「這老子非那老子也，那老子一介文士，早已撒手塵世，這老子卻長命百歲，與天同壽，你說我師傅是那老子還是這老子？」

干將呆了，喃喃道：「少俠這老子那老子的，到底誰是你的師傅老子？」

莫邪此時卻忽然不哭了，她心思大概比干將聰慧，因此立刻便醒悟，因而一線希望油然而生，也就收淚不哭了，她眼神一亮，盯著鬼谷子道：「少俠的師傅，莫非便是世稱得道老祖的老子李耳嗎？」

鬼谷子笑道：「我也不知師傅是否那個得道老祖，但師傅的本事屬害得很，他叫老子李耳，卻是眞的。」

干將、莫邪夫妻兩人一聽，均不由聳然動容道：「老子乃天地老祖，亦即乾坤老祖，少俠竟然是老子的嫡傳弟子，少俠現身世上，這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啊！」

鬼谷子笑道：「什麼驚天動地大事？我叫鬼谷子，師傅老子他稱我作鬼娃兒而已，有甚麼了不起之處？」

莫邪見鬼谷子是老子的傳人，心中頓萌一線生機，因此連悲傷也暫時忘記了，她連忙向鬼谷子道：「聽說老子的乾坤奇學驚天動地，上曉天機，下悉地理，中察人寰，舉凡世間吉兇禍福，皆可彈指立判。鬼少俠既然是老子的嫡傳弟子，想必定精這門學問，請少俠大仁大義，替妾夫妻二人卜運，指點趨吉避禍的妙法，妾夫妻二人沒齒難忘。」

莫邪說著，悲從中來，不禁又盈盈欲哭。

鬼谷子一見，心中不由大驚，生怕莫邪又再哭將起來，他的目力奇佳，又在熊熊的爐火映照下，莫邪的神色自然瞞不過他的眼睛，鬼谷子心一慌，也就不管三七廿一，先答應了再

作計較，他忙道：「干大嫂切莫哭將起來，我鬼谷子替你卜算吧。」

這話說出口，鬼谷子見干將、莫邪夫妻倆滿臉希冀，等待他「妙法」指點迷津，這才著慌起來，暗道師傅老子他從未向我講授這等替人卜算之術，他只道天地萬物奧秘，一切皆隱於乾坤訣中，不妙，不妙，這臨陣少思用兵，替人卜算，這如何去從乾坤訣中尋獲秘訣？

鬼谷子心中一急，心動意萌，他眼前忽地便閃過乾坤訣中第十二式「乾坤運行」的深奧妙法，於是「乾變爲巽」、「二變爲艮」、「三變爲坤」、「坤變爲震」……乾坤幻化，萬物升騰，一一在鬼谷子眼前浮現出來，他微一沉吟，眼神便驀地亮了，乾坤萬物尚且可知奧秘，更何況一人一物的運命吉兇？

鬼谷子心動意生，意生念萌，他目中忽然射出精光灼灼，投在干將和莫邪臉上，好一會沉吟不語，末了卻又微微一笑，輕聲道：「果然是乾坤奇學，師傅老子他到底沒有騙我。」

莫邪一聽大喜道：「少俠已瞧出端倪了嗎？」

鬼谷子點點頭道：「果然已瞧出端倪！」

莫邪忙道：「那請少俠快說啊！」

鬼谷子向莫邪微微一笑道：「干大嫂頭圓額平骨細，唇紅齒白髮烏，行而正，坐而靜，神清氣和，乃長壽享子承歡膝下之相，又何必多問什麼？」

莫邪一聽，卻不喜悅，立刻追問道：「然則相公他又如何？尚請少俠不若賜告！」

鬼谷子一聽，卻目注干將，良久沉吟不語，似甚感爲難，欲說欲不說。

干將見狀，不由呵呵一笑道：「干某死都不懼了，還怕什麼？就算有甚三災之禍，少俠但請直說無妨。」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干大哥印堂黑灰，又山林低陷，只恐大大不妙。」

莫邪大驚道：「有甚不妙？」

鬼谷子道：「非死即傷，只怕難逃七七四十九！」

莫邪咬唇道：「爲甚麼？」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印堂即人之命宮，命宮黑灰，乃主非死即傷，又山林乃人之福德宮，受祖宗風水及福蔭主宰，若山林高聳，則雖有三災之禍，亦可逢兇化吉，因風水龍脈之力無窮也，但若山林低陷，乃主祖宗風水破敗，稍有小災小困，亦足致殺身大禍！」

莫邪一聽，不由泣道：「怪道相公目下災禍不斷，原來天數運命註定，他若有三長兩短，教莫邪和未出世的孩兒如何過日子？少俠大仁大義，既已瞧破天機，難道便不能慨伸援手，解救一二嗎？」

鬼谷子直皺眉頭，似大感爲難。干將淡然一笑道：「娘子不須悲傷，生死有命，只要能保住你母子生命，干某雖死又有何憾哉！」

莫邪抽泣不止，向鬼谷子苦苦哀求，直把鬼谷子弄得心煩意亂，心中不由道：「干大哥夫妻恩愛，孩子又將出世，可憐卻難睹親父的慈愛，那吳王闔閭，怎地如此蠻橫，鑄劍不成，便要滅人一族？這等兇人，顯然又比那吃人的老樹妖可怕多了。」

莫邪仍在哭泣不止，干將反而安慰著她，鬼谷子見狀，心中又老大不忍，不由發狠道：「雖然師傅老子曾道乾坤運行，不可逆轉，人之運命，更不可更改，但眼見我鬼谷子甫出道便碰上這等不平事，遇上這對可憐夫妻，說不得也要與這乾坤運命鬥上一鬥，看能否把其中的玄關衝破。」

鬼谷子心中發狠，意頓生，心中不由接連掠過「龍破乾坤」、「龍化乾坤」諸式，他眼神不由一亮，暗道：盤龍既然可以破解乾坤，那大地潛龍爲甚麼不可以逆轉厄運？且看潛龍地脈，是否可以改變干氏一脈的悲慘命運。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不待莫邪再苦苦相求，決然道：「干大嫂莫悲傷，我鬼谷子身世淒涼，曾發誓救助天下所有淒涼人，今日適逢其會，身負乾坤大法，便試試與那暴君吳王闔閭鬥上一鬥吧了！也且看能否替干大哥化解厄運！」

莫邪一聽，連忙向鬼谷子道謝，干將卻歎了口氣，苦笑道：「吳王闔閭手掌千軍萬馬，精英武士匯集如雲，少俠你雖神功蓋世，亦決難與一國之君抗衡吧……再說干某的大禍已臨，爐中靈劍若鑄造不成，三日後便屆三月限期，吳王令旨飛下，干某一門，便十個人頭也掉下了，更別說什麼去化解厄運。哎！」

莫邪不肯放過一線希望，向干將嗔道：「鬼少俠既然是老子的嫡傳弟子，何等樣人！總會有妙法施救，相公又何必先自氣餒，挫折自家信心鬥志！」

干將苦笑道：「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但事到如今，委實已生無可生，我才萌以身

殉劍之念，不然，如何保住妳母子二人生命？」

鬼谷子心中暗道：「莫邪雖是女子，有女子喜流淚的弱點，但與他的夫郎干將比較起來，她的性子其實堅強多了，人一死不難，最難的是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就憑此點，莫邪比干將便稍勝一籌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助干將夫婦解脫厄運的心便更堅決，暗道：目下最重要的是先行爭取施救的時間，這就必須助他練成寶劍，向吳王闔閭交差，然後才可從容行事，鬼谷子轉念至此，眼神驀地一亮，他忽然問干將道：「干大哥，你剛才說，若金鐵不銷熔，以人委之即可，這話是誰說的？」

干將苦笑道：「這是恩師臨終前口授，也是他總結畢生鑄劍經驗之談，必然有其眞知卓見。」

鬼谷子眼前忽地閃現乾坤訣中「龍化乾坤」一式，心中便登時雪亮，他微微一笑道：「干大哥的師傅，想必是鑄劍奇人，所說的金鐵不銷熔，以人委之這話，自然有其道理，不過，人的包含物很多，四肢軀體固然是其中之一，但毛髮、指甲一類微小物體，豈非亦人體一部份？干大哥爲何不從這點去思索？」

干將一聽，怔怔的沉吟不語，他以身殉劍的絕望之法，似乎尚未轉過彎來。

莫邪卻眼珠一轉，當即毫不猶豫，立刻拔出利剪，剪下自己的頭髮和指甲，投入爐中。

但聽轟的一聲響，烘爐中的金鐵立刻便銷熔，不久金鐵便沸騰了。

干將一見，精神登時一振向鬼谷子深深一揖道：「多謝少俠指點，若因此練成寶劍，便猶如救了干氏一門生命矣！」

鬼谷子微笑道：「謝我什麼？全虧干大嫂聰慧而已！」

不知不覺，鬼谷子在干將夫婦煉劍的烘爐旁邊，已逗留了整整半個晚上，他暗鬆口氣，這才想起自己是尋吃來的，這一下醒悟，肚子便咕咕的響得更厲害了。他到底還是大孩子，當專注的心神一鬆，臉上便露出令人可笑又可憐的饞相來了。

干將此時見金鐵銷熔，寶劍或可煉成，生機已露，登時精神大振，跑過去拚力猛拉風箱，加大火力，以求一舉鑄成寶劍。

莫邪心細如髮，人又聰慧，一見鬼谷子的模樣，便立刻明白鬼谷子的心意，暗道：他必定是過不了「君子不乞人之食」這一關口了，她也不去點破，只若無其事的忽然道：「相公，妾今早留下的兩塊燒餅，若你不吃，又無人吃，便白白浪費了，這卻如何是好？」

干將這時正拚力猛拉風箱，莫邪的說話聲不大，似乎並非向他說的，他又如何聽得到？莫邪也不理干將是否聽見，又接連說了兩次，末了更氣道：「哎，白白浪費了真可惜，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莫邪說的話，鬼谷子自然聽得一清二楚，他見干將不答話，心中不由暗道：假如我有一位干大嫂這樣的娘親，不，或者是姐姐，又或者是如干大哥、干大嫂這般的神仙俠侶，饑餓時有了招呼，那該多美妙？這干大哥身在福中不知福，怎的不答話？

鬼谷子這般思忖，肚子響得更厲害了，終於忍不住悄聲道：「干大嫂，你莫歎惜，假如真的沒人吃，我鬼谷子便替你吃了吧！」

干大嫂輕輕一笑，道：「既然鬼少俠肯幫這個忙，那更多謝你了！」她說著，也不待鬼谷子再有所表示，立刻轉身走入烘爐側的一間用竹搭成的屋子，很快又走了出，她手上拿著兩塊燒餅。

燒餅熱騰騰香噴噴的，顯然是新鮮的，說不定還是干將夫妻兩人的晚餐。莫邪把燒餅遞給鬼谷子，還端上一大碗白粥。

鬼谷子此時餓極了，也不去思索這白粥燒餅到底是否人家吃剩的，他接了過來，呵呵的一笑：「干大嫂，幫這個忙，我鬼谷子很願意！」說著也就大嚼起來，既然是幫忙吃，鬼谷子有這個借口，吃得也就份外香甜。

莫邪見了，微歎口氣，走進竹屋，又拿來兩塊燒餅，故作輕鬆道：「鬼少俠既然這般願意幫忙，便把這忙幫到底吧！」

鬼谷子正吃得高興，很快便把兩塊燒餅啃光了，正嫌稍少了一點，一見又有「忙」可幫，連忙笑道：「是，願意，願意極了！這個忙好幫極了！」

鬼谷子很快又把兩塊燒餅吃得一乾二淨，那碗白粥也呼嚕嚕的喝進肚子裡，他把油嘴一抹，拍了拍肚子，笑道：「舒服！舒服！我鬼谷子三年來，未嘗過這種暖洋洋的滋味了……咦？對了，這燒餅的味道這般美妙，爲甚麼干大哥他不肯吃？而且白粥的味道也好極了，干大哥

當眞身在福中不知福！」

莫邪這時才微歎口氣，悄聲道：「你干大哥並非身在福中不知福，也並非不肯吃，而是不忍吃，也不能吃！哎，不說這些啦！」莫邪似有滿腔愁苦，但一想說出來徒惹鬼谷子難過，便住口不說了。

鬼谷子心中本就靈慧已極，他剛才不過是餓昏了頭，才一時忽略了其中的奧秘，此時他一聽莫邪的話，再一看她的神色，便忽然豁然而悟，他不禁失聲道：「原來我吃的並非吃剩的，而是干大嫂你一家子的晚餐！你爲了令我吃得心安，才故意這般說的，我吃了你們的晚餐，你們今晚吃什麼？」

莫邪不料鬼谷子靈慧如此，立刻就被他瞧破了自己的窘況，心道：這大娃兒眼神驚人，如何瞞得過，他無奈苦澀的一笑道：「少俠不必難過，我夫妻倆是成年人，便少吃頓，挺一挺便挨過去了。」

鬼谷子急道：「這不行啊，干大嫂快去另做，這看爐火的功夫，我代替你便了。」

莫邪不由微歎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少俠，我夫妻倆的口糧，便只剩這四塊燒餅和一碗白粥了，要待三日後交出寶劍，期望吳王闔閭有些打賞，才有活命口糧了……」莫邪說著，悲從中來，不由唏噓不已。

鬼谷子登時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喃喃道：「不妙！不妙，大大不妙！我一下子便把你們大小三人三日的口糧吃了，這卻如何是好，這三日的時光你們怎麼挨過去？但你們既然以鑄

劍為生，為甚麼不把其他鑄出的劍器賣了，好換回活命的口糧？」

莫邪苦笑道：「吳王闔閭有令旨下，但凡是我夫婦鑄出的刀劍，民間一律不准買賣，只能賣給他闔閭一個人，違令者殺毋赦！這令旨一下，吳國境內，還有誰敢買干氏的劍器？而且吳王事先也只准我夫婦倆帶備三個月的口糧，吳國境內，皆貼了告示，不准賣糧食給我們夫婦。」

鬼谷子吃驚道：「那吳王為甚麼只准你們帶三個口糧？」

莫邪苦笑道：「吳王說，三月乃鑄劍限期，三月內若鑄成劍，他自然有賞，三月內若鑄造不成，那就算有萬斤糧食，我夫妻倆也沒法吃了！」

鬼谷子道：「為甚麼沒法吃？」

莫邪咬牙道：「三月限期一到，劍鑄不成，我夫妻倆的人頭便須落地，人的腦袋掉下了，還用去吃口糧嗎？」

鬼谷子一聽，不由怒道：「不料世間竟有如此兇殘的君王……倒是我鬼谷子把你夫婦倆害苦了，我眞該死，怎能一口吃掉了人家活命的口糧！」

莫邪反而安慰鬼谷子道：「少俠不必內疚，也千萬莫生怒亂嚷，這山上隱有吳王派來監視我夫妻的密探，若傳到吳王耳中，你還有命嗎？只須這三日內鑄出劍來，我夫妻便有希望了。」

鬼谷子一聽，登時作聲不得，他並非怕了吳王那些密探，他自信打不過逃走必定可以，

但如此一來，便害了干大哥夫妻倆了。

鬼谷子心念電轉，暗道：爲今之計，只有助干大哥夫妻盡快鑄出寶劍，他夫妻才有生路了。

鬼谷子心中這般轉念，意生則眞氣激蕩，乾坤訣中的「大地演衍」一式，自然而然浮於腦中，他眼珠一亮，暗道：大地潛龍，可令一國之運演變，難道便不能造就區區一柄劍器嗎！

鬼谷子目中忽爾精光四射，因爲他忽想起師傅老子當日曾以「請龍大法」，助他以龍氣打通全身經脈，肉力足抵百年苦練，同時又以潛龍鎮壓老樹妖的邪戾兇氣，一箭雙雕，驚天動地。

鬼谷子心想：師傅既能以請龍大法，助我鬼谷子成功，鬼谷子今日爲甚不能以此大法，助干大哥夫妻鑄出寶劍，以解厄運？這便算是鬼谷子報答人家一飯之恩的酬勞吧！

鬼谷子當下心意已決，他忽然飛身而起，一掠而上旁邊三十丈巨石之巔，順烘爐所在的方位，向四面八方審視一番，心中不由驀地一沉。

但見此峰氣勢雄厚，來龍踴躍奔騰，前面依山朝水，秀麗之極，但秀麗則秀麗矣，卻是花假之地，大地潛龍，自北而來，閃避此峰而去，此峰恰處眞龍之旁，絕非旺地，用之必家破人亡！

鬼谷子又向烘爐四周審視，只見爐口座東向西，心中又猛吃一驚，暗道：按「尋龍乾坤訣」中伏羲八卦方位，東屬震、西屬兌，座東向西，即座震向兌，又「坤變爲震」、「坤」

即地也，地若震則根基動搖，煉劍烘爐，恰處大兇絕命之位。

鬼谷子不由搖頭歎息道：「大格花假，小格敗絕，干大哥選此山煉劍，爐位不辨吉兇，於此煉劍，豈得不兇煞敗絕，就算僥倖成事，煉成寶劍，其煞氣亦必危及主人，干氏一門，行將滅絕矣……這卻如何是好？」

鬼谷子轉念又暗想師傅老子曾屢戒勿逆天機，如此大兇大險之地，干氏一門，分明氣數已盡，若橫加逆轉，豈非觸犯天條，禍及我鬼谷子一生麼？但若撒手不理，則鑄劍世家，干氏一門，勢將滅絕！這卻又如何是好？

鬼谷子霎間心念電轉，不由一陣猶豫，凝立巨石之上，片刻僵住不動。

下面的莫邪見狀，輕聲叫道：「鬼少俠！可瞧出什麼妙法施救麼？」

鬼谷子一聽，驀地想起莫邪已懷身孕，若有甚不測，肚腹內小生命，亦必慘遭禍害，鬼谷子念及此處，不由咬牙暗道：鬼谷子啊鬼谷子！你曾發誓救助天下可憐人，這未及見天日的小生命，是最可憐的了，你難道因一己私利，便坐視不救？這還算什麼走江湖行俠仗義？算什麼乾坤潛龍發脈之祖？呸！這簡直比天下最膽小自私的人也不如。

鬼谷子拚命尋找理由藉口，為自己冒犯天條辯解，又狠狠咒罵了自己的人性劣根一會，便一躍而下，掠到莫邪面前，毅然決然的道：「干大嫂放心，情勢雖然兇險，但有鬼谷子在，此決不會坐視干氏一門任由運命擺佈！」

莫邪一聽，心中又驚又喜，暗道：他此時神情肅穆，意態決然，哪像一位大娃兒！倒似

一位行俠江湖的大俠士，果然不愧是得道乾坤老祖的傳人，我夫婦倆有幸遇上他，當眞是如逢救星了，但他言中隱隱露出憂慮，莫非天數註定，干氏一門難逃此劫數嗎？

莫邪心中驚喜參半，忙道：「多謝鬼少俠慨伸援手相救，但不知少俠有何妙法，助干氏一門脫此厄運？」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忽然道：「請問干大哥生辰八字若干？」

莫邪對夫郎的生辰八字，自然一清二楚，當下不假思索便道：「相公乃景王六年三月初七亥時出世。」

鬼谷子沉吟道：「景王六年即庚寅年屬虎，虎不容於龍，時正丙辰年屬龍，龍虎相剋，今年對干大哥來說乃大兇之年。」

莫邪驚道：「然則有甚麼法子解救？」

鬼谷子不答，卻又道：「那干大嫂生辰八字若干？能見告嗎？」

莫邪一聽，俏臉不由一紅，她雖爲人婦，但年方虛渡二十，比鬼谷子其實大不了多少，而且俗例相戒，女子的生辰八字，絕對不宜向陌生男子隨便直道。不過莫邪到底是江湖兒女，目下情勢緊逼，也不容她忸怩作態，便坦然道：「妾身乃景王十二年五月初三寅時出世！」

鬼谷子微一沉吟，臉上忽有喜色，道：「景王十二年即丙申年屬猴，猴乃乾坤大地之祖，正好承接大地潛龍之脈氣！當眞是十兇一吉，百濁一清，干氏血脈有救矣！」

莫邪一聽，不由大感驚奇，不知鬼谷子在弄甚麼玄虛把戲。

鬼谷子也不理莫邪的反應，他仰頭向天空一看，立刻沉聲道：「子時將屆矣！此乃丙辰龍年潛龍龍氣至旺之時，成敗得失，干氏一門吉兇禍福，便全憑此一舉矣……干大嫂，你快去爐的西面一丈遠處坐下，切記坐西向東，與熔爐座向相反！」

莫邪忙道：「爲甚定要坐西向東，與熔爐方位相反？」

鬼谷子沉聲道：「東乃震位，絕命大兇，西乃兌位，生氣大旺，因此坐西向東或可逃過血災之危！」

莫邪一聽，不由大驚道：「那相公此時正好坐在爐口，拉動風箱，豈非座東向西，坐在大兇絕命之位？爲不能令他亦同坐西位，逃過此劫。」

鬼谷子知干將、莫邪患難夫妻恩愛，決不忍自己獨坐，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干大哥兇險敗絕之數已定，夫復何言？西位生氣至旺，但時值龍年，龍虎相剋，虎年之人，決不能坐上西位，唯猴年之人，方可坐上也，況且干氏一門，皆逢大兇之數，但能保住干門一點血脈，已屬萬幸，稍一不測，便當滿門滅絕！干大嫂千萬莫再猶豫，速速坐上西位。」

莫邪此時對鬼谷子甚爲信服，但因此更不忍拋下干將而獨自走去「西面生氣之位」，她痴痴的望著在爐口旁的干將，不肯移動腳步，倒似是生離死別之時了。

鬼谷子一見，心頭大急，子時將屆，干氏一門血脈是否可以保存，便全在此千鈞一髮了，他心中一急，意念頓生，意生則力發，尋龍乾坤訣中「二變爲兌」一式立刻發動，他雙手向莫邪連翻兩翻，莫邪便感一股巨大氣流，把她捲送急滑，恰恰把她推送到西面兌位！

鬼谷子立刻向巨石騰身而上，他微一運氣，仰望天際，但見月已東斜，知子時將屆，便毫不猶豫，在巨石之巔，施展起尋龍乾坤訣第四式「龍化乾坤」。只見他右手向天際連翻數翻，身子突地騰空而上，在虛空中身子曲盤，形如盤龍，在熔爐四周旋繞飛騰！

鬼谷子在旋繞飛騰中，一面又輕輕頌禱道：「四方八極潛龍神氣……盤龍既化乾坤萬物，天地萬物亦皆盤龍所化，大地潛龍，無處不在，救苦救難，勢所必行……祈速現身，以解厄困，以救無辜！祈之頌之禱之，速現速現……」

鬼谷子祈頌之際，又連向山峰四方八極旋繞拜祝，熔爐之上，夜空之下，鬼谷子猶如一尾盤龍，身化煙雲，惠澤萬物。

就在此時，四方八極忽地亦騰起八團紫氣，冉冉直向峰谷這面飄來，又似四方八極潛龍受感之下爭相呼應。

八團紫氣冉冉飄到峰谷這面熔爐上空，忽地呼的一下匯聚成團，再四周幻化開來，赫然是一尾紫色的雲龍，紫色雲龍盤旋一會，先是突然一沉，在莫邪所坐的西方兌位降了下去。

此時莫邪突地目見一尾眞龍，頭昂爪舞，直向她肚腹之處撲來，莫邪不由大吃一驚，暗道腹內孩兒，若被撞上，還有命嗎？她手足亂舞，拚死護住肚腹之處，但紫色雲龍接近時，莫邪手足皆凝住不能稍動，心中不由大悲道：鬼少俠有心保存干氏血脈，只怕好心人反壞了大事矣！

不料紫色雲龍撞上莫邪肚腹之處，莫邪卻絕無痛苦，反覺肚腹之處一陣暖洋洋的，如沐

甘露，心中忽然再無任何恨怨哀傷，但感心境一派祥和，她登時呆呆的一動也不想動了。

紫色雲龍向莫邪的西方兌位一沉，不久又飄然而升，直泜熔爐上空，繞爐急速的旋繞起來，忽地一分為二，向熊熊的煉劍爐一沉而進，其勢快如閃電。

鬼谷子一見，當即厲聲高頌道：「龍氣入爐，造就千古名劍；消災解禍，除盡天下妖邪：：」鬼谷子頌喝聲未落，半空中忽地響起兩聲驚雷，隆隆迴響，猶如虎嘯龍吟。

此時干將正拚命力猛拉風箱，加大爐中火力，企求盡快煉出寶劍，好向吳王闔閭交差，鬼谷子他和莫邪的動作，竟然毫不知情。沉雷聲剛剛響過，煉劍爐內突然射出兩道紫光，強烈無比，劃破夜空，直衝霄漢。

隨即一陣金鐵交鳴的尖嘯，煉劍爐突然沉寂，連熊熊的烈火也最後熄滅了。

干將不明究竟，眼見爐火突然熄滅，驚急交集，不由仰天長歎道：「爐火無風自熄，劍鑄不成，此天亡我干氏一門矣！」

干將絕望慘呼聲未落，耳邊突聽有尖音一縷，鑽進耳鼓道：「干大哥，先莫自悲，寶劍成矣，可喜可賀！」

干將聞聲不由一怔，他霍地跳起，四周一望，只見莫邪在熔爐對面，痴痴的呆坐著，鬼谷子卻站在他一丈遠處，正望著他微笑，原來鬼谷子見干將絕望大呼，怕他折了銳氣，心中一急，一縷心腹之音便由激蕩的真氣送出，直射入干將的耳中，不知不覺間，鬼谷子連武林高手的「傳音入密」功夫也施展出來了。

鬼谷子見干將木然不動，便又叫道：「干大哥！不必猶豫，且打開爐門看看，便知端詳矣！」

干將尚未及有所動作，那面莫邪已急奔而至，她到底是江湖兒女，情急之下，全力施展，身手也甚敏捷。莫邪忙對干將道：「干將哥！這位少俠乃當世奇人，無所不識，無所不能，救苦救難，乃我夫婦天賜的福星，他的話必有道理，你快依言行事吧！」

干將心中雖仍半信半疑，但絕望之際，好歹也只有一試，希望有奇跡出現，他一步跨近爐邊，伸手猛地一拉爐門。

爐內竟似有物正迫不及待衝出，干將甫一用力，爐門便豁然而開，隨即有兩道紫氣噴射而出，尖嘯破空，聲如金鐵，就連整座熔爐亦震得搖搖欲倒。

干將再向爐底一看，不由萬分驚喜，只見一對劍器，紫光四射，赫然躺在爐中，一雄一雌，雄劍長四尺，雌劍長三尺五寸，紫光劍氣，懾人心魄！

干將猛吸口氣，探手入爐，欲抓劍器，就在此時，爐內雙劍，忽地騰空直射而起，根本不容干將沾邊。

雙劍在半空盤旋飛舞，夜色中但見紫光爍爍，耀人眼目，形如兩尾雄雌紫龍，虛空旋舞不已，又如脫韁蛟龍，幾欲騰空而去。

鬼谷子一見，心中一凜，疾速雙掌凌空拍去，一面沉聲喝道：「神劍通靈，自辨其主！豈容逸遁，速降世塵！」鬼谷子這一拍之下，乾坤真氣，磅礴而出，早把一雙紫龍劍罩住了。

乾坤眞氣籠罩紫龍氣，猶如劍的一霎的淬水，令劍器更堅更硬，而此時紫龍劍與乾坤眞劍融匯，便躍而成「乾坤紫龍劍」了。

「乾坤紫龍劍」在乾坤眞氣中翻旋一會，突地一沉而降，繞干將上方旋了一圈，似在辨認，驀地捨他而去，雙雙奔向莫邪。莫邪心思聰慧，不待鬼谷子發聲，便知機的伸手迎接，雙劍噗的落在莫邪雙手，雄劍落在左手，雌劍落在右手，紫氣突然斂去，乖乖的一動不動，就如終於辨認了主人似的。

鬼谷子一見，暗地鬆了口氣，心道：神劍通靈，終認其主，干氏一脈，終於有後，但不知爲甚麼雙劍齊奔？一雌一雄，莫非干大嫂所懷乃雙胞胎兒？鬼谷子雖已得尋龍乾坤訣眞傳，但初入江湖，涉世未深，於這等男女人生玄妙之事，到底難明究竟，又不便啓齒相問，只好藏在心中，日後再作打算。

干將此時卻已驚奇得目瞪口呆，他不禁喃喃的道：「眼見絕望之際，怎地忽然神劍大成，雙劍分明一雄一雌，怎的卻盡歸莫邪……老天，這到底是甚麼預兆？」

莫邪手捧兩柄寶劍，心中卻沒有半點欣喜，因爲她忽然驚覺，鬼谷子所判的，竟隱隱應驗大半了，神劍通靈，卻似與干將無緣，這顯然已隱兆干將命途極爲兇險，與鬼谷子所推算又何其相似，雖然自己與神劍有緣，如此或可保住腹中骨肉，但干將若有甚三長兩短，教她孤兒寡婦如何活得下去？」

莫邪心念百轉，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道：「天可憐見，干將哥萬一有甚麼不測，教莫邪

如何打算？」

干將一聽，不由一怔道：「莫邪妹怎的了，如今劍器已成，幸而趕及吳王限期，只要如期獻出劍器，還會有甚麼兇險？」

莫邪歎了口氣，苦笑道：「鬼少俠推算，靈驗無比，干將哥運命是逢大兇，萬事切勿太粗心大意爲是。」

干將奇道：「鬼少俠不錯是老子的傳人，但並非神仙，怎能預先斷人生死？」干將一生光明磊落，江湖中絕無仇家，只要如期獻出劍器，吳王闔閭大概斷不會加害於我，既然如此，干將又有甚麼大兇之事？」

莫邪深知干將生性自負，此時很難令他信服了，便轉向鬼谷子，輕聲道：「干將哥性子倔強，不肯輕信於人，少俠千萬莫見怪。」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霧非霧，花非花，霧中看花，又怎可瞧得眞切，天機運命已定，日後一切自有分曉。」

莫邪一聽，心中更忐忑不安，忍不住又向鬼谷子求道：「少俠神通廣大，既用尋龍大法，助妾夫婦渡過眼下難關，難道不可以指點迷津，令干將哥大步走過兇關嗎？」

鬼谷子不由苦笑道：「難關易破，兇關難渡。」

莫邪大驚道：「爲甚麼？」

鬼谷子道：「難關乃一時之難，外力可助而破之，兇關乃本命之關，本命又即天命，天

命難違，是故本命難助也。」

莫邪一聽，似懂非懂，但卻分明領悟干將兕關難渡，她夫妻情深，不由大悲道：「少俠如此說，是則相公他已無望矣……天可憐見，萬一干將哥有甚不測，教我莫邪如何獨生？」說著不由又泫然欲淚。

鬼谷子一見，不由大驚道：「干大嫂莫哭，一哭便膿包矣！」

莫邪嗚咽道：「干將哥時值英年，莫邪與他青梅竹馬，早已發誓同年同月死，剩下一人決不獨生！」

鬼谷子一聽，不由暗地咬牙，心道：鬼谷子呀鬼谷子，你爲報一飯之恩，助人破了難關，豈料再也脫身不得，如今眼看竟要助其苦渡本命玄關，這天命之關如何可違？又如何可破？難！難！難！這麻煩今回當眞惹大了。

莫邪見鬼谷子半晌沉吟不語，忖料此事必定無可挽回解救，不由淚流滿面，哀哀悲泣道：「少俠不必爲難，眼看這是天絕我夫妻吧！」

鬼谷子心神紛亂如麻，幾乎有點手足無措，轉身欲逃，但忽然又轉念：干大嫂夫妻情深，干將兕關將臨，多半生命難保，屆時干大嫂懷的干家血脈，豈非半途夭折，我鬼谷子的一番心血，尋龍乾坤大法豈非甫出手便不靈驗？豈非被天下人看扁了師傅老子的名頭？這決不可以也。

鬼谷子這般轉念，他的傲氣便忽然騰地湧了上來，嘿嘿嘿！什麼天命本不可違，我鬼谷

子今日便決定來個逆轉乾坤，他下了決心，便忽然對莫邪道：「干大嫂，雖道天命本不可違，但未到最後一刻，亦未可絕望心死也！只要你和干大哥堅守沉穩二字，我鬼谷子今日便來個逆轉乾坤。」

莫邪一聽，心中又有一線希望，不由轉悲為喜，急道：「如何才可堅守沉穩二字？」

鬼谷子沉吟道：「此事極為難詳細難解釋，總之一切幸勿輕舉妄動，堅守本位，莫擅離此峰，以待轉機……我這便立刻上吳國姑蘇城，查察吳王闔閭動靜，以尋解救之法。」

莫邪一聽，心中不由大為感佩，她向鬼谷子萬福道：「少俠見義勇為，大仁大勇，若能渡兒關，我夫婦的生命，皆少俠所賜也！」

干將心中雖對此等運命玄妙之談不太相信，但眼見鬼谷子為了他夫婦，竟不惜犯險，入吳國姑蘇城吳王宮，也不由又驚又感佩，他忙道：「少俠千萬不要獨闖姑蘇城，那吳王闔閭生性暴戾，宮中高手如雲，簡直如龍潭虎穴，少俠擅自闖進去，簡直連一分生還的希望也沒有萬一有甚差池，干某人便內疚畢生矣！」

莫邪雖然滿懷希望，但聽干將一說，登時想起吳王城的可怕，心道：鬼少俠雖然武功高強，但孤身獨闖，豈非小羔羊入虎口嗎？她心中不由又為鬼谷子擔心起來，柔腸百轉，不知如何是好，怔怔的竟說不出話來了。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干大哥、干大嫂放心，吳王城雖乃龍潭虎穴，我鬼谷子自信尚可來去自如，只是兩位務須切記，不可輕舉妄動，一切待我回來再作打算，切記，切記，我去

了！」

鬼谷子話音未落，身形一晃，鑄劍峰上，便失了他的身影。

莫邪呆怔了好一會，才輕聲道：「這位少俠，不愧是得道老祖的傳人，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但望他此行尋著解救之行，安然回來。」

干將卻歎了口氣，苦笑道：「鬼少俠神術驚人，仗義相助，雖屬難能可貴，但吳王宮內，獅虎猛獸，高手如雲，手掌百萬大軍，鬼谷子孤身一人，就算本事再大，亦決難與之抗衡，他但能安然脫身，已屬萬幸矣，又豈能把脫困希望，寄望於人，一切還須靠自己去掙扎啊！」

莫邪一聽，又轉憂為驚道：「干將哥打算如何？」

干將苦笑道：「吳王闔閭限令交劍之期僅限三日，帝王勢力大如天，你我皆為吳國子民，除了如期入宮獻劍，還有甚麼辦法？」

莫邪道：「但鬼少俠數番叮囑，切莫輕舉妄動啊！干將哥！」

干將若有所思道：「看看三日後如何吧，若鬼谷子能在三日內趕及回返，此事或有轉機，否則，便只有如期獻劍這條路可走矣！」

•　•　•　•

時屆拂曉，天色微明，鬼谷子風馳電掣，一路向北面疾奔。鬼谷子離開師傅老子的邙山時，肚腹飢餓，急欲尋食物塡肚子，此時他吃了干將夫婦的三日口糧，他以爲自己必可抵擋三日肚餓之苦，因此竟連自己身上空無一物也忘記了。

他一路飛馳，尋龍乾坤訣中的「乾坤運行」輕功，竟被他發揮到巓峰境界，日行千里於他來說，已非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話了，但聽風嘯嘯、雲迷離、眨眼間，鬼谷子已從現今浙江莫干山地域，沿途飛越青山、湖州、太湖之畔，呼的一下，落在吳國都姑蘇城（現今的蘇州）外靈巖山上。

此時已屆辰時時分，旭日初升，霞光四射，田野一片分明。

鬼谷子自出娘胎，初次登臨吳國都地，他向東北面的姑蘇城望去，但見群山環立，西南有獅子、天平、金山、陽山等諸山，靠太湖畔有鄧尉、穹窿諸山，近處則有橫山、七子，遠處更有東洞庭山、西洞庭山，東面湖泊密佈，分佈有金雞湖、獨墅湖、黃天蕩、沙湖、陽澄湖等等，眞箇是山環水繞，氣象萬千。

鬼谷子四周極目遠眺，初露欣然，漸而皺眉，後則搖頭歎息，他胸懷「尋龍乾坤訣」絕學，甫登靈巖山，並沒沉醉於風景形勢，而是立刻便審察起吳國都地姑蘇城的形格運勢，而且似乎被他瞧出什麼不妙之處來了。

此時鬼谷子也沒什麼表示，他回過頭來，細瞧這座姑蘇城名的名山——靈巖山，但覺此

山松林遍佈，怪石林立，秀麗別緻，猶如一位婀娜多姿的絕色美女，秀麗有餘，雄勁不足，流於妖媚。

鬼谷子眉頭一皺，忽地從身上掏出一塊寶貝，原來這是一個小圓盤，上面有三針，三針分司相天、測地、推時三大職責，時稱「天地時神盤」，這是鬼谷子在邙山上清宮學藝三年將屆，老子李耳特別贈給鬼谷子的唯一隨身寶物。

據老子李耳道：「此天地時神盤，上能相天察乾，中推時辰兇吉，下測山川之純邪、地土之貴賤、大地潛龍之結穴，包羅萬象，經緯天地之儀，慎而用之，切勿輕出。」

鬼谷子當時心中尚有猶豫，此時神盤甫出，盤中天、地、時三針，忽地「察」的連成一線，前指吳都姑蘇城，後指神盤所在地靈巖山，三針成一線，玄妙之極。

鬼谷子眉頭皺得更深，不由便如那等飽歷風霜的江湖隱士，面向吳都姑蘇城搖頭歎息，也不知他忽然發現了什麼驚人的怪象。

鬼谷子驀地收起神盤，正欲轉身向姑蘇城方向掠去，他的內力絕頂，耳力極佳，此時忽地聽聞身後幾十丈遠處，有男子發出一一粗重的歎息聲。

鬼谷子驀地頓住身形，轉過身來，向歎息聲處一看，原來是一位七尺男兒，正跪在一座墓碑前，沉重歎息，似有無限冤屈。

鬼谷子心中大奇，便向那男兒掠去，近前一看，原來這座墓碑上大書：楚大夫伍奢之墓，等七字。

鬼谷子心中更奇，他飽讀史書，知楚國乃苗人受周朝之封立國，自號蠻夷，專門攻伐中原各國，五年不出兵，便算爲君王者的莫大恥辱。目下情勢，乃晉國與楚國爭霸，晉國聯吳攻楚，楚國則助越攻吳，因此晉吳與楚越是生死對頭之國。

但怎地楚國的大夫，卻下葬於吳國的土地？

鬼谷子正思忖間，那跪在墓碑前的七尺男兒，霍地驚覺身後有人，連忙一躍而起，這才發覺鬼谷子距他已不足一丈，七尺男兒的武功極高，單看他的炯炯雙目便可知道，但鬼谷子悄然接近一丈距離，他才發覺，顯然來者的功力比他高出甚多，七尺男兒不由一陣驚愕，似乎絕不相信，當世還有比他功力更高的少年小子！

七尺男兒略一怔，便迅即把心中的驚愕隱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冷傲的神態道：「你是誰？敢在吳國都禁城亂闖？不怕抄家滅族嗎？」

鬼谷子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不怕！不怕！」

七尺男兒奇道：「你小小年紀，爲甚麼不怕抄家滅族？」

鬼谷子大笑道：「我一不知抄家滅族是什麼，二我根本沒家，更無族可抄可滅，既然如此，我還怕什麼？而且我也不知道，普天下我有什麼地方不可以去！」

七尺男兒又驚又怒，他盯著鬼谷子，一字一句的道：「你這娃兒！斗膽包天！擅闖進當今吳王都城禁地尚不自知，若被吳王發覺，你的小腦袋便保不住了！」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這位大哥，你又說錯了！」

七尺男兒不由一怔道：「說錯什麼？」

鬼谷子笑道：「第一，你說此地是吳王都城禁地，但並無雕字告示羅列，外人到此如何得知？不知者便不罪，此乃王法之首要。第二，我別的不會，保自家腦袋卻是最最拿手好戲，因此我也根本不用怕掉了腦袋。」

鬼谷子忽然一頓，他向墓碑瞥了一眼，又目注七尺男兒臉上一會，向他微微一笑道：「只是你自己的運命不佳，二十年內，只怕要人頭落地！」

七尺男兒大怒道：「你這娃兒爲甚胡說八道？」

鬼谷子微笑道：「我並非胡說八道，乃事出有因，我還知道你姓伍，與墓中人是父子情深血脈關係！」

七尺男兒咬牙道：「你還知道什麼？」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你此刻必定胸懷哀傷、屈辱、憤怒，無限悲憤，千頭萬緒，極欲向人傾訴！」

七尺另兒此際不但驚，而且大怒，他目中精光閃爍，在鬼谷子臉上霍霍的打轉道：「你到底是誰？莫非是楚平王這昏君派你來刺探吳國的虛實？或許欲來刺殺我伍子胥？」

七尺男兒原來姓伍名子胥。

鬼谷子不由大笑道：「我連楚平王是什麼樣兒也不知道，又何來楚國刺探吳國，我若前來追殺你，爲甚麼只知你姓伍，卻不知你叫子胥，而且若眞的要殺你，我又爲甚麼如此張揚？

不會稍稍接近殺你嗎？」

七尺男兒——伍子胥一聽，心道：是啊，憑他的功力，他要偷襲，簡直防不勝防，他既然如此張揚，顯然並非深藏不露之輩了，他微鬆口氣，但神色依然緊張道：「那你爲甚麼知我姓伍？又知我與墓中人是父子？」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墓中人姓伍名奢，你跪拜於此，必定與他有莫大干連，此其一，你跪於墓碑前時，墓碑有一道靈光，與你頂上靈氣相交相纏，此乃血脈同源之象，只是你自己不察吧了，此其二；綜二爲一，便不難判斷，你與墓中人是父子血脈關係了！」

伍子胥不由微一點頭，似已默認鬼谷子的測算靈驗準確，他目中精光一閃，又道：「那你又爲甚知我心中思緒？」

鬼谷子淡淡一笑道：「你髮重骨重筋額沖，唇翹耳反鼻孔露，髮尖沖印眉重疊，必主生父中年喪，而且必乃慘遭橫死，十不離九乃刑災之禍，既然生父慘死，爲人子者，必定悲憤欲絕，你又跪在墳前歎息，綜而論之，便不難判斷！」

鬼谷子此言道出，伍子胥便不由驚「咦」了一聲，實際已承認鬼谷子所判，非常靈驗了，他再次盯著鬼谷子，道：「你爲又說我伍子胥二十年必定人頭落地？」

鬼谷子目注伍子胥一會，神色一肅，道：「此乃命運之論，所涉非同小可，小者你時行邊城之運，行邊城者廿三歲也，目下你邊城月角透紅，乃主你運程正旺，春風得意之時；可惜並不長久，因你右眼下光殿晦暗，刑氣纏繞，乃大兇之時，又右眼下光殿主行年四十有三，

亦即你四十三歲恰逢大凶大險，距今豈非二十年後？而大者……」鬼谷子目注伍子胥父墓，忽地一頓。

伍子胥此時也不由急道：「何為大者？大者如何？」

鬼谷子肅然道：「此山形格妖媚，與吳都姑蘇城恰恰一脈連，日後必主吳國因女人之陰而亂陽，國運大成疑問，你既為吳國之臣，夕豈可倖免？再者你父之墓左有獅子形峰，右有天平形筆，雖有貴格，亦有正氣，但威猛有餘，耐力不足，後裔承此地脈，可顯赫一時，但可惜並不長久，其地力不足一代，甚至不足半甲之年，能有二十年歲月已算萬幸矣！」

伍子胥一聽，沉吟道：「伍某亦聽說過墓葬蔭庇後人之說，未知此墓稱甚麼名堂？」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此墓恰後聳為狗尾，四面迂迴曲折，則為四足，是為天狗形穴。」

伍子胥奇道：「天狗乃威猛之物，氣勢雄烈，怎會地力不長？二十年後血脈遭殃？」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天狗食日，乃主以下犯上，上既若不容，下又焉存？伍大夫尚不明白麼？」

伍子胥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不錯！先父伍奢，本為楚國大夫，更為太子太師，因直諫楚平王勿廢太子建，慘遭昏君楚平王殺害，更欲滅我伍門子孫……伍某與昏君楚平王之仇不共戴天！」伍子胥忽地恨恨的咬牙道。

鬼谷子微笑道：「因此伍大夫便投奔吳國，欲借吳國之力，以報大仇？」

伍子胥吃了一驚道：「你怎知道？」

鬼谷子大笑道：「伍大夫運走邊城月，角目下邊城月角透紅，乃主運之兆，必然春風得意，極得吳王闔閭重用矣！」

伍子胥大奇道：「吳王果然待我不薄，你到底是誰？竟可憑外表形格，便可測知心腹之事？」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我姓鬼，名谷子。」

伍子胥一怔道：「天下哪有以鬼爲姓，鬼谷子怎會是人的名號？」

鬼谷子大笑道：「我的出身比你苦了十倍，形如從鬼谷中爬出來的人，豈非鬼谷子嗎？」

伍子胥目中精光倏現，欲說什麼，卻忽然頓住，反而猛跨箭步，右手一掌，直拍鬼谷子的前胸。

鬼谷子身隨意動，他欲避開伍子胥這一掌，身形一晃，便堪堪避開了。伍子胥仍不服氣，出手更猛更快，片刻間，已向鬼谷子拍出七七四十九掌，鬼谷子的身形連變了七七四十九次，伍子胥威猛的掌力，竟連鬼谷子的衣角也沒沾上。

伍子胥的招式源源不絕，越來越超卓；鬼谷子的身法連綿不斷，越來越玄妙，就如天地乾坤演行，無窮無盡，生生不息。

伍子胥忽然歎了口氣道：「鬼谷子果然可以保住腦袋矣，但也不能反擊取人腦袋，僅此而已！」

鬼谷子心性玄幻，本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此時聽伍子胥微嘲之辭，也絕不生氣，只

是心中笑道：未必，未必！但他身負的「尋龍乾坤訣」絕世神功玄妙無比，他心中甫動「未必」的念頭，「尋龍乾坤眞氣」便立刻激發，鬼谷子不由自主的便施展「龍破乾坤」一式來了。

鬼谷子身形一頓，突化盤龍衝天之勢，突破天地乾坤的混沌，轉而凌空下搏，因應「未必」的意念，竟欲取伍子胥的人頭。

伍子胥武功卓絕，但也從未見過這等博大精深的「乾坤神功」，他根本瞧不清其中的奧妙，因此也根本無法加以反擊，他唯有把眼一閉，歎道：「當今世上，竟有如此仙界神功，伍子胥今命喪於此，亦不冤矣！」說罷束手待斃。

不料伍子胥但感一陣和風拂過，他竟然安然無恙，而鬼谷子則笑嘻嘻的站在他面前。原來「尋龍乾坤訣」強時可破天地乾坤，但未遇外力反擊，卻如楊柳垂枝般的輕柔，伍子胥放棄任何反抗的念頭，束手待斃，恰恰是破解「龍破乾坤」一式的唯一妙著。

伍子胥不由仰天歎道：「天地之大，當藏龍臥虎，伍子胥今日有幸萬此奇人，亦不虛靈巖山之行矣！」伍子胥一頓，又向鬼谷子深深一揖道：「少俠乃天賜奇才，當今吳王闔閭求才若渴，若得少俠匡助，必定無任歡迎，未知少俠是否願意隨我入姑蘇城一行？」

鬼谷子微笑道：「願又怎樣，不願又怎樣了？」

伍子胥道：「若少俠願意，伍某人爲吳國得此奇才，自然萬分欣喜，但少俠神功蓋世，若不願意，普天下又誰能勉強於你，一切但憑少俠心意便了。」

伍子胥言下之意，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不料鬼谷子卻呵呵一笑，欣然道：「我鬼谷子最怕被人勉強，伍大夫既不勉強，我便很樂意隨你走一趟姑蘇城了。」

伍子胥大喜，當下便引領鬼谷子，並肩飛掠下山而去。

不消片刻，兩人便飛掠到姑蘇城下了。

鬼谷子放眼一瞧，但見這座吳國都城甚有氣派，全城共有八門，分別取名閶門、盤胥門、蛇門、婁門、匠門，齊門，、平門，每門均有水陸城門，城門守衛森嚴，猶如銅牆鐵壁。鬼谷子不由輕吟道：「這豈非：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列旌旗？果然甚有氣勢。」

伍子胥引領鬼谷子走近閶門，守門吳兵見是伍大夫，便不加阻攔，任其領著鬼谷子走進，不過也沒有任何獻殷勤的表示，只列隊肅然挺立而已。

鬼谷子抬頭一看，見城門上刻著力士持巨斧破天門之像，微感奇怪道：「伍大夫，這巨斧破天門圖是甚意思？」

伍子胥傲然一笑道：「實不相瞞，吳都乃伍某人主持督建，此像乃西破天門之意，其餘七門，亦皆伍某命名之。」

鬼谷子微一思忖，便恍然道：「城立閶門，乃兆天通西天之門，西面乃楚國，閶門者，豈非西破楚國之門嗎？」

伍子胥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少俠果然好眼力，一眼便瞧破其中奧秘矣，但少俠知道盤門之意吧？」

盤門在姑蘇城西南隅，城門上置以木刻盤龍，鬼谷子呵呵一笑，道：「盤門南去百里，便是越國之地，楚越乃吳國仇敵，盤門、閶門者豈非西破楚國，南鎮越國之意麼！」

伍子胥一聽，歎道：「少俠學究天人，神機莫測，甫入吳國，便盡察吳國國運大勢矣！吳王若得少俠匡助，何愁破楚滅越大業不成。」

只因鬼谷子這一推斷，吳姑蘇城門，閶門因此又叫「破楚門」，盤門又稱「鎮越門」了。

伍子胥引領鬼谷子走過姑蘇城的繁華街道，不久便抵達一座子城，子城平面長形，四面城墻高聳，高達三丈，城周有陸門三座，水門二座，守門兵士皆身穿錦衣，神色肅穆，一望而知盡皆精銳之士。

伍子胥引鬼谷子向一座陸門走去，一面輕聲對鬼谷子道：「這是吳王闔閭的王宮，宮中禁衛森嚴，吳國自大夫以下，未經宣召，一律不得擅進，違禁者殺毋赦，少俠小心了。」

鬼谷子吐舌笑道：「我鬼谷子只是一名草莽，輕率而進，豈非人頭難保？」

伍子胥自負的一笑道：「有伍某人引見，吳王必定不會怪罪於你，少俠不必生疑，宮中王室自太子夫差以下，皆居於此，是故不得不禁衛森嚴，待會少俠面謁吳王，吳王若喜歡少俠，日後便可自由出入矣。」

鬼谷子心中卻另有打算，便微笑一下，道：「且看機緣如何吧！」

兩人走近宮門，守門錦衣將士雖然認得伍子胥，但也毫不含糊，仔細搜查兩人身上，確證均沒帶兵器，這才放兩人進入宮門。

進了宮門，裡門又有宮中之城，守衛更見森嚴，鬼谷子暗道：吳王宮果然是銅墻鐵壁，但若得民心之王，何必如此自困於森嚴壁壘。這是鬼谷子的內心話，自然不便直說。

伍子胥引領鬼谷子在內城門官處，通報了來意，門官進去稟告吳王賜示，這才出來對伍子胥道：「伍大夫，主上有旨，宣伍大夫正殿參見。」

鬼谷子隨伍子胥走入吳宮正殿，但見宮門之內，一泓池水，池水有一方巨石，形如拱璧，心中不由暗道：不料吳國境內，亦有能人，這宮內明堂，竟大合風水大格，難怪吳國日漸興盛了。

進入正殿，又見大隊甲冑鮮明、威武雄壯的武士，分執九長九短十八般兵器，羅列殿上，戟矛寒氣凜然，斧鉞金光耀眼，近百名侍衛，人人泥塑木雕似的，瞠目抿唇，挺胸凹腹，均在兩側肅立不動。

鬼谷子出身周天子都城洛陽，曾見識過周朝的制儀，此時心中暗道：吳宮主殿，只見武將，不見文臣，可知吳國以武爲尚了。

鬼谷子跟在伍子胥後面，昂首闊步，走過長長的甬道，對兩旁威猛的武士簡直視而不見，直抵王座之前，挺立不動。

伍子胥卻連忙跪下參拜道：「臣伍子胥，拜謁主上，願主上萬壽無疆！」

「伍大夫，你說有天下第一奇才引見寡人，其人安在？快領來與寡人相見！」王座之上，忽地響起一聲沉呼，聲音沉而雄渾，甚有王者威嚴。

鬼谷子循聲抬眼一看，王座正中，長几後面，據中而坐一位中年王者，但見他兩鬢略斑，頷下飄著一部五綹長鬚，眼若朗星，正霍霍的審視跪在地上的伍子胥。

伍子胥一聽，連忙側身示意鬼谷子跪下參拜，鬼谷子卻視若無睹，忽然一縷尖音對伍子胥道：「鬼谷子一生只跪拜二人，一是生身之父，二是師傅老子，餘則絕無福受我鬼谷子跪拜之禮。」

伍子胥知乃鬼谷子以「心音傳密」，不敢勉強他，只好向王者奏道：「啓稟主上，這位少年人鬼谷子，便是臣欲向主上引見的天下第一奇人，望主上細加審察。」

王者──吳王闔閭目注鬼谷子，沉吟不語。王者身旁挺立的一位青年王者，忽然呵呵大笑道：「小小娃兒，竟敢自稱天下奇人麼？豈非狂妄自大之極？」

伍子胥一聽，連忙低聲向鬼谷子道：「他是太子殿下夫差，快向他敬禮。」

鬼谷子一縷尖音又鑽進伍子胥的耳際：「伍大夫，吳王我鬼谷子尚且不跪不拜，何況是他的兒子，你不必擔心，鬼谷子此行另有意圖，一切由我從容應對便了。」

伍子胥一聽，知不可勉強鬼谷子，無奈歎了口氣，向太子殿下夫差奏道：「他出身草莽，不知王宮禮儀，太子殿下休怪。」

太子殿下——夫差嘿嘿一笑道：「若有眞才實學，又何必如此狂妄，若無眞才實學，敢入吳宮濫竽充數，嘿嘿，就算他有天大的口才，只怕也難逃脫掉腦袋的死罪。」

伍子胥見夫差的神色極不友善，心中不禁一凜，忙向吳王闔閭奏道：「主上，太子殿下乃天下第一勇，這位少俠豈敢僭越？不過他的確另有其長，臣以爲於吳國大有裨益，因此向主上引見，望主上細察。」

吳王闔閭把投在鬼谷子身上的目光收回，他見他寵辱不驚，恢宏大度，心中便有幾分欣賞，發聲道：「不知者不罪，伍大夫可放心，但未知這位俠士有何奇才？」

伍子胥聳然動容道：「上知天機，下悉地理，中曉人寰，測天堪地相人，所學驚天動地，望主上善加審察，量才爲用，必可匡助主上以成霸業。」

吳王闔閭一聽，尚在沉吟，他身邊的太子夫差卻已轟然大笑道：「他是誰？伍大夫敢替他如此誇耀，測天、堪地、相人，上知天機，下悉地理，中曉人寰，嘿嘿，他小小年紀，便有此驚天本領，他既自負有此本事，又可知我父王霸業何時大成？」

伍子胥見太子夫差當衆考究起鬼谷子來，吳王闔閭竟也微微一笑，不加制止，似欲通過太子夫差，考驗一下鬼谷子的眞才實學，心中不由暗凜道：「如此一來，鬼谷子便置身生死關頭矣，他若能令主上滿意，自然安然無恙，否則任他三頭六臂，只怕也難以生出宮門矣！」

伍子胥深知太子夫差神功蓋世，若單打獨鬥，十個伍子胥也決非他的對手，再加殿中近百高手，鬼谷子武功再高，也決難逃生，伍子胥心中猶豫，不禁有點後悔，貿然向吳王引見鬼谷子了，因爲萬一鬼谷子惹怒吳王，連他伍子胥也顏面無存，吳王闔閭這一關尚且易過，但太子夫差神功蓋世，眼高於頂，從來對他伍子胥不以爲意，吳王對夫差又極之信任，只須夫差輕輕一句話，他伍子胥這個楚國亡臣，便須再度逃亡了，他的復仇大計自然也付諸流水矣！

伍子胥這般思忖，不禁一陣猶豫，沉吟不語。夫差見伍子胥神色猶疑，更斷定鬼谷子不過是濫竽充數而已。

就在此時，鬼谷子卻忽然微微一笑道：「好教吳王、太子得知，草民姓鬼名谷子，出身鬼谷，不入百家姓之列。」

夫差眼一瞪，盯著鬼谷子道：「我夫差不信鬼神，你出身鬼谷也好，神谷也好，但有眞才實學，便是好谷！」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是，太子，不論鬼谷神谷，能出人才的便是大地好谷。」

鬼谷子這話，其實已隱含尋龍堪輿玄機，可惜夫差眼高於頂，高傲之極，自然聽不全其中的奧秘，令鬼谷子心生反感，因而錯失了一個鵬程萬里的天賜良機。

只聽夫差怒道：「鬼谷子，你休在此胡說八道，本座限你七步之內，回答吳國何時可成霸業，不然的話，哼哼哼！」

伍子胥一聽，臉色忽的一陣發白，心道：七步之內測算如此驚天大事，只怕連神仙降世也無能爲力。

鬼谷子運目力凝神射向吳王闔閭、太子夫差，雖隔了二丈許，依然細微盡察，驀地又想起靈巖山與姑蘇城連成一線，心中一動，也不必走上七步，隨口便朗聲道：「秋來千歲病欲蘇，雞鴨紛紛滿院嘈；刀鳩城破聲切耳，美人如火照南途……」

夫差一聽，不明所以，心中因而更怒，向鬼谷子喝道：「胡說八道，妖言惑衆，這與吳國霸業有甚干連？」

鬼谷子微笑不語，夫差更生氣，便欲發作，吳王闔閭卻忽然道：「且慢！鬼谷子，寡人問你，寡人有疾，恰於秋風起時復原，此及寡人心腹之秘，你如何知道？」

鬼谷子見吳王闔閭比太子夫差穩重多了，便微微一笑道：「大王年運正行鼻之準頭，準頭隱伏灰氣直犯疾危宮，目下秋風初起，準頭灰線雖已收斂，但仍可一察而破。」

吳王闔閭不由呵呵一笑道：「好！好！好一句秋來千歲病欲蘇，果然有兩下子，但寡人再問你，接下三句又是甚麼意思？」

鬼谷子接下三句，其實已隱示吳國的氣運，只是此時不便道破罷了，鬼谷子見吳王闔閭果然甚有氣度，不似其子夫差的狂傲，便略示端倪道：「那是指吳國日後的運數而已，虛幻之言，不說也吧！日後自有分曉。」

吳王闔閭卻追問道：「吳國氣運到底如何，小俠士不必隱瞞，大膽直道便了，寡人靜心

恭聽。」

鬼谷子微笑道：「草民如果照直說出來，只怕有人大大不悅，那草民的腦袋便保不住了，草民又如何敢直道？」

吳王闔閭呵呵一笑道：「在寡人殿內，寡人不殺，誰敢殺你？也罷！寡人就賜你一個免死金牌，但在吳國境內，保你人頭永不落地便了。」

吳王闔閭說罷，果然下旨賜給鬼谷子一個上刻「免死」的金牌，鬼谷子也不客氣，接過來隨手收入懷裡，這才向吳王闔閭肅然道：「大王運交準頭，目下準頭紅氣沖天庭，當主北征必勝，霸業可成。」

鬼谷子正欲說下去，吳王闔閭卻忽然插頭道：「運交準頭，那少俠可知準頭預示寡人多少年歲？」

鬼谷子微笑道：「運交準頭，即兆時年四十有八，不多不少。」

吳王闔閭一聽，當即含笑向伍子胥道：「伍大夫，你以爲這位少俠推算準確麼？」

伍子胥忙躬身道：「臣不知主上貴庚，因此不敢妄下判斷。」

吳王闔閭大笑道：「伍大人自然不知，不但是伍大夫你，吳宮之內，除寡人自己外，也根本無人知曉！否則，亦顯不出這位少年俠士的神機妙算矣！」

吳王闔閭這一說，伍子胥才暗地鬆了口氣，心道：鬼谷子果然有兩手，主上如此隱秘之事，亦被他一口道破了。

此時只聽吳王闔閭又道：「上半段少俠已靈驗無比，那下半段又如何？」

鬼谷子見吳王闔閭處事甚有氣度，心中不禁暗奇道：爲甚干將、莫邪夫婦，被他逼迫得如此厲害，他心中存疑，便向太子夫差仔細一瞧，登時恍然悟道：「原來此人氣焰之盛，已隱隱蓋於其父矣！」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肅然道：「恕草民大膽直言，吳國霸業雖成，但並不長久，其中隱伏兩大戾氣，足以毀滅一國運程。」

吳王闔閭忙道：「是那兩大戾氣？」

鬼谷子道：「其一乃自身之兇橫終成乖戾之氣，戾氣旺盛之日，便是國運衰退之時矣！其二乃外來之戾氣，外來戾氣與內在潛伏之戾氣交匯，國運便衰敗了！」

吳王闔閭沉吟不語，那太子夫差卻按捺不住，厲聲暴喝道：「大膽草野！竟敢在吳王宮內，說此大逆不道妖言！不怕把你抄家滅族啊？嘿嘿！」

鬼谷子目注夫差，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後面「刀搗城破聲切耳，美人如火照南途」二句，便應驗在此人身上了！他心中已有判斷，便不理夫差的暴怒，也再不說甚麼。

吳王闔閭卻沉得住氣，他不慍不怒的向鬼谷子道：「那外來戾氣是否有法可破？尚請少俠直言。」

鬼谷子見他先賜免死金牌，顯見其意甚誠，又見伍子胥一番心意，倒不忍眼見吳國厄運將臨，而且干將、莫邪夫婦之事，又非要借助吳王闔閭之力不可，他沉吟一會，便點點頭道：

「有感大王誠意相求，能脫吳國日後厄運，也並非全無辦法！不過…」鬼谷子故意一頓。

吳王闔閭果然急道：「不過甚麼？你但有辦法解救，寡人賞你黃金十斤！」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富貴於我鬼谷子眼中，不過是糞土吧了！草民也別無他求，只須大王肯誠心配合而已！」

吳王闔閭道：「如何配合？」

鬼谷子道：「兵法云，攘外必先安內，振興國運大法亦一般道理，因此欲除外來戾氣，必先消解內在戾氣，內安則外戾便無隙可進，再以大法消解，或可挽既衰國運之一二也。」

吳王闔閭奇道：「如何消除內在戾氣？想寡人求才若渴，勤政愛民，萬衆歸心，何來甚麼敗國戾氣？」

鬼谷子一聽，更證實了自己的推斷，便斷然直道：「不然，戾氣早已潛伏，只是大王不自知而已！例如大王有旨飛下，逼迫干將、莫邪夫婦三個月內鑄出寶劍，更斷其生路，以作要脅，目下干將夫婦已陷絕境，爲了區區一柄劍器，便把百姓逼上絕路，試問這不是內在戾氣麼？請大王明察。」

鬼谷子此言一出：太子夫差的臉色刷地一變：暴喝道：「干將、莫邪乃吳國子民，理當爲國效力，便要他們鑄出利劍，破楚滅趙，有甚不當？你竟敢替此妖民說話？」

鬼谷子呵呵一笑，毫無懼色，從容道：「強摘的瓜不甜，強採的果子不美，太子殿下連這點顯淺道理也不懂麼？」

夫差暴怒，厲喝一聲，便欲躍出，立斃鬼谷子於階下。鬼谷子笑容不改，便連眼毛也沒跳上一跳。

吳王闔閭連忙輕喝一聲道：「夫差稍安毋燥！寡人自有裁處！」

吳王闔閭又向鬼谷子道：「鑄劍之事，果然是寡人下的旨意，因征楚在即，太子尚缺一柄稱心寶劍，寡人亦然，又知干將夫婦精於鑄劍，這才限令三月內完工交劍，其實也並無惡意。」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但斷人糧草，絕人生計，逼人就範，又豈是善意相待？」

吳王闔閭一聽，瞥了太子夫差一眼，心知必定是他私自加上的逼迫措施，心中有點不悅，但念及征楚在即，非要借重太子夫差的神勇不可，無奈只好把斥責的唸頭壓下了，他向鬼谷子道：「寡人一時大意，致令干將夫婦受苦，待他們劍成之日，寡人重重打賞便了！少俠以爲，這戾氣消除了吧？」

鬼谷子道：「尚未足也，日後干將獻劍之時，大王可否保其安然無恙，讓他一家大小團聚過日子？」

吳王闔閭大笑道：「這容易之事！寡人便立刻賜他夫婦免死金牌一面，如此便無人敢加害他夫婦了！」

吳王闔閭一頓，果然下旨道：「無且將軍，你速攜免死金牌一面，趕去鑄劍峰，賜予干將夫婦，著其安心鑄劍！」

無且將軍立刻上前，接過免死金牌，出宮去了。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寬，心道：吳王闔閭倒還不失一位嚴明君王，這逆轉天機運命奇法或可奏效了！

鬼谷子對吳王闔閭頓生好感，也就不待他追問，坦然一笑道：「大王此舉，足以消除內在戾氣，草民不自量力，當匡助吳國力挽將屆衰敗國運！」

吳王闔閭一聽大喜道：「少俠將如何施其妙法？」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施法貴在實地查堪，因此須請吳王上靈巖山一行，未知可肯移動大駕？」

吳王闔閭呵呵大笑道：「寡人南征北伐，槍林箭雨尚且不懼，還怕走一趟靈巖山嗎？傳旨下去，這便移駕直上靈巖山去吧！」

吳王闔閭一頓，又向太子夫差道：「你隨父王上山一行嗎？」

太子夫差目中精光閃閃，道：「兒臣須去姑蘇台督練兵馬，恕難從行了！」

吳王闔閭想了想，向伍子胥道：「伍大夫也不必上靈巖山，便留在姑蘇城鎮守吧！」

伍子胥見夫差不肯上靈巖山，心中正在思忖，見吳王有旨下來，樂得一口答允。

逆反天機 陷入絕境

當下吳王闔閭平裝便服，僅帶了四名武士隨行，與鬼谷子一道，逕奔姑蘇城西南面的靈巖山。

時近正午，靈巖山上陽光燦爛，更顯靈巖山如美女般艷麗。

吳王闔閭歷年征戰，靈巖山雖然與吳都姑蘇城近在咫尺，竟無暇踏足。此時與鬼谷子一道，甫上靈巖山峰頂，但見山上風光旖旎，東北面姑蘇城隱冉在雲霧間，直似蓬萊仙景，海市蜃樓，心中不由爲之一蕩。

吳王闔閭平生不喜女色，後宮僅一后一妃而已，因此連太子夫差也不敢放肆。但踏足此山，心中便不由一陣浮蕩，接著心跳如鹿，陣陣遐思，不可壓止，猶如目睹一位絕色美女，玉體赤裸，橫臥春草花叢，心思竟聚到春光旖旎的女色上了。

隨行的四名武士，此時亦面色脹紅，但感丹田之處有一股熱力上衝，非要尋找美女發洩不可。

鬼谷子一見吳王闔閭和四位武士情狀，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厲害！厲害！此山陰氣之重，簡直天下無雙，吳王闔閭陽剛之氣本來極重，亦抵受不住此山陰氣相擾，若呆上三日兩夜，非得亂性不可了！

鬼谷子對闔閭已生好感，便不欲令他有甚損傷，他心動意萌，意萌則眞氣激生，不由自

主一招「龍化乾坤」便斷然施展出來，只見他身子一曲，身化盤龍，騰空而起，在靈巖峰上，繞闔閭等五人頭上旋飛一匝。

闔閭心思浮蕩，滿心盡是美女的裸影，便連國家大事也忘記了，此時忽感頂上一熱，眼前似有盤龍向他噴出一口熱氣，熱氣淙淙而下，直入胸腹，闔閭心中一熱，綺念頓消，神智立刻清明。他扭頭望一眼四名武士，似乎亦如他一般，歷經了一場旖旎風景。

闔閭再轉身一看，眼前的盤龍不見了，鬼谷子倏然而降，臉上含笑，穩穩的站在他面前，一派神清氣爽模樣。

闔閭臉上不由一紅，暗道：慚愧，慚愧，寡人征戰半生，早過不惑之年，竟然比不上一位少年的堅穩心性！此人果然大有來歷！

闔閭心中迷惑，忍不住便問鬼谷子道：「實不相瞞，寡人剛才心思浮蕩，其中不可告人處極難啓齒，但正當不可壓抑之際，眼前突見一尾盤龍，向寡人頂上噴了一口熱氣，寡人心胸一熱，心智頓復清明，未知此夢境是甚意思？是吉是兇？望少俠相告。」

鬼谷子微微一笑，深知闔閭已被山脈感應誘發遐思，以及他施展的解救大法「龍化乾坤」，當作夢境，當下也不去點破，微笑道：「夢境乃內在心靈，受外在感應而生幻像，因此與自身興衰有莫大關連。就如此山，陰氣奇重，世人踏足於此，必受感染，大王心生遐思綺念，便不足為奇矣！」

闔閭一聽，若有所思道：「此乃吳國護都立陵之山，吳國祖宗，有功大臣，其先人均下

葬於此，堪稱吳國祖宗山脈，此山陰氣旣如此奇重，未知對吳國國運是否有所影響？」

鬼谷子微笑道：「大王此言，便觸及吳都氣運之根本矣！大王試站於此，向東北面姑蘇城遠望，看有甚感覺？」

吳王闔閭依言，挺立靈巖峰頂，向東北面的姑蘇城遠遠望去，初則不覺甚麼，漸而神色迷惑，接而便大感驚奇，喃喃道：「靈巖山原來與姑蘇城恰成一直線，奇之怪極，怎的會有一團白氣，直向姑蘇城射去？姑蘇城登時白氣瀰漫，隱隱現現，猶如一位披了白紗的美女仙子？惹人遐思……奇哉怪也！」

鬼谷子道：「此乃姑蘇山發脈之山，陰氣奇重之故，受此感應，吳國國運初則興旺，就如二八美女，鮮花盛放，漸而花落花殘，春光洩盡，接而陰罩姑蘇，若爲都者，則一國氣運，行將衰敗矣！」

吳王闔閭驚道：「爲何以此爲都者，一國氣運行將衰敗？敗於何處？」

鬼谷子道：「陰氣者，女色也；陰氣若罩姑蘇，則陽剛之氣必然消退，百毒百邪，交相競發，足以令一國毀滅！」

闔閭忙道：「其時距今有多少日子？」

鬼谷子沉吟道：「大王目下運走準頭，準頭紅氣，遊走諫台，再走廷尉、人中、仙甫、食倉、法令、附耳、水星、承漿、地庫、波池、金縷，然後抵歸來，便倏然中斷，其時大王恰好是六十有八之年，亦即國之將傾之時矣！」

闔閭沉吟道：「寡人時年四十有八，若六十有八，則是二十年後事……這與靈巖峰陰氣有何關連？」

鬼谷子微微一笑，伸手向姑蘇城一指，道：「此峰果然有白氣直射姑蘇城，其中有二十次大小起伏，每一起伏即一年之運，二十次起伏豈非二十年後陰氣罩姑蘇城麼？」

闔閭一聽，循鬼谷子手指方向仔細一瞧，不由連連點頭，喃喃道：「不錯！不錯！白氣射向姑蘇城，中間果然隱約有二十道起伏波浪形狀！二十年果然是吳國國運大限之期……但竟是無法挽救嗎？」

鬼谷子沉吟不語，似仍在猶豫不決，闔閭見鬼谷子悶聲不語，隱隱猜中了他的心事，便連忙道：「少俠放心，寡人既然已答應消除吳國自身內在戾氣，便必決定行之，例如干將夫婦鑄劍之事，不管他是否鑄出寶劍，寡人已賜其免死金牌，亦即已赦免其死罪矣！寡人更打算日後重肅朝政，躬親愛民，民之樂即寡人之樂，民之苦即寡人之苦，吳國內在戾氣必可消除！因此少俠答允助吳國振興國運，消除外在戾氣的諾言，亦當實踐了吧！」

鬼谷子眼見闔閭甚有誠意，亦大有王者之風，心道：我鬼谷子的宗旨乃救助天下可憐人，若能令吳國君王勤政愛民，以民之苦爲苦，以民之樂爲樂，則所救所助的便是千百萬人之衆，這比救助一人一物顯然又強多了！鬼谷子就因這一念，便萌生週遊列國，以考察列國君王，爲天下蒼生出力的大志願了。

當下鬼谷子心意已決，便點了點頭，道：「不錯，大王有此愛民之心，消除外在戾氣時

機至矣！」鬼谷子一頓，又向吳王闔閭問道：「吳王剛才言道，吳國歷代祖宗皆下葬靈巖山上，可否領我前去王陵一觀？」

吳王闔閭奇道：「少俠挽救吳國國運，去觀察王陵幹嘛？」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吳王剛才不是夢見有一尾盤龍，向你頂上噴出一口熱氣，吳王神智便復清明嗎？」

闔閭點點頭道：「不錯！寡人正欲向少俠詢問爲何會有如此奇象？」

鬼谷子微笑道：「吳王所見，乃小小一尾盤龍，尚且有如巨大威力，但若與大地潛龍相較，這一尾小小盤龍又不算甚麼，猶如螢火相較於月亮！」

闔閭大奇道：「那大地潛龍是甚東西？其威力到底有多大？」

鬼谷子正容道：「大地潛龍，乃當年盤龍化乾坤所潛伏於天地之間，其大者可決定一國一都之興衰，中者可定奪一城一族之衰旺，小者亦足以判決一人一物的得失成敗、吉兇禍福！而大地潛龍來自先古盤龍，因此承納大地潛龍龍氣，便非源自先人血脈不可。先人若得大地潛龍蔭庇，則其後人血脈，潛移默化，便蒙大地潛龍庇佑，其前程之佳，不言而喻！」

鬼谷子據「尋龍乾坤訣」的精髓，向吳王闔閭略加點撥，便令他豁然而悟，闔閭大爲興奮道：「不錯！不錯！古時軒轅黃帝始劃野分州，便有善相地理的青烏子相助制經，寡人以爲，這與少俠所稱之大地潛龍，或許是同一淵源！好，很好，吳國祖王陵便在靈巖山後的王陵峰，少俠請隨寡人去吧！」

靈巖山後的王陵峰，其實是靈巖峰的子山，與靈巖峰同一脈絡，鬼谷子隨闔閭抵達山後的王陵峰，立刻便有所判斷。

吳王闔閭向前面一排高聳的墓碑，伸手一指道：「這便是寡人列祖列宗之墓了！」

鬼谷子朝前一望，但見墓碑高聳，雖然雄壯威武，但墓群恰處峰之頂部，四周並無龍山虎脈相護，更無水源環曲，更不幸是此峰孤零而立，前望一眼平川，並無貴格龍脈延伸，所依傍者，不外是後面的主峰靈巖山而已，而靈巖山陰氣奇重，王陵峰既然承自靈巖峰延脈，其陰氣之重，比主峰靈巖山有過之而無不及！吳王列祖列宗陵墓皆位於此，所受陰氣之重，可想而知，其後人亡於陰氣上面便不足為奇了！目下各種敗象已呈，是否可以大法逆轉天機，簡直不敢安下判斷！

鬼谷子心念急轉，一時間竟然默默無言。吳王闔閭見狀忙道：「請問鬼谷子俠士，寡人列祖列宗陵墓，可有大地潛龍庇佑？」

鬼谷子一聽，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此峰實即靈巖山餘脈延伸，亦即靈巖山的子山，母山陰氣奇重，子山又豈能倖免？大地潛龍乃陽剛之物，又豈會於此陰氣奇重之地藏潛？」

闔閭吃驚道：「既然如此，那祖宗陵墓可會蔭庇子孫？」

鬼谷子道：「實不相瞞，吳王祖宗血脈，已受奇重陰氣所聚，必遺禍子孫後裔，更何來蔭庇子孫！目下尚能保不失，不外賴都城姑蘇尚有貴格而已！」

闔閭大驚道：「如此兇險，有甚辦法解救之？」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陣猶豫，心道：不料我鬼谷子甫出道便遇上此等棘手的大難事！他欲待不加理會，轉念又暗道：萬一吳王惱羞成怒，失望灰心之餘，向老百姓大開殺戒，橫加殺戮，我鬼谷子一念之差，豈非害苦了吳國百姓嗎？

鬼谷子此際騎虎難下，無奈把心一橫，暗道我鬼谷子拼著反天機招禍，亦決不能貽害天下蒼生！他這般轉念，便決然的向吳王闔閭道：「爲今之計，唯有以尋龍大法，求諸大地潛龍相助，以消除陰氣之禍！」

闔閭一聽，又驚又喜，道：「原來少俠懂得請大地潛龍相助破解之法，如此吳國國運有救矣！但不知如何向大地潛龍求助？少俠但有需要寡人協助之處，只管呈來，寡人無不全力以助！」

鬼谷子苦笑道：「此非打仗，就算傾一國之力，機緣未至亦無可奈何！但求吳王能寬容一段時日，待草民仔細勘查，再作定奪。」

吳王闔閭沉吟道：「少俠之意，約需多少時日勘查？」

鬼谷子道：「無法確言，若機緣巧合，則一天半日足可成事，若機緣奇缺，則三五十年，亦未必可以成功，一切但看一個『緣』字而已。」

吳王闔閭見鬼谷子神態決然，知不可勉強，否則他勉強行事，豈非弄巧成拙，而且闔閭領教鬼谷子的神技，心中已甚爲佩服，因此破例的壓抑自己的焦躁，和緩的點頭道：「好，一切任由少俠定奪，寡人回宮之後，當下旨各郡縣，但凡吳國境內，皆任由少俠自由出入。」

鬼谷子見闔閭果然甚誠意，便微微一笑道：「草民謝過吳王信任！必定盡快向吳王有所交待！」

吳王闔閭欣然一笑道：「好！那便一言爲定吧！」

當下鬼谷子與吳王闔閭約定，三日後在姑蘇城王宮內覆命，然後他也不隨闔閭下山，身形一晃，人已遠在數十丈外了，再一晃身，靈巖峰上，便失了鬼谷子的蹤影。

吳王闔閭與四名武士，目睹鬼谷子這等匪夷所思的身法，均吃驚的瞪大了眼睛，闔閭感慨的歎道：「此人神機莫測，本領通玄，若與寡人爲敵，則寡人勢必睡不安寧矣！」

闔閭說罷，也不再逗留，與四名武士下山回返姑蘇城。

• • • •

吳王闔閭與鬼谷子離開姑蘇城，上靈巖山時，姑蘇城內，卻悄然發生了一件驚人的變故，此事不但吳王闔閭不知情，就連神算驚人的鬼谷子，百密一疏，一時亦失察了。

原來太子夫差借口赴姑蘇台督兵，拒絕同上靈巖山，待吳王闔閭走後，他便立刻派出親兵，把奉旨送免死金牌去干將的無且將軍截住了。

無且見親兵持有太子夫差的調兵虎符，無奈只好隨太子親兵，回返姑蘇城中，向坐鎮姑蘇台的太子夫差詢示。

夫差在姑蘇台上，身披鐵甲，手執令旗，正在操演軍馬，只見他令旗一揮，千軍萬馬立刻發出一聲雷般吶喊，大有「千營共一呼」的威嚴氣象。

無且隨太子親兵直上姑蘇台，見了夫差，無且連忙躬身詢示道：「末將奉旲不之命，送免死金牌上鑄劍峰，未知太子殿下爲何急召末將返回？」

夫差嘿嘿一笑，冷笑道：「無且！是誰向父王舉薦，任你爲將軍統領十營兵馬？」

無且忙躬身道：「是太子殿下。」

夫差冷笑道：「夫差可以推舉你，自然可以廢了你，你知道嗎？」

無且心頭一凜，道：「末將知道！」

夫差又傲然一笑道：「當今天下第一勇士是誰？」

無且又忙道：「當然是太子殿下你！」

夫差沉聲道：「很好！你總算還知道！那本座問你，天下第一勇士，是否配用天下第一劍？」

無且忙道：「是！天下第一劍，只有下天第一勇士太子殿下才配用！」

夫差冷哼一聲道：「那能夠鑄出天下第一劍的人是誰？」

無且道：「當今之世，能鑄出天下第一劍的，自然是干將。」

夫差嘿嘿道：「假若干將存於世上，他是否可以再鑄出天下第一劍？是否有其他庸才使用天下第一劍？天下第一勇士用天下第一劍的名頭是否可以保住？」

無且慌道：「那或許保不住了！」

夫差沉聲道：「因此干將絕不能再存於世上！他替本座鑄出的劍，才能保住天下第一劍的名號！你懂嗎？無且！」

無且忙躬身道：「末將知道……但免死金牌是主上賜給干將的！末將怎敢違旨？」

夫差冷冷一笑道：「父王之意，乃命干將安心替吳國鑄劍，而且亦是向妖人鬼谷子賣個面子！但父王卻沒料到，此舉會令吳國受損，因爲干將若存於世上，難保他不爲別國鑄劍，別國擁有干將鑄出的劍，豈非如虎添翼？那吳國的霸業何日可成！因此爲吳國霸業著想，干將只有以身殉劍！」

無且心中一寒，低聲道：「是，太子殿下……但若不送去，萬一主上追究起來，末將難保頸上人頭！」

夫差一聽大笑道：「免死金牌總共只有五面，從來認牌不認人，你身上的免死金牌留爲己用，當今世上誰敢殺你！而且目下伐楚在即，國家用兵之際，有本座擔保，父王豈會因區區一位干將而把你殺了！」

無且一聽，轉驚爲喜道：「多謝太子殿下提點！末將對太子殿下忠心耿耿，但有所命，萬死不辭！」

夫差把無且召到身前，附耳低語道：「那你立刻趕去鑄劍峰，伺機行事⋯記住，先取劍，後滅口，務必乾淨俐落，不可留下任何痕跡！去吧！」夫差末了沉聲道。

無且將軍忙道：「是！末將遵令！」說罷，無且立刻離開姑蘇台，率十名武士，騎十匹快馬，風馳電掣的向鑄劍峰疾奔而去。

•　•　•　•

鬼谷子離開靈巖峰後，閃電般在姑蘇城四周的山峰掠了一匝，但竟然沒有任何值得他留步細察的地土。

鬼谷子身負的「尋龍乾坤訣」別具一格，「龍化乾坤」，令他的心靈與大地潛龍一脈相連，心有靈犀一點通。因此他的尋龍堪輿，單憑「心靈感應」這點特異功能，便可預測一半其餘的一半，只須再實地查堪，也就準確無誤了。

不知不覺，已是夜幕降臨，鬼谷子掠回姑蘇城西閶門外十里，突見一道長拱橋，橫跨於一江水上，不遠處便是一座黃牆綠樹掩映的寺院，鬼谷子目力奇佳，不必走近，便見寺院山門匾額上書「妙利普塔院」五大金漆雕字，夜色之下，寺院紅橋，霧氣繚繞，人甫抵此，立

刻便令人有種安祥恬靜的感覺。

鬼谷子心中一動，不由便停住腳步，仔細察看。但見月亮已冉冉落下，晨鳥吱吱啼鳴，霧氣更淡，遮滿了半邊天，在長拱橋下，迷茫夜色中，泊了幾隻漁船，漁船上尚有幾點燈火；姑蘇城閶門外的妙利普塔院，忽然鳴響了子夜的鐘聲，鐘聲清冽悠揚，在吳國都姑蘇城周遭迴蕩。

鬼谷子乍然處身如此幽清境界，心胸不由一陣迴響，暗道：但教天下祥和恬靜，黎民百姓盡現笑臉，我鬼谷子一生顛沛流離又算得甚麼？所受的痛苦折磨也大可拋開矣！這一霎間，鬼谷子的心靈，竟又向他的師傅老子的「無為神功」境界邁進一步了。

「怪道師傅老子常道堅則毀，銳則挫，無藏而有餘，無為而大巧，乾坤既為盤龍所化，則大地潛龍，無所不容，無處不在，又豈可拘於一格？」鬼谷子忽然若有所思道。

他這般思忖，心胸登時為之一寬，目力更顯奇佳，一會後，待妙利普塔院的子夜鐘聲響過。鬼谷子的眼神忽然一亮，原來他驀地發覺，就在姑蘇城閶門約七里地方，伏著一座不高的丘陵，夜色中忽黑忽白，形如一頭巨虎，蹲伏於天地之間。

鬼谷子心中一動，暗道目下是龍年，龍虎本來相剋，但凡有虎形之物，稍弱者皆寂然無聲，為何這座虎形山丘，依然不甘寂伏，隱然有飛躍之衝勢？難道其力是可與龍年相抗衡嗎？當眞奇哉怪也！

鬼谷子心中好奇，尚是大娃兒心性，如何按捺得住？他心思甫動，身形已化「乾坤運行」

，猶如一座混沌乾坤，風馳電掣的向那虎狀山丘滾去。

不消片刻，鬼谷子便飛越七里路程，嘯嘯有聲的掠到那座虎形山丘前面。鬼谷子極目望去，心中不由一陣喜悅。

但見在迷濛夜色下，虎形山丘雖然不高，但山勢雄奇，裂崖如束，風生澗壑，泉水清幽，陡巖壁立，飛樑渡間，古木蔭翳，眞如一頭千古奇獸，忽地跳落於天地之間。

遠處左有獅子山，右有穹窿山，虎形山座落在兩山之間窩谷處，穹窿山亦即龍，獅子山是爲虎，正是左虎右龍，龍虎捍門之龍脈結穴大格局！

鬼谷子心中一陣驚喜，更不遲疑，當即遍山游走，仔細查勘，末了更以「天地時神盤」量度，終於，「天地時神盤」三針連成一線，指向虎形山丘正中的腹地，那兒恰恰有一道飛瀑，傾瀉而下，在下面形成一道山溪，九曲十三迴，繞著腹地流向西面的深澗。

腹地正中露出一孔，正絲絲的向外噴發熱氣，如霧如雲，其狀怪異。

鬼谷子一見，眼神驀地一亮，暗道：何謂大地潛龍，據師傅老子云：蓋因龍神乃變化之物，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而潛藏深淵，忽而飛騰雲霄，忽而現首不現尾，忽而興雲而佈雨，但在風雲隱徵之間……此山丘雖然不高，卻氣勢雄厚，形神兼備，正是潛龍結穴之上佳地形！

又據師傅老子的「尋龍乾坤訣」道：爲何世間難得一見潛龍騰飛？斯龍神也，得水，方能變化，得風雲方能升騰，故而大潛龍之地，多於穿江渡海之後，大張牙爪作穴，來歷令人

不可測，此腹地乃虎形穴之腹，正中更有孔眼噴吐熱氣，上有飛瀑，下有溪流九曲十三迴，正是曲水繞明堂之象，潛龍騰升吞雲吐霧之形，端的是隱伏於天地的潛龍地穴！

鬼谷子仔細查勘，幾番論證推斷，終於確定，此山腹地正中便是眞龍結穴處，祖宗陰靈若得此潛龍大穴，子孫後裔心得龍脈蔭庇，貴氣之大，足以抵禦颯颯陰氣，吳王闔閭若得此龍穴，便足抵百年根基矣！

鬼谷子當即在噴熱氣孔眼四周，依東、南、西、北四方位各置一石作標記。然後便不猶豫，騰身而起，輕如清風，向姑蘇城的城闕門疾飄而去。

姑蘇城城牆雖高達數丈，但鬼谷子若要越過，根本不費多大力氣，但他卻在城闕門外放緩身形，就如平常人般向城門走去。

城門禁衛森嚴，因爲都城北面百里，便是大仇敵楚國的地域，爲防楚國奸細混入刺探軍情，因此守衛絕不敢有半點鬆懈。

不過鬼谷子走近時，雖是清晨時分，守衛更嚴，但守門的將士，一見鬼谷子，便肅立兩旁，任其進入。

鬼谷子不由大奇，忍不住向城門官問道：「這位將爺，爲甚不加盤查，便任我進入？」

城門官不苟言笑，伸手一指城門邊一幅圖像，便肅然道：「吳王有旨下來，但凡鬼谷子現身，不論白天黑夜，皆任其自由出入！」

鬼谷子向那圖像一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原來圖像上那人，竟然是鬼谷子他自己，心

道：吳王闔閭說話果然一諾千金，甚有誠意！

鬼谷子這般轉念，助吳國中興之念便又添了幾分，但他仍不放心，便趁著清晨時分，揀了一處人多的集市，向國人訪問，國人異口同聲，均道吳王生活樸素，每遇天災瘟疫，必定親身到民間訪問，救貧濟苦，又禮賢下士，廣招賢能，的確是一位賢君。

鬼谷子連續訪問了數十人，均對吳王闔閭拜服之極，心中不由暗道：一人之言不可信，二人之言亦可疑，但三人、十人、百人之語，便不得不信了！看來那虎形山龍穴，的確非吳王闔閭莫屬了！

鬼谷子心意已決，當下也就不再猶豫，轉身向吳王宮走去，晉見吳王闔閭。守宮的武士一見鬼谷子，也不待他開口，立刻便把他領到吳王宮偏殿，吳王闔閭也早就含笑等候著他的到來了。

吳王闔閭在鬼谷子面前並不拘禮節，他反而向鬼谷子拱手道：「少俠辛苦！想必已大功告成了？」

鬼谷子亦含笑還了一揖，道：「吳王如何一言猜中？」

吳王闔閭呵呵一笑道：「少俠身具鬼神莫測之能，但凡少俠答應辦的事呵，自然馬到成功啦！」

鬼谷子欣然一笑，道：「果然不辱所命！目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已！」

吳王闔閭一聽忙道：「未知這東風指的是甚麼？請少俠明言！」

鬼谷子先不直道，卻微微一笑道：「未知吳王差遣無且將軍，送免死金牌上鑄劍鋒，此事已辦妥了麼？」

吳王闔閭不由奇道：「少俠如此維護干將，他只是區區一位鑄劍人，少俠能告知其中因由麼？」

鬼谷子肅然道：「我鬼谷子出身有如鬼谷，因此發誓畢生救盡天下可憐人，日前偶上鑄劍鋒，遇干將夫婦，目睹彼等爲鑄劍之事，已陷絕境，景況堪憐，便決意助之；而且干將夫婦於我有一飯之恩，我絕不能棄之不顧！」

吳王闔閭一聽不由大笑道：「一飯之恩，少俠便如此耿記於心，若寡人賜你黃金萬兩，少俠豈非對寡人死心塌地嗎？」

鬼谷子卻斷然搖頭道：「吳王此言差矣！」

吳王闔閭一怔道：「爲甚麼？」

鬼谷子亦大笑道：「鬼谷子就如閑雲野鶴，要這黃金萬兩幹嘛？干將夫婦贈我一飯之恩，是在我饑急之時，而且那一飯，還是他夫婦三日的活命口糧，雪中送炭方顯出眞情，錦上添花又何足道哉！」

吳王闔閭默然半響，忽地向鬼谷子拱手道：「是，多謝少俠提醒寡人！」

鬼谷子此時亦一怔道：「吳王多謝我甚麼？」

吳王闔閭微微一笑道：「雪中送炭方能令人刻骨銘心，錦上添花猶如雲煙過目，少俠胸

聽之言，豈非隱含一國之君治國之道嗎！」

鬼谷子一聽，不由欣然一笑。只見吳王闔閭又正容道：「少俠放心，寡人的免死金牌，無且將軍必已送到！爲防萬一，寡人又令太子夫差，派人傳令無且將軍，要他率兵鎮守鑄劍峰，任何人等，皆不得侵擾干將夫婦，更令人帶去大批食糧酒肉，以示慰勞！少俠以爲，寡人的處置足夠了嗎？」

鬼谷子一聽，又欣然一笑，他終於放心了，心道：吳王闔閭果然不失爲一代賢明君王，這便有足夠根基承納虎形山那座潛龍大穴矣！他也不再猶豫，向吳王闔閭坦然相告道：「幸不辱命，草民已在姑蘇城閶門外七里處山丘，尋著一座潛龍大穴，是否移葬王陵，請吳王定奪！」

吳王闔閭一聽，大喜道：「好極了！立刻擺駕，寡人與少俠立刻前去審察！」

由於是移駕王陵這等大事，因此朝中大臣，包括伍大夫伍子胥，均奉旨前去參與此事。但太子夫差依然托辭操練兵馬，婉拒前往，闔閭心中雖稍有不悅，但想到太子這是爲伐楚大計出力，也就不去勉強。

吳王自闔閭以下，朝中大臣以及近百侍衛，駕車騎馬，浩浩蕩蕩直奔姑蘇城閶而去。車駕出了閶門，再走七里路，那座虎形山丘赫然便在眼前了。

鬼谷子引領吳王闔閭，伍子胥等朝中大臣，走入虎形山丘腹地，說也奇妙，自經鬼谷子以四石鎮護，那腹地正中噴熱氣孔眼，噴出的熱氣聚而不散，如雲如霧的在腹地正中輕飄曼

舞。

眾人走近時，自吳王闔閭以下，人人心中均感一熱，神情也肅穆起來，心胸也突變開闊沉穩，心思竟與平日截然不同。

鬼谷子見眾人情狀，不由微微一笑，他向吳王闔閭拱手道：「恭喜吳王，此穴是可移葬吳國王陵矣！」

吳王闔閭神色肅穆，向眾大臣道：「此乃潛龍大穴，吳國王陵移此，當可保百年國運不衰，各位卿家以爲如何？」

朝中大臣從未見識這等驚天大法，又見吳王闔閭心意已決，況且此乃國家百年基業的大事，誰敢貿然反對？因此均肅穆不語。

伍子胥心中亦暗喜道：「鬼谷子果然神機莫測，妙點潛龍大穴，王陵移葬於此，必可令吳王伐楚之心更堅，伍某人助吳滅楚報父仇的大計可遂矣！」

伍子胥向吳王闔閭拱手道：「主上洪福齊天，得此潛龍大穴，吳國國運必可保百年不衰矣！」

眾大臣見伍子胥道賀，不敢怠慢，亦紛紛向吳王闔閭祝頌，頓時響起一片頌揚聲音，嗡嗡不絕。

吳王闔閭當下更不猶豫，向鬼谷子道：「少俠以爲，何時可移葬王陵於此？」

鬼谷子微微笑道：「恭喜吳王，一連三日，皆黃道吉日，大可動工移葬。」

吳王闔閭一聽，立刻向負責工部的大臣下旨道：「事不宜遲，卿家即返姑蘇，率工部巧匠，立刻上靈巖山王陵峰，挖起列祖列宗遺骸，以王室金塔盛載，速運來此！不得有誤！」

負責工部的大臣立刻領旨，飛快的策馬下山去了。

吳王闔閭又向宮侍衛官下令道：「即於此地佈置行宮，寡人決留此以待王陵移葬！」

王宮侍衛官領令，立刻去佈置帳幕、食物、守衛去了。王者之令如山如海，力量宏大，不消半日，虎形山上，便已佈置出一座行宮來，雖然是以帳幕爲屋，但各樣王室用具食物齊全，足供吳王闔閭及朝中大臣食住半月有餘。

不久，盛載王陵峰吳王列祖列宗的遺骸金塔，亦已運上虎形山來，虎形山上的工匠，亦已在那腹地正中，按鬼谷子所勘的地形，掘出一個頗寬廣的大穴，四面也築起墓基，僅留下北面的墓穴入口，以便安放金塔。

在吳王闔閭上虎形山的第三日，時值中午時分，鬼谷子見萬事妥當，便向工匠下令道：「座北向南，速放金塔入墓！」

工匠立刻遵令放入金塔，金塔座南朝北，一絲不苟。然後便去封土，豎碑等最後工作，不一會，一座寬近十丈，墓碑高聳的王陵便已在虎形山腹地正中聳立起來，墓碑上龍飛鳳舞，由鬼谷子手書：「大吳王陵」四字。

鬼谷子又高聲道：「上香叩拜列祖列宗！」

吳王闔閭當即率朝中大臣，包括伍子胥等，跪於「大吳王陵」墓碑前面叩拜起來。

鬼谷子又高聲喝道：「一拜乾，二拜坤，三拜時，乾坤時三體交匯，潛龍速現，祖宗龍脈，蔭庇後人！國運昌盛，基業永固……誠心禱頌！」

一時間，「大吳王陵」四周香煙繚繞，禱頌聲嗡嗡不絕。

就在此時，「大吳王陵」墓正中，忽爾有白煙絲絲冒出，白煙越來越多，越來越濃，聚而不散，與四周的香煙匯合，忽然向前面跪拜的吳國君臣飄來。

白煙似有靈性，在吳國君臣四周飄旋一匝，竟越過衆人頭頂，逕直的向吳王闔閭頂部飄來，忽然把吳王闔閭的頭頂罩住了。

此時朝臣中突然有人悄聲驚呼道：「啊！主上頭頂，有一頭白虎高踞於上……」

衆人循聲一看，果見白煙在吳王闔閭頭頂，凝成一頭虎狀，昂頭舞爪，氣勢軒昂！一會後，白虎狀煙雲這才緩緩散去。

好一會，直到鬼谷子示意跪拜大禮已畢，吳王闔閭終於從迷茫狀態中站起來，朝中大臣這才如夢初醒的向吳王闔閭晉賀道：「恭喜主上！主上洪福齊天！剛才白虎現形，氣宇軒昂，此乃國運興隆，基業永固之萬世吉兆！」

吳王闔閭似仍處在迷惑之中，對剛才的事茫然不知，他對衆大臣的朝賀，竟然一反常態，不像昔日的喜怒形於色，僅淡淡的沉聲道：「國運興隆，三分靠天運，七分靠人和，民心之向背，才是一國之本，立國之基！」

朝中大臣，包括伍子胥等，心中均不由一怔，暗道：怎的「大吳王陵」甫落成，便有白

虎現形，吳王的性情也變得更沉穩了？

鬼谷子此時卻欣然一笑，他知道吳王闔閭已開始承納祖宗龍脈了！這一座潛龍大穴果然非同小可！他向吳王闔閭含笑道：「吳王祖宗已居龍穴，龍脈之宏力，必可蔭庇造福子孫！再以根基爲本，則吳國國運興隆指日可待矣！」

吳王闔閭欣然道：「不錯，多謝鬼谷先生提點，治國須以民爲本，寡人當銘記於心！」

吳王闔閭征戰半生，乃一代豪雄，在他口中稱爲「先生」的人，鬼谷子算是第一人了！

吳王闔閭一頓，又道：「請教鬼谷先生，大吳祖宗王陵，是何龍穴？」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龍穴名稱，不外以形喝形，大吳王陵既有白虎現形，便稱爲白虎龍穴吧！」

朝中大臣一聽，均向吳王闔閭賀道：「王上洪福，得此白虎龍穴！」

吳王闔閭淡淡一笑，並無狂喜之相，他的胸臆似已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境界了。不過自此之後，大吳王陵也就叫「虎丘」了，而且其名歷經數十年，一直留傳至今，鬼谷先生的名字，亦因而震驚世人。

伍子胥一直默默無言，仔細察看吳王闔閭的神色，到這時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鬼谷子所點的這座白虎龍穴，果然非同小可，甫葬不久，便有白虎聚形吳王頂上，吳王的性情也似突變，未知他的伐楚雄心，是否更堅決了？若然不是，那伍子胥為報父仇滅楚大計，豈非半途夭折了？

伍子胥心念急轉，終忍不住試探吳王闔閭道：「恭喜王上！得此白虎龍穴，當令國威大振，伐楚稱霸列國大業，必馬到功成矣！」

不料吳王闔閭一反常態，沉吟半晌，才穩重的道：「不然，伍大夫，目下吳國國力，尚未足大舉伐楚，因此宜廣積糧，穩基業、緩稱霸，此乃目下吳國治國之大策也！」

伍子胥聞言心中不由涼了半截，猶如一盆冷水兜頭澆下，怔怔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鬼谷子卻欣然微笑道：「恭喜吳王，廣積糧，穩基業、緩稱霸，的確不失為治國良策，吳王但以此為治國大旨，吳國國運必可日漸興旺矣！」

伍子胥一聽，不由暗地咬牙，心道：這鬼谷子雖然神機妙算，亦誠心匡助吳國，但因此一來，我伍某人的滅楚復仇大計，便付諸流水矣！伍子胥這般轉念，便不由暗恨鬼谷子，後悔把他向吳王闔閭引薦，以致壞了自己的大事！

就在此時，正當鬼谷子欣然之際，東南面鑄劍峰方向，忽地衝起紅光一道，紅光劃過天際，直向白虎丘這面射來，四野嘯嘯的一陣刺耳悲鳴。

鬼谷子心頭猛地一震，他立刻袖占一課，得「乾」卦：潛龍，勿用，鬼谷子臉色不由倏的發白，暗道：此卦乃大兇之兆，當指試圖轉乾坤天機之舉已然慘敗，就算尋著大地潛龍，也決不宜輕舉妄動！按此卦推斷，則是為干將之事，身入吳國，欲以尋龍大法，逆轉天機之舉，已呈敗象，不但干將生命不保，而且參與逆轉天機之人，亦必遭受天機的慘酷磨折！

鬼谷子畢竟初次出道，江湖閱歷尚淺，乍逢此變，心頭大駭，便欲向吳王闔閭追問鑄劍師干將的安危。

鬼谷子尚未及開口發話，心中忽然一陣劇痛，哇的一聲，立時噴出一口鮮血，緩緩的跌坐地上，顯然已受了極重的內傷。

吳王闔閭一見，大為關切，忙趨前俯身探問道：「鬼谷先生！怎的了？為何會忽然受傷？寡人這便立刻傳御醫替你診治！」

鬼谷子心胸劇痛，口不能言，但吳王闔閭的話尚聽得清楚，心道：此時我的內力全失，就算是天下一等一的神醫，亦醫不了天機的慘酷磨折了……他無奈只好緩緩的搖了搖頭。

吳王闔閭及朝中大臣均不明所以，急得亂作一團。伍子胥忍聲不語，他倒隱隱的瞧破了其中的緣由，暗道：鬼谷子必定為尋點這座白虎龍穴，勞盡心血，因而受了極重的內傷了！他幾番欲出手以真氣替鬼谷子療傷，但猛地憶起鬼谷子匡助吳國，於他自己的滅楚復仇大計是一大障礙，便默不作聲了。

白虎丘上，眾君臣喧嚷了一會，均無計可施，吳王闔閭急得連連頓足道：「鬼谷先生連

日辛勞，爲寡人的國運出力，以致積勞成疾，他若有三長兩短，教寡人如何心安？」

就在此時，御前侍衛官飛奔而至，神色倉皇的向吳王闔閭稟道：「主上……太子夫差的兵馬，忽然把白虎丘四周包圍了，未知其用意如何？請主上定奪！」

吳王闔閭一聽，臉上神色一變，立刻沉聲道：「衆卿家不必驚惶！快傳太子前來！」

侍衛官領令，正欲離去，此時一位金甲漢子，手執一柄寒氣逼人的利劍，疾如電閃的飛奔而來，伍子胥目力奇佳，一眼便發覺此人正是太子夫差！伍子胥心中不由一震，暗道太子莫非要逼宮作反麼？

吳王闔閭也看清來人是太子夫差，臉色不由一沉，低喝一聲道：「夫差，寡人在此，你來此何幹？」

太子夫差不答，如飛掠至，一眼發現坐在地上的鬼谷子，一言不發，挺劍便向鬼谷子刺去，竟欲立置他於死地！

吳王闔閭一見，猛吃一驚，疾跨一步，擋在鬼谷子前面，以身相護，怒喝說：「夫差！不得亂來！鬼谷先生有功於吳國，更有寡人賜與的免死金牌，就算有天大之罪，亦須赦免！」

太子夫差不答，咬牙繞過吳王闔閭，挺劍又向鬼谷子刺去，鬼谷子此時竟一動不動，毫無反擊甚至毫無逃避之力，眼看夫差這一劍刺下，鬼谷子便十條生命也完了！

幸而吳王闔閭猛抽佩劍，把夫差的劍橫架住了，鬼谷子才逃過立成劍下鬼之危，但吳王闔閭的佩劍甫觸夫差的劍，立刻攔腰被削斷了！闔閭神色不由一變，因爲他的佩劍亦出自鑄

劍高手歐治子之手，名叫太阿劍，削鐵如泥，鋒利無比，不料竟抵不住夫差劍輕輕的一觸！

吳王闔閭大怒，喝道：「伍大夫，替寡人把夫差拿下了！」

伍子胥卻不肯出手，肅然道：「臣不敢以下犯上。」

吳王闔閭怒道：「甚麼以下犯上？此乃寡人之命！鬼谷先生是你請來的，難道你忍心坐視他立斃於劍下麼！」

不料伍子胥依然不肯出手，吳王闔閭不由歎了口氣，突地搶前去，伸開雙臂，抱住夫差，令他不敢妄動，後腿飛起，把鬼谷子推送出十幾丈遠，沉聲道：「鬼谷先生快逃！寡人治子無方，不能維護於你，但也決不容你在寡人免死金牌下死去！你快逃吧！容後再作打算！」

夫差被父王死命抱住，他到底不敢向闔閭動粗，無奈停住腳步，氣得大叫說：「父王！你今日不殺鬼谷子，他日必然後悔……」

鬼谷子被吳王一腳踢送出十幾丈遠，欲逃也無力站起，眼見夫差稍停又執劍衝來，心道：我鬼谷子今日被天機慘懲，莫非眞要命喪劍下麼？罷了！我好歹也是師傅老子的徒弟，便死也莫折了師傅老人的名頭！

他這般轉念，便猛地咬咬牙，決然向身側不遠的深谷滾去，夫差掙脫吳王的熊抱，挺劍堪堪刺到鬼谷子時，鬼谷子已決然的向萬丈深谷橫身滾了下去……

夫差持劍向深谷一望，已不見鬼谷子的影蹤，料定任何人跌落如此深谷，必定粉身碎骨，萬無倖理，這才嘿嘿一聲冷笑，走了回來。

夫差大步走到吳王闔閭面前，吳王闔閭已氣得臉色鐵青，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夫差忽地在吳王闔閭身前跪下，雙手捧上他手執的利劍，道：「此乃千古神劍，請父王過目驗看！」

吳王闔閭定了定神，這才向夫差手上的劍定睛一看，他一看之下，立刻看到另一個驚怒交集的自己，那是從劍本身的寒光中反射回來的影像，一股無形的劍氣亦淙淙的射入他的心胸，他不由渾身一熱，片刻前已變得沉穩的心緒竟立刻浮蕩起來，但覺心中有一股強烈的衝動，非要立刻躍馬揮刀，直搗楚國都城不可！他因此而記起太子夫差是天下第一勇士，若要伐楚，非要靠他的神勇殺敵不可！

吳王闔閭乍睹夫差呈上的劍器，心念竟急促百變，因此便連剛才對太子夫差的憤怒也忘記了！他喃喃的連聲道：「好劍！好劍！當眞是天下第一劍！夫差，這劍有名稱麼？」

夫差沉聲道：「有！父王！這便是天下第一劍干將！」

闔閭連聲道：「天下第一劍干將，好！干將天下第一劍……這是干將獻上來的寶劍？」

夫差沉聲道：「是！父王，是干將所鑄的天下第一劍！」

直到此時，被干將的劍氣所震懾的闔閭，才從迷茫中清醒了一半，他吃驚的眨了眨眼，道：「既然是干將鑄出的劍，爲甚以干將命名？他日再鑄出寶劍，又以何名字命名？」

夫差傲然一笑道：「不！父王！干將劍是天下第一劍，決不可能再有第二柄出現了！」

吳王闔閭吃驚道：「爲甚麼？」

夫差沉聲道：「因爲鑄出天下第一劍的人，已在這世上消失，因此今後決不會再有第一

劍出現了！」

吳王闔閭這才猛然醒悟，急道：「你！你把干將怎樣了？」

夫差微一咬牙道：「爲保存天下第一劍名號，爲了震懾天下強敵，爲了吳國的霸業，干將不得不從世上消失掉！」

闔閭吃了一驚道：「夫差！你把干將殺了……該死，你教父王日後如何向鬼谷先生交代？寡人曾親口答應不去加害干將呵！」

夫差此時一躍而起，沉聲道：「父王！不但干將不能存於世上，就連這位鬼谷先生亦不可保存……此乃爲吳國的利益著想！」

闔閭吃驚的喃喃道：「爲甚麼？鬼谷先生有功於吳國，怎可把他殺了？這不教天下人寒心嗎？」

夫差嘿嘿一笑道：「鬼谷子有鬼神莫測之能，而且此人心性如閒雲野鶴，絕不會甘心久棲吳國；他今日可以替父王點潛龍大穴，難保他日後不去助楚越等仇敵之國，敵強則我弱，我強則敵弱，爲杜絕後患，鬼谷子無論如何也不可容他再存於世上！此乃爲吳國國勢強盛，早日稱霸列國的大業著想！請父王明察！」

吳王闔閭一聽，心中也不由一陣浮動，心道：夫差之言也並非全無道理，若要稱霸列國，豈能任由鬼谷先生如此能人反爲助敵？再說此人連黃金萬兩也絕不動心，根本無法收爲己用，既然如此，他留在世上，始終是吳國的一大隱患啊！

伍子胥一直默不作聲，此時見狀，立刻向闔閭道：「主上！為吳國滅楚克越稱霸列國大計著想，太子殿下所言不錯，鬼谷子和干將的確不宜再存於世上！主上明鑑。」伍子胥雖然佩服鬼谷子的神技，但他已斷定鬼谷子是他滅楚復仇心願的障礙，就算太子夫差不出手，他也會伺機下手把他除掉。

伍子胥是吳王闔閭的心腹愛將，此時眼見連他亦附和夫差之議，他也再無話可說，心道：鬼谷子呵鬼谷子，你可莫怪寡人無情無義，你要怪的便怪寡人也為時勢所逼，也怪你脾性古怪，不肯為寡人所用吧了！

當下吳王闔閭默默的把手一擺，示意此事就如此了結，然後，便與衆大臣回駕返宮，準備大舉伐楚了。

· · · ·

鬼谷子耳邊只聞嘯嘯風響，任由身軀急促的向白虎丘深谷墮下去。

他乍睹鑄劍鋒方向紅光射起，心頭劇痛；接而又見夫差手中的劍器，知是干將夫婦所鑄的神劍，暗道干將必定已遭殺身之禍了！

鬼谷子這一判斷，立時心灰意冷，暗道：枉我鬼谷子身負「尋龍乾坤訣」絕學，欲以此救助天下可憐人，豈料甫一出道，便救人不成，反送了人家生命，哎，怪道師傅老子道堅則毀，銳則挫矣，看來我鬼谷子竟連師傅老子半分的「無爲神功」也學不到！

他自怨自艾，心頭劇痛，內力全失，滾落深谷，竟心灰意冷，任由身軀向下面的無底深淵墜去，一心只求速死，心道這或許便是師傅老子「無爲神功」的精髓吧？

寒風刮面，嘯嘯破空聲不絕於耳，鬼谷子一心求死，不作任何掙扎，心境平靜如水，但見谷中雲霧縹緲，猶如置身於太虛幻境。

鬼谷子心性玄幻，他此時忽作奇想，暗道：「神仙的騰雲駕霧，或許便如此吧？這豈非有趣極了？」他這般思忖，心境更覺平靜，但感假如就這般死去，倒也沒有甚麼痛苦，反而輕鬆極了！他因此更屏息靜氣，仔細領略起這騰雲駕霧去死的樂趣。

說也玄妙，鬼谷子越是心境平靜，不作任何掙扎，呼吸之間，自然入多出少，體內的空氣越發充盈，隱隱生出一種升浮力，他下墮的速度反而漸漸減緩了，到後來，簡直就有如長了翅膀，緩緩的向下滑翔。

鬼谷子但覺有趣極了，不過他並不知道，他於此生死玄關，誤打誤撞，也因他本性的玄幻，已達至老子李耳「無爲神功」的「無形有形——以氣御體」絕頂境界。

原來老子李耳本來是「北海之鯤」，這「鯤」之大，不知有幾千里；每到冬季，當海潮運轉，「鯤」就會變成「鵬」，「鵬」翅的寬，也不知有幾千里；每到秋冬之交，「鵬」就

煽著巨翅膀，鼓起猛烈的颶風，從北海遷到南海去居宿。

老子李耳挾此威猛無比的雄勁降世，但覺世上已無任何力量可以抵禦如此威力，無敵最寂寞，因此而悟化出「無藏而有餘，無作而大巧，堅則毀，銳則挫」的「大無爲神功」，而「無生無死，以氣御體」則是「大無爲神功」的絕頂境界。

鬼谷子的心性玄幻，根基奇特，老子李耳並沒向他傳授「大無爲神功」，只道「大無爲神功」是他處於「無敵最寂寞」的絕境時悟化的，因此只有處於最絕望之境地時，才能領略「大無爲神功」的精髓，老子李耳的原意是要鬼谷子「尋龍乾坤訣」無敵於天下時，才進而領悟「大無爲神功」的要旨及精華，因爲這是老子李耳自己曾歷經的修練途逕。

不料鬼谷子心性玄幻，根基奇特，研學修練別具一格，他的「尋龍乾坤訣」絕學已是無敵於天下，爲報一飯之恩，竟膽大任性，試圖逆反天機，逆反不成，反遭天機慘酷磨折，不但苦練「乾坤訣」的內力盡失，自身更陷入生死兩難的絕境，卻因此而一下子悟化出「大無爲神功」中「無生無死，以氣御體」的絕頂境界，此點竟連他的師傅老子李耳亦始料不及。

鬼谷子身處深谷下墮虛空，他的「有形內力」雖然盡失，但「無形之力」卻油然頓生，身軀蓄氣，輕如燕子，又如鴻毛隨風飄蕩，此時休說深谷摔他不死，就算身處虛空，亦可片刻凝住不動，只是他仍不知自己已達此境界罷了。

鬼谷子心無雜念，一意享受求死的樂趣，他的雙眼微睜，但見上面的天空越來越小，最後簡直有如一線之天了，此時他身後忽然觸著一層軟綿綿的東西，身子忽然就如躺在一張厚

毛毯上面。

鬼谷子躺在上面，半晌不動，正在享受的「求死樂趣」，忽然沒有落下去，鬼谷子這才明白，自己並沒有死去，因爲他忽然覺得肚子餓了，肚子有餓的感覺，便決非死人或者神仙；神仙或死人又怎會吃人間煙火？不必吃人間煙火，又怎會有肚子餓的感覺？

鬼谷子玄幻的心性一動，他的念頭便也玄幻起來。

他伸手向身下一摸，原來是一層厚厚的樹葉，樹葉不知有多深也不知有多厚，顯然這深谷的存在，也不知有多少年月多少日子了！

鬼谷子不由啞然失笑，暗道：樹葉呵樹葉，你好心救我鬼谷子一命，可知卻壞了我那美好的「求死樂趣」？這豈非又氣又恨嗎？

鬼谷子這般轉念，果然便爬了起來，先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又再恨恨的踏上三踏。

鬼谷子無意中一踏之下，不料卻恰恰施展出「大無爲神功」的「有形變無形、無形實有形」的絕頂招式，此招甫出，上可驚天，下可動地，威力之大，簡直不可思議。

但見鬼谷子一踏之下，腳底似乎碰著甚麼硬物，身子卻不由自主騰空而起，高逾十丈，眞的是「一飛衝天」之勢，他落下時，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剛才碰著的不知是甚麼東西？

他連忙撥開腳底的厚葉，不知撥了多久，也不知撥了多厚，當撥開最後一層樹葉時，他不由一陣發怔，心道：原來是一塊不值一文錢的石板。

石板好像是銹黑色，顯然已不知有多久歲月了，鬼谷子拿樹葉擦淨石板的黑銹，卻又不

禁一怔，原來石板上刻有一個大八卦，大八卦旁邊更有一行蝌蚪文字，蝌蚪文字道：…於是八卦演行，乾化爲坤，坤化爲震，震驚潛龍，龍氣四溢，上升而化爲火龍，下聚而爲地龍，火龍高踞於峰上，地龍潛伏於深淵，火龍欲燒地龍，地龍深潛於地中，默然久潛而不動，震變爲兌，兌變爲乾，則地龍一躍而衝天，火龍勢盡而歸地，循環一周，是爲三變。下面又有一行小蝌蚪文字道：天地初開日，伏羲畫卦時。稀奇古怪，莫名其妙。

但鬼谷子恰好是此道中人，他的「乾坤訣」內力雖失，但其中的招式、絕學卻仍深印腦中，他以「尋龍訣」略一對證，心中便豁然而悟。暗道：這伏羲氏必定是那位畫八卦的奇人伏羲了！他此文中的含義，似乎是暗兆白虎山丘及此深谷的玄妙運命！

鬼谷子又往下推想道：…「震驚潛龍」，乃指潛龍遇「震」，於是「上升而化火龍」，「下聚而爲地龍」，上升者豈非白虎丘上面的龍穴？下聚者則依然潛伏於此深谷中。「火龍欲燒地龍，地龍深潛於地中，默然久潛而不動，震變爲兌，兌變爲乾，則地一躍而衝天，火龍勢盡而歸地」這一段，則是暗指白虎丘上面的火龍，與深谷中的地龍，必定相生相剋，相互循環往復！哎，其中已隱含許多慘酷仇殺了！

鬼谷子歎了口氣，他雖然已隱隱發覺，此谷必定潛有一處驚天地龍穴，誰得了這座地龍穴，誰就可以最終剋制白虎丘上面的「白虎火龍穴」，但他對人世間的仇殺本就極之討厭，此時身陷絕谷，也不知自己能活到何時，因此對這種「相生相剋」的龍穴也忽然討厭起來，他把樹葉重新掃下去，遮住這塊「伏羲之石」，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說是走出去，其實也不過是走出他落下的那段窄谷，他走出窄谷，眼前不由一亮，原來前面是一座大樹林，而且分明是果樹林，上面結滿了無數奇形怪狀的果子。

鬼谷子肚子正餓得發慌，連忙向果林走去，走到果林前面，忽然又停住了腳，暗道在鑄劍峰上，肚餓引出了「一飯之恩」，導致自己去「逆反天機」，逆反不成，自己亦慘受磨折，這一次肚餓，會不會又引出另一個「一果之恩」來了？

鬼谷子心性玄幻，他這般轉念，便不敢走上前去摘果子吃了，他也不知這果林長在深谷之中，到底有沒有主人栽種？是否能吃的果子？

鬼谷子呆了片刻，肚子響得越發厲害了，他到底忍耐不住，忽然失笑道：「鬼谷子呵鬼谷子！你何太痴也？眼下你也不知能活得多久，根本無法走出絕谷，便就算眞有一果之恩，也無法圖報啦！怕甚麼？先吃飽了再說吧！」

鬼谷子爬上樹去，也不知這果子叫甚名堂，但見它狀如磨菇，香氣撲鼻，便以爲是好果子，他摘了十個八個，爬下樹來，想也不想便大嚼起來，不一會，便把一堆「磨菇果」吃光了。

吃飽了果子，鬼谷子便舒服多了，人一舒服就快活，人一快活便有許多胡思亂想，鬼谷子也突然胡思亂想起來，他眼前也忽然現出無數七彩的圖像，彩色圖像快速的變換著，令人目奪神搖。

鬼谷子忽爾看見身穿彩衣的師傅老子正向他招手，師傅老子的旁邊，更站著一位彩衣的

少女，七彩俏臉，美艷極了！

鬼谷子心中大喜，暗道見到師傅老子，就如尋著救星，憑師傅老子之能，必可令自己盡復內力，逃出深谷也絕非難事了！而且師傅身邊那少女必是師傅老子新收的女弟子，自己豈非有了一位說笑的師妹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也不管三七廿一，向師傅老子出現的那地方拔腿便狂奔過去，口中一面大叫道：「師傅老子！幸虧你來了，快來救徒兒鬼谷子……」

鬼谷子狂奔了一段路，但距師傅老子總隔了一段距離，他心中驚奇，又再狂奔一段路，漸而他也不知自己跑了多少路，跑到甚麼地方去了。他越跑眼前七彩圖像便越多，他的心情也越發興奮難抑，越發跑得快了，跑著跑著，他忽然碰上一團毛茸茸似猿似猴的怪物，向他齜牙咧嘴，似欲把他生噬！

鬼谷子大驚，心道：既然師傅老子在此，我鬼谷子也就不會死去了，而且被人猿撕碎來嚼，這滋味多難受！他連忙拔足狂奔，避開那怪物，跑了一會，忽然又見到那位彩色俏臉少女，鬼谷子不由狂喜的大叫道：「師妹……師傅在何處？快出來救你師兄鬼谷子！」

鬼谷子料定自己有救了，不由便樂得手舞足蹈，狂笑狂跳起來，他這一狂跳狂笑，便根本無法停下來，腦中那些彩色圖像也不見了，只剩一個念頭，跳、笑，直到七彩圖像再次出現！鬼谷子狂跳狂笑間，那似猿似猴的怪物忽地又閃電般的掠到，伸爪向鬼谷子一攫，鬼谷子但感心胸一陣劇痛，暗道：自己的胸膛必定已被這怪物撕開，再下去便是被牠捧著他的心

大嚼了！鬼谷子心中很絕望，忽然不跳也不笑了，他噗地摔倒，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尋庇護國　再逆天機

也不知過了多久，鬼谷子忽覺口中一甜，似乎又有果子進口，心中一喜連忙睜眼一瞧，原來送上嘴邊的並非果子，而是一個紅艷艷的小嘴唇，而且必定是少女的嘴唇，這嘴唇正把一口清甜的果汁，以嘴運氣，送進他的咽喉中去！

鬼谷子一驚一羞又一喜，他連忙把嘴挪開，臉孔脹紅得低叫道：「啊！師妹，你餵我吃果子嗎？這工作不適合師妹妳做啊！還是請師傅老子他來吧！咦？我怎的連吃果子的力氣也沒了？」

「小嘴唇」一聽鬼谷子會動會說話了，立刻呼地移開了三尺，一聲又羞又喜的少女聲音立刻響了起來：「……啐！誰是你師妹了？你哪來的師傅老子？你這呆小子眞是……眞是呆得可笑極了！」說是可笑，但少女卻笑不出，因爲她的俏臉已羞紅了。

鬼谷子此時眞的呆了，他呆怔了好一會，才忽然想起，自己吃飽了那「磨菇果」，一會便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了，最後他但覺渾身虛脫，全身軟綿綿的，連一絲的力氣也沒有了，他才意識到自己要死去了……

鬼谷子喃喃道：「我……我不是死了？」

少女格格一笑道：「呆子！死了又怎會說話？會說話的又怎會是死人了？你剛才想必是

誤吃了那「幻影果」，才到處亂跑亂叫！幸虧猿爺爺發現了你，出手點了你的昏穴，再把你抱到我身邊，我嚼碎「實心果」，餵你吃果汁！哎喲，不說了，把你救醒了，你這呆子又來胡說八道，這不羞人嗎？」

鬼谷子忽然想起在迷幻中，曾見一頭似猿似猴的怪物，幾番欲挖他的心吃，不由大驚道：「你爺爺怎的不見了？剛才我見著一頭猿怪，欲挖我的心吃，你爺爺年紀老邁，走避不及，莫要被這怪物活生生吃了！」

就在此時，忽地呼的一聲，凌空落下一團毛茸茸的東西，似猿似猴，伸爪便欲抓鬼谷子！

鬼谷子大驚，連忙滾開避過，那猿猴不捨，閃電般撲上來，伸爪子摑鬼谷子的左頰，鬼谷子避得右頰，左頰又迎了上去，避得左頰，右頰又被狠狠打了一記耳光。

鬼谷子渾身無力，左滾右滾之下，再也無力閃避，無奈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倒學了那甚麼大聖人，被打左頰，不但不怒，反而把右頰也湊上去了！」

似猿似猴怪物伸爪又欲打，那少女格格大笑道：「猿爺爺！這呆子胡說八道，不知好歹，本該再摑十記嘴巴八記耳光，但他竟無力閃避，左頰被打又送上右頰，猿爺爺再打呵，倒成全他做了大聖人了！」

似猿似猴怪物一聽，見少女開懷大笑，便也樂得又跳又叫，就如鬼谷子吃了「幻影果」的模樣，倒把摑十記嘴巴八記耳光的樂子也忘記了。

鬼谷子勉強爬了起來，他望一眼似猿似猴怪物，又望一眼少女，但覺怪物怪得出奇，少

女卻美得令鮮花失色，不由喃喃的道：「…怪的怪得出奇，女的美得美極了，天！這莫非又是另一幕幻像嗎！」

少女瞪了鬼谷子一眼，道：「你又說甚麼瘋話了？你那幻影果的毒，已被實心果的藥性解了，誤入此谷之人，若吃了那幻影果，非要狂跳狂舞到力脫而死不肯罷休，普天下就只有這實心果的果汁可以解救！」

鬼谷子道：「那我身上的幻影果毒已解了？」

少女微咬咬牙，道：「猿爺爺本來欲給你吃實心果，但你又跳又叫，發狂之下，連猿爺爺也無法將實心果塞入你嘴已，他出手點了你的昏穴，你的嘴巴又緊緊閉上，猿爺爺束手無策，這才把你拖到我這兒來！我…我見你不似惡人，還是大娃兒一個，便用嘴嚼碎實心果，把果汁用嘴餵給你吃！哎喲！羞死人了！」少女說著，忽然醒悟鬼谷子是男子，而且看模樣比自己還年長些少，這嘴對嘴餵吃呵，被人見了，還不羞死人了嗎？

鬼谷子忽見少女俏臉飛紅，含羞欲笑的神態，竟把芙蓉芍藥也比下去了，心中不由想起鑄劍峰上，干將和莫邪夫妻恩愛的一幕，自己當時見了，亦曾忽發異想，若自己有干大嫂這麼一位親姐姐，那不知有多美妙！假如這少女是自己的親妹妹，也就美妙極了！鬼谷子心性本就玄幻，他吃了「幻影果」，又知少女以小嘴餵解藥給他吃，雖然幻影果的毒性已解了，但他的心似乎更玄幻了。

少女見鬼谷子痴痴的盯著自己，不由又羞又氣，啐道：「喂！呆子！你發甚麼呆？怎的

不說話了？我…我本來也不想救你，但在這絕谷中悶得慌了，才把你救了，誰知你竟然是啞巴！我惱起來，說不定又再餵你吃幻影果！等你又跳又叫，這才有趣啦！」

鬼谷子無奈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原本是想又跳又叫的，但肚子已再無東西，便欲跳欲叫也無能爲力了！」

少女格格一笑道：「你肚子餓了，怎不出聲？在這深谷，有我和猿爺爺在此，還愁沒東西吃？你跟我來吧！」

少女說著，轉身就走，似猿似猴怪物向鬼谷子扮了個鬼臉，也跟著走了。鬼谷子心中不由又笑又好氣，暗道：我鬼谷子堂堂老子李耳的徒弟，竟也要求這「嗟來之食」了！無奈也只好拔腿跟上前去。

少女在前面繞一片果林花樹轉了幾轉，鬼谷子眼前便忽地一亮，因爲他終於見到人世間才有的屋舍了。

那是一排兩間的木屋，一間很大，另一間卻很小，小得猶如一座獸居的籠子。

少女指了指那間籠子木屋，道：「那是猿爺爺住的。」少女言下之意，是指那間大的便是她的居處。

鬼谷子隨少女走進那間大木屋，但猿爺爺並沒有跟進，反而一晃身就不見了。

木屋內異常整潔，用具全是木製的，就連一點金屬的影子也沒有。鬼谷子不由暗奇道燒飯可不能用木具呵！如不燒飯，那少女每日吃甚麼？

鬼谷子思忖間，似猿似猴怪物——猿爺爺已呼地捲了進來，牠的手上捧了一大把不知名的東西，這東西奇形怪狀，有圓柱形、紡錘形、雞蛋形、四棱形、葫蘆形等，很大，顆顆大如蛋，色澤各異，赤、橙、黃、綠、青、藍、紫七彩俱有。

猿爺爺把「東西」扔在木桌上，向鬼谷子作了個「你不吃是你的損失」的怪臉，便又呼地跳了出去，也不知牠又去弄甚麼「東西」回來。

鬼谷子望著桌上的「東西」，不禁目瞪口呆，他雖然肚子咕咕作響，但決不敢動這「東西」，因爲他被那「幻影果」嚇怕了，直到此時，他仍有玄幻的感覺，不敢相信這絕谷中，竟有一頭怪物與一位美女併存！

少女見鬼谷子只呆呆的盯著桌上的「東西」，卻不動手，不由奇道：「你不是肚子餓嗎？你怎麼不吃？」

鬼谷子咧嘴苦笑道：「我肚子的確餓得很，但見了這些七彩果，我便沒任何胃口了！」

少女想了想，隨即失笑道：「你這呆子，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想必是被那幻影果嚇怕了！但你只管放心吃，我擔保你一定會吃，也不得不吃！」

鬼谷子奇道：「爲甚麼？」

少女忽然歎了口氣，道：「因爲我已整整吃十年了！十年來若非這些，我只怕早就餓死了！這絕谷中果子雖多，能吃的卻僅有幾種，這果子是其中最好的一種。」

鬼谷子道：「這果子叫甚麼名堂？」

少女道：「我也不知道，是猿爺爺每日摘給我吃的，我覺得味道類似棗子，但形狀怪異，似棗非棗，只好稱它爲奇棗子。這奇棗子甚奇，味道有苦有甜，心苦之時吃著便甜；心甜之時吃著便苦；但極可充飢，吃一顆可抵一個時辰，一日吃十二顆也就足夠了，切莫多吃，多吃一顆，必定肚子痛足一個時辰，不多不少，靈驗得很！」

鬼谷子聞言望一眼桌上，果見只有十六顆，暗道眼下按上面的日影算，應該是中時了，到明早辰時，恰恰是八個時辰，每人吃八顆，也就可以頂到明早辰時了，這棗子果然奇妙！

鬼谷子也不再猶豫，伸手拿起一顆紡錘形的，放進嘴裏就嚼，但覺肉汁豐厚，味道極甜，吃完一顆，肚子果然再無飢餓的感覺。他雖然想再吃，但想起少女的話，怕肚子眞的痛上一個時辰，便不敢再吃了。

少女睨了鬼谷子一眼，見他很享受的模樣，便輕輕的歎了口氣，道：「味道如何？必定很甜了？是嗎？」

鬼谷子點點頭道：「是呀！的確很甜，你怎麼知道？」

少女道：「你眼中充滿思緒，心中必定很苦，這棗子的味道自然是極甜了！你初落此絕谷，尚未習慣，這也難怪，日後慢慢你就覺得安心，心中一甜，這棗子的味道也就變苦了！」

鬼谷子不由一怔，心想：這棗子難道也學了那「尋龍乾坤訣」中的相心術麼？不然爲其如此知心？如此靈驗？他的內力雖然盡失，但「尋龍乾坤訣」的招式口訣卻還深印腦中，暗道：就算以「尋龍乾坤訣」去相察，也須「望、聞、問、切」，怎比得上這「奇棗子」如此

奇靈？

鬼谷子這般思忖，不由動了欲知少女底細的意念，他甫出道時內力充沛，目力所及，心思如電，一眼便可察知世人的吉兇禍福，但此時內力盡失，相人察運，竟要花上數倍的時間，他望著少女的俏臉兒，竟似世間的登徒子似的呆了。

少女見他痴痴呆呆的盯著自己看，俏臉兒初是一紅，似有欣然的感覺，但見他久久不言不動，眼珠只盯著自己，便又一羞，俏臉飛紅，接而又一怒，道：「呆子！你見了女孩子，便這麼痴痴呆呆嗎？」

鬼谷子並沒收回目光，依然盯著少女的俏臉看，少女又羞又氣，幾番欲伸手摑他的耳光，但見他對自己一副心神俱往的模樣，心中又不由一甜，這耳光便摑不下去了。

鬼谷子忽然歎了口氣，充滿同情的道：「你的父母必定是雙亡，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啊！」

少女一聽，不由猛吃一驚，本來柔情似水的眼波，忽地射出寒光，盯著鬼谷子，好一會方道：「你！你怎麼知道？你是吳國那奸太子派來追殺我的麼？哼哼，憑你也配？」

鬼谷子一怔道：「吳國奸太子是誰？」

少女咬牙恨道：「除了奸太子夫差，當世還有誰如此兇暴！殺了我爹娘不算，還要斬草除根，派人下絕谷殺我！」

鬼谷子忙道：「那夫差爲甚麼殺妳爹娘？」

少女咬牙道：「我！我一家本是越國子民，吳國攻越時，那奸太子夫差見娘親貌美，便

把我一家擄去了，娘親不肯被那奸太子夫差淫辱，夫差惱羞成怒，把我爹爹和娘親殺死，在被殺之前，爹爹拼死把我拋落絕谷，大叫一聲道：「女兒啊，你的生死只好由天定啦！妳若僥倖撿回一命，日後替爹娘把夫差這惡人殺了！」我當時僅得六歲，但爹爹被殺前那話，這一生一世我也記得的！」

少女說著，眼圈一紅，竟泫然欲淚。鬼谷子一見，嚇了一跳，情急之下，他也忘了自己內力盡失，根本連一位草野村夫也不如，連忙搖頭擺手道：「莫哭！莫哭！我鬼谷子發誓，定必替妳殺了夫差便了！哎喲，不好！」鬼谷子忽驚叫一聲，原來他情急之下，衝口而出，猛地想起他因報干將夫婦的「一飯之恩」，弄到今日生死兩難的地步，如今這一口承諾，豈非爲了這「一果之恩」，又惹出另一場大禍嗎？

少女一聽，先是一喜，接而又怒道：「殺與不殺，我可沒勉強你，有甚麼好不好的！」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我這不好，並非殺夫差不好，而是我自己不好。」

少女道：「你有甚麼不好？」

鬼谷子道：「其實我的遭遇也並不比妳好多少，我的爹娘雖然並非被人殺害，但我卻同樣是被夫差逼落這絕谷中來，眼下身陷絕境，生死兩難，甚麼也不能做了，這不是很不好嗎？」

少女怔了怔，這才醒起這呆子根本毫無武功，簡直比草野村夫也不如，憑他，休說殺人，只怕連一隻兔子也把他嚇倒了！想到此少女又不禁噗嗤一笑道：「聽你那說話的口氣，我還

以爲你是當世絕頂高手啦！我倒忘了，你連一隻兔子也追趕不到，又怎會做奸細？怎能去殺人？哎，你被夫差逼落此地，保得生命已是萬幸之極了！還說甚麼去替我把夫差殺了！」

鬼谷子被少女嬌野的一笑，心中不但不氣，反而很感謝她的體諒，也更同情她的遭遇，他忽然想起甚麼，便好奇的道：「你當時掉下絕谷，爲甚麼竟可保存生命？」

少女道：「我當時也不曉得甚麼是生，甚麼是死，但知道爹娘不見了，便放聲大哭，根本不知自己已身懸虛空，掉落絕谷！只感到臉被冷風刮得刺痛，哭得更厲害了！哭著，哭著，我只覺四肢已被撕開了，然後便甚麼也不知道了！」少女說起當日的慘況，眼圈又紅了。

鬼谷子忙道：「後來又怎樣？」

少女幽幽的歎了口氣道：「後來我忽然又哭了，睜眼一看，原來自己被一頭似猿似猴的怪物抱在懷中，牠正用毛茸茸的尖嘴餵果汁我喝，那果汁的味道甜極了，我喝了幾口便醒過來了！牠把我抱到這地方，我才見到這兒早就有兩木屋了！後來牠每日摘這種甜果子給我吃，我每日吃十二顆便不餓，牠又開始教我練功夫，用的東西很奇怪，只是一根帶葉的竹枝，但牠運動起來，竟把一棵巨樹也劈倒了！起初我很驚奇，但跟著練了十年之後，嘿嘿，到你掉下這兒的七天前，我也可以用竹枝把巨樹劈倒了！直到此時，我吃這奇棗兒，才忽然覺得味道變苦了！」

少女說到此處，俏目中忽然射出一縷湛藍的寒光！

鬼谷子忙道：「爲甚麼？」

少女目中寒光湛湛道：「因為到這時，我相信自己已足以把夫差這奸賊的人頭斬下了！我終於可報爹娘的血海深仇了！嘿嘿！」少女忽地一聲冷笑。

鬼谷子接口道：「妳報仇有望，心中喜悅，喜悅便即心甜，心甜這奇棗子的味道自然變苦了！」

少女一聽，格格一笑道：「好啊！你這呆子有時也很聰明啊！對了，你怎會知道我的父母已雙亡？」

鬼谷子與少女說著話，心情也漸漸變好了，他但覺得，人到絕境也並非絕望，人不絕望，自然便會尋著希望！他不由微微一笑道：「幸而我學過一點察人觀相的微末技倆，因此這很簡單不過，你額上日月兩角皆呈白氣，日月角白父母雙亡，因此一望便知端詳矣。」鬼谷子此時說話的語氣，已漸漸恢復甫出道的鬼谷子了。

少女驚喜的眨了眨眼，盯著鬼谷子道：「你！你還知道甚麼？」

鬼谷子想了想，又朗聲道：「妳爹娘只得一女，妳是爹娘的唯一血脈，妳姓箍名丹，乃越國西湖人氏，是嗎？」

少女一聽，不由騰地跳了起來，突伸右手，纖指如爪，向鬼谷子的咽喉戳去。鬼谷子若內力未失，這一抓雖然快如閃電，凌厲之極，但他若要避開，還是從容之極，可惜他此時內力全失，空有「乾坤訣」的招式，卻丁點也使不出來，這一抓而至，他根本無法閃避，也無法還擊，唯有閉目等死。

鬼谷子不動，少女這一抓便驀地停住，因爲她終於相信，鬼谷子眞的毫無武功根基，絕無可能是奸賊夫差的爪牙，這奪命的一爪，便無法抓下去了。

「你…你爲甚麼不躲避？」少女喃喃的道。

鬼谷子苦笑道：「我根本避不了，既然如此，爲甚麼還要白費力氣？而且我也知道妳殺的是夫差的爪牙，並非眞的殺我，我既然絕非夫差的爪牙，我爲甚麼要避？」

少女歎了口氣，道：「我相信你並非吳國的奸細了！但你爲甚麼連我的姓名也知道？」

鬼谷子苦笑道：「妳目下父母雙亡，即頭上戴雙孝草帽，心中思憶雙親，亦即心中有兩人，合起來豈非一個笠字麼？又妳嘴唇鮮紅如火焰，暗隱一個丹字，合起來便是『笠丹』兩字了。」

少女——笠丹喃喃道：「那…那你怎知道我是越國西湖人氏？」

鬼谷子微笑道：「越國之屬乃笠姑娘妳自報，夫差眼高於頂，他看得上的美女必定絕色，妳娘親不幸被夫差看上了，自然美絕之極，西湖自古多美女，據此便可推斷矣！而且…」鬼谷子忽然欲言又止。

笠丹道：「而且什麼？你快說！」

鬼谷子無奈道：「笠姑娘妳也美之極了，除了越國西湖，普天下簡直再無如此絕色！」

笠丹俏臉一紅，欲羞猶喜的啐道：「你這呆子，神算倒還厲害，但油腔滑調，不怕本姑娘把你殺了？對了，你到底叫甚麼名字？」

鬼谷子見笠丹嬌得很討人歡喜，不知怎的，便不忍再隱瞞自己的來歷，他呵呵一笑道：「說出來你也沒聽過，我姓鬼名谷子，你覺得奇怪嗎？」

笠丹淡然一笑道：「你說自己叫鬼谷子，便是鬼谷子了，有甚麼奇怪的！」

鬼谷子忍不住道：「那我的師傅叫老子李耳，你奇不奇怪？」

笠丹一聽，俏眼登時瞪圓了！她如見鬼怪似的盯著鬼谷子，瞧了又瞧，好一會才喃喃的道：「我兒時便聽爹爹說過，老子李耳乃當世活神仙，誰得他相助，誰就可以稱霸列國了！你這呆子，竟自稱是他的徒兒？你…必定是幻影果的毒性未清，弄昏頭了！」

鬼谷子一報師傅老子的名頭，果然就把笠丹弄得呆了，鬼谷子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師傅老子的徒兒有甚麼了不起？甫一出道，便落到如此生死兩難的境地！

鬼谷子想到此處，心中不由又想起干將和莫邪夫婦的事，他心中不由一陣難過，心道：干大哥被殺死，那是天數已定的了，但干大嫂卻絕非夭折短命兒格，她未必便死了，而且她肚裡的孩子尚未出世，我又以請龍大法，替他干家的後裔血脈貫輸了大地龍氣，這干家血脈必定不會如此夭折！

鬼谷子這般轉念，心中頓時感到一絲安慰，他甫出道鑄劍峰之行，畢竟未至全盤落敗，只要尋著干大哥的屍身，又尋回干大嫂母子，這逆轉天機的大膽施爲，尚未至一敗塗地！

鬼谷子想著，決然再鬥一鬥天機運命的念頭又湧上來了，他的求生意志也變得更加堅決，他決定自己不但要活下去，而且要把失去的內力恢復過來，因爲只有恢復內力，他才有可能

逃出這萬丈絕谷！

鬼谷子心中一旦決定了，就決不會再動搖了，他望一眼笠丹，見她亦呆呆的盯著他瞧，便微微一笑道：「我是否老子李耳的徒兒，笠姑娘不必去猜想了，教妳武功的師傅便很厲害，他便是你那猿爺爺嗎？」

想起「猿爺爺」，笠丹就一臉欣然，她連鬼谷子是否老子李耳的徒兒也不去追究了，她滿臉感激的道：「當然是猿爺爺他啦！你別看他是半猿半猴的怪物，但他的武功厲害極了！而且他的心腸，比世上那等奸險兒人，不知好了多少倍！」

鬼谷子不由點點頭道：「是，我鬼谷子的生命，說起來也是他相救的，這麼說來，他不但是你的爺爺，也是我鬼谷子的猿爺爺了！」

鬼谷子話音未落，外面便呼的捲進一頭毛茸茸的怪物，樂得在鬼谷子面前抓耳撓腮，又跳又叫，嘴裡吱吱的亂叫，似乎說著甚麼話兒，鬼谷子不由呆住了。

笠丹格格一笑道：「猿爺爺說，他也很喜歡你，他很樂意做你的猿爺爺！你看猿爺爺如老頑童，其實他的年紀呵，已有二百三十歲了！」

鬼谷子奇道：「妳怎麼知道？」

笠丹道：「我怎麼不知道？因爲我數過他吃剩的棗核兒，共有一百萬零九千六百個，他每日吃十二個，豈非已吃了二百三十年了嗎！」

鬼谷子又道：「那猿爺爺的武功來自何處？他能用竹枝劈斷巨樹，這很厲害呵！」

筮丹格格一笑道：「猿爺爺當然厲害！你別看他只會吱吱的叫，其實他會聽人說話的，也會說自己的話，起初我不懂，後來就逐漸聽懂了！他教我練功時告訴我，這兩間木屋原來是一位叫越女的女子居住的，那小的一間，便是猿爺爺的娘親居住，他娘親掉落這絕谷時，已懷了猿爺爺在肚子裡，是越女把他母子救了，因此母子倆對越女自然忠心耿耿，猿猴的心竟比世人更有情有義！」

筮丹感觸的一頓，這才又道：「後來越女便教猿爺爺練起劍來，當時越女用的是一柄叫「龍淵」的寶劍，聽猿爺爺說，那龍淵劍是吳國境內最善鑄劍的干將師祖伏羲氏所鑄，上面刻了極古怪的圖形，至今猿爺爺仍不知道那圖形是甚麼意思。猿爺爺劍道大成時，他的娘親便去世了，越女也打算出谷仙遊，臨走越女對猿爺爺說，他練的劍法叫越女劍，越女劍法只有在絕境中方可練成，因此吩咐猿爺爺留在絕谷，等到教會一位女孩子劍法，才准他離去。」

鬼谷子微笑道：「這一等自然等了許久，因爲掉落絕谷的人極少，掉進來的人合適練越女劍的更少得可憐，最後才終於等到筮姑娘妳的降臨？」

筮丹嬌野的大笑道：「不錯！因爲越女劍法果然驚天動地，世上已失傳二百多年了！我筮丹終於把越女劍法練成了！」

鬼谷子暗道：也難怪她自豪，因爲練的越女劍法，這當中所需的人選及機緣，幾乎是二百年難得一遇！筮姑娘的遭遇，只怕二百年後也再無第二個了！

筮丹見鬼谷子不言不語，便不高興了，嗔道：「喂！呆子，你又發甚麼痴呆了？我練成

越女劍法，不但可以替爹娘報仇，也可以替你把仇家殺了，這奸賊夫差，不是也把你逼落這絕谷嗎？你爲什麼不高興？」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我很高興，因爲世上又出了一位越女劍奇俠了！不過就算練成越女劍，未知是否便可以逃出絕谷？若走不出去，那就只能與越女劍法終老了！」

笠丹一聽，這才猛然醒起，是呵，若走不出這絕谷，就算練成越女劍也是徒勞無功！她練成越女劍法不到七日，興奮過後，突然被鬼谷子提醒，心兒不禁從喜悅中掉到冰窟，霎間涼了半截，她忽然覺得肚子餓了，抓起桌上的「奇棗兒」就吃了一顆，這時的味道，忽然又從苦變得甜了，因爲她的心忽然變苦了。

鬼谷子想了想，不忍見笠丹灰心冷意的模樣，便道：「未知猿爺爺是否可以出谷？」

猿爺爺在一邊一直只顧自己大樂，此時一聽鬼谷子的話，立刻點點頭，又立刻搖搖頭，吱吱呱呱的大叫。

鬼谷子奇道：「猿爺爺他說甚麼？」

笠丹歎了口氣，苦笑道：「猿爺爺說，他自然可以出谷，因爲我女孩子用的衣物，便是他出谷去市鎭人家偷回來的！他是當今世上一等一的絕頂偷兒！但他一個出谷可以，若要帶多一個呵，便殺了他也不敢，因爲他的功力只可以勉強支撐自己，多帶一個，便兩個都沒命了！必定在中途掉下來，變成兩團肉餅！他還說你這小子似乎不安好心，出這鬼主意，說不定是等著吃摔下來的肉餅了！」

鬼谷子知道猿爺爺的最後一句，不過是開玩笑，但他無論如何笑不出，因爲他絕對相信猿爺爺並非說謊，任何人要出絕谷，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鬼谷子怔了一會，忽然又暗歎道：若我鬼谷子的功力尚存，憑天下無雙的「尋龍乾坤訣」式「乾坤運行」，便可以帶她出絕谷了！哎，她算得上是天下最不幸的可憐人了！

鬼谷子心中充滿對篮丹的同情，這時他根本忘了自己的處境比她亦好不了多少，因爲他想起自己的誓言：要救助天下的不幸可憐人！這念頭就足以令他萌生最堅決的求生意志了！

鬼谷子思索了一會，忽然若有所思的道：「篮姑娘，你說越女劍是當年的伏羲氏所鑄造的？」

篮丹苦笑道：「是又如何？越女劍就算再厲害，也不能化作大鵬鳥，背負我出絕谷去！」

鬼谷子又忙道：「當年的越女奇俠，把越女劍也帶走了麼？」

篮丹道：「不！她並沒帶走，因爲猿爺爺說，越女劍法的最高境界，便不必用劍了，越女劍氣可從十指彈出，隨心所欲，天下無敵！」

鬼谷子一聽，眼神一亮，道：「篮姑娘可否把越女劍拿來一看？」

篮丹又好笑又好氣道：「你根本不懂武功，看了有甚麼用處？這不是白費眼神麼？咦？猿爺爺你急著出去幹嘛？」

原來猿爺爺聽鬼谷子說的話，小眼珠滴溜溜的急轉，此時忽然呼地閃身不見了。僅一會後，牠又捧著一枝大竹竿回來了。鬼谷子正感奇怪，卻只見猿爺爺伸爪向大竹竿虛空一劃，

大竹竿便從中破開兩片，赫然露出藏在竹心中的一柄劍器！猿爺爺把劍捧起來，放在鬼谷子的面前，這便是「龍淵」劍了。

鬼谷子定眼一看，此劍外表平平無奇，但鬼谷子學識豐富，一眼便知此劍乃天上掉下來的隕鐵所鑄，幾乎是盤龍化乾坤時代的物件，與他的師傅老子一般，也不知歷經多少歲月了！單是這點便足已令人肅然起敬。

鬼谷子伸手抄起龍淵劍，但覺並不太沉重，很適合女孩子所用，心道：怪不得越女奇俠用它悟創越女劍法了。

龍淵劍上，果然刻了許多古怪的圖形，這些圖形奇特之極，也不知難倒了天下多少能人，就連憑它悟創越女劍法的奇俠越女，也未必能破解出來，不然，這劍上的圖形便不會再留存在劍上了！

鬼谷子心中暗叫一聲，這些古怪圖形難倒天下人，但鬼谷子恰恰是唯一的例外，因爲他是「尋龍乾坤訣」的唯一傳人，「尋龍乾坤訣」中便包含「伏羲生八卦」的精義，鬼谷子雖然失了內力，但「尋龍乾坤訣」的招式絕學仍深印腦中，因此他一眼便瞧破，龍淵劍上的古怪圖形，便是伏羲所悟創的「八卦演行圖」！而「八卦演行圖」據鬼谷子所知，只要有人破解領悟，八卦演行圖形便會自動消失，因此又稱爲「八卦始創圖」，其意是悟解者即始創人，其後不復存在另一位悟解人。鬼谷子因而亦可判斷，龍淵劍上的「八卦演行圖」，尚未有人可以破解，否則悟解始創人一出，劍上的圖形便不復存在了。

鬼谷子目不轉睛的盯著這柄龍淵劍，好一會悶聲不語。

猿爺爺此時居然靜靜的站在鬼谷子身邊，一動不動的瞧著鬼谷子。

箕丹卻再也忍不住了，她生氣的瞪了鬼谷子一眼，嗔道：「我早說你看了等如白看啦！好，如今變成痴呆的啞巴了！」

鬼谷子沒理會箕丹，也根本沒聽到她的生氣話，因為他此時的意念，已全聚到「八卦演行圖」上面了。

好一會，鬼谷子忽然喃喃的道：「好呵！伏羲生八卦，這不是『乾變為巽，巽變為艮，艮變為坤，坤變為震，震變為兌，兌再變為乾』嗎？」

鬼谷子說著，口中念念有辭，雙腳卻已不由自主的游走起來，但見他從西北位走向東南位，又從東南位走向東北位，再從東北位直插西南位，在西南位砰地拐向正東位，在東位又插向正西位，再從正西位走回原來西北位；他越走越快，越走越玄妙，到最後他的身形簡直已如龍淵劍上的古怪圖形，在箕丹和猿爺爺面前閃電般的幻化飛旋！

箕丹不由瞧得目瞪口呆，喃喃的叫道：「呆了？痴了？還是瘋了？他明明不懂武功，怎地越走越有力？越走越快？越走越古怪？」

猿爺爺卻目不轉睛的盯著鬼谷子的身法，小眼珠精光閃爍，到後來按捺不住，竟也有樣學樣，跟隨著鬼谷子的動作游走起來，猿猴最善於模仿，猿爺爺起初尚東磕西碰，慢慢地也走得似模似樣了。

此時在不大的木屋中，一人一猿猴，一快一慢，一先一後，繞室穿插，閃電般的游走，到後來竟變成兩大古怪圖形，在木屋內幻變飛旋！

笙丹此時但感屋內氣勁撲面，她的內力本已極高，但也感到一陣陣窒息的感覺，心中不由大駭道：「不得了！這鬼谷呆子想必中了劍邪了！瘋了！不然爲甚走得比猿爺爺更玄妙？這豈非瘋子的發瘋勁嗎？」到後來，笙丹便連吃驚的感覺也沒有了，因爲她覺得，她已幾乎被室內的氣勁壓得不能呼吸！唯有展開身形，才勉強鬆一口氣。她身不由己，只好亦跟著鬼谷子的身形步法，東南西北中的穿插游走起來。

笙丹並不知道，伏羲氏的「八卦演行圖」，與鬼谷子所學的「尋龍乾坤訣」，均來「自盤龍化乾坤」這一天下武學的大淵源。鬼谷子的內力，因「逆反天機」而失去，此時卻因伏羲氏的「八卦演行圖」而緩緩積聚！

鬼谷子每走一個方位，他身上的內力便積聚一分，他忽然明白，這是「八卦演行圖」步法之功，便更不肯中途停下了，也因此他越走內力便積聚越多，越走體內的眞氣便越發充沛，他又剛剛吃了兩顆「奇棗兒」，可以半日不餓，這一走，便足可走上半日了。

笙丹身不由己，也跟著走起來，她的悟性奇高，過目不忘，起初尚只能跟在先學走的猿爺爺後面，走了一會後，她每穿插一個方位，便可與猿爺爺併駕齊驅了。再走一會，笙丹竟可比猿爺爺略快一步！

笙丹從西北位插向東南位，從東南位拐向東北位，又從東北位射向西南位，西南位折向

正東位，正東位直插正西位，從正西位呼地重回西北位，走完一個輪迴，筮丹越走便越覺有趣，因此也越走越想走，越走越快，最後竟隱隱然跟上鬼谷子了！

筮丹此時呼吸暢順無比，心中一片舒泰安詳，她不由樂得格格大笑道：「好呵！鬼谷呆子！這玩意好玩極了！求求你，可千萬莫停下來！拜托！拜托！」

再走了一個時辰，鬼谷子卻停了下來，因爲他忽然覺得肚子餓了，他一停，筮丹也隨即呼地退回位，猿爺爺卻似乎停不下來，依然呼呼呼的東奔西插。

筮丹驚道：「猿爺爺怎不停下？莫非你吃了幻影果麼？再走下去呵，你非要力脫倒地不可了？」

筮丹並不知道，猿爺爺雖已通靈，但畢竟尚有一半獸性，他一高興，便甚麼也忘了，只知一味的模仿，這就如世人練功的走火入魔，因爲這「八卦演行圖」的步法，委實太妙不可言了。

鬼谷子一見猿爺爺的模樣，便知他已陷入不能自制境地，鬼谷子非常感佩猿爺爺比世人更勝百倍的有情有義，絕不想他有絲毫的損傷。他心意甫動，「尋龍乾坤訣」的一式「混沌乾坤」便驀地施出，但見他手心向猿爺爺一圈一合，一股可破任何「迷惘混沌」的乾坤眞氣，便向猿爺爺推送而去。

原來鬼谷子此時的內力，已恢復過半了。

猿爺爺但感一股強大無比的氣流，呼地把他罩住，他根本無從抗拒，便被呼地一下扯吸

出來，脫離了「八卦演行」的圈子，他的身形才可以停了下來，但已累得喘氣了。

笠丹眼見鬼谷子伸手，虛突向猿爺爺這麼的一圈一合，猿爺爺便被吸扯出來，她不由目瞪口呆，盯著鬼谷子，猶如看見一頭不可名狀的驚人怪物！

・　・　・　・

笠丹尚未及發出驚呼，猿爺爺眼利，瞧一眼擺在木桌上的龍淵劍，忽然驚奇的吱吱呱呱大叫起來。

猿爺爺的叫聲，只有笠丹聽得懂，她一聽便立刻瞥一眼桌上的寶劍，這一瞧之下，她又驚奇得目瞪口呆了！

原來龍淵劍上的古怪圖形，此時已忽然消逝無蹤了，只剩下一柄古樸無華的劍身。

笠丹不由喃喃的失聲道：「神仙？鬼劍？發瘋？撞邪？爲何自這鬼谷子到後，盡是不可思議的怪事出現？天！鬼谷子呵鬼谷子！你再不解釋清楚，我可要罵人了！」

鬼谷子微微一皐道：「笠姑娘，你要我解釋甚麼？」

此時猿爺爺吱吱的大叫著，忽然走到鬼谷子面前，又揖又拜，忙得不可開交。

鬼谷子不由一怔道：「猿爺爺呵！你這是怎的了？」

笠丹見終於也輪到鬼谷子驚奇了，登時便高興起來，格格一笑道：「好！我也不告訴你！悶死你這呆子！你知道麼？猿爺爺說，你比他的師傅越女奇俠還更厲害，他對你簡直拜服得五體投地了！但他不明白，你小小年紀，怎會如此神通廣大？哎喲，不說了！」她說不告訴他，倒是把所有的都說出來了。

鬼谷子對笠丹的嬌憨，不知怎的，他心中越來越覺得有趣了，雖然此時他的心尚未明白「男女相悅」這深奧道理。他也不打算隱瞞自己的身世來歷，便把自己如何因遭劫難，巧遇老子李耳，悟解「尋龍乾坤訣」，不幸甫出道，便因拯救干將、莫邪夫婦的兇運，逆反天機不成，不但救不成干將的生命，自身也慘遭磨折，內力盡失，被夫差追殺，掉落這絕谷中，一一道出。他一面伸手把一顆「奇棗兒」扔進嘴裡嚼，此時他忽然發覺，這奇棗兒的味道，竟也變苦了，因爲他的內力已恢復大半，出谷有望，又與笠丹有說有笑，心兒已變甜了。他的心一甜，「奇棗兒」的味道，自然便變苦了。

笠丹心神俱往的聽著，她但覺眼前這呆子非們不呆了，可止不呆，簡直是當今世上最奇的奇少年！她盯著鬼谷子，有點痴痴的道：「鬼谷哥哥！這劍上的古怪圖形又爲甚麼忽然不見了？」笠丹不經意的，竟衝口喊出「鬼谷哥哥」來了，而且叫得甜蜜純眞。

鬼谷子微一怔，似乎有點不慣「鬼谷哥哥」這稱呼，但隨後暗道：眞的有這麼一位妹妹，也很好呵！這般一想，他忽然很高興，連忙答應一聲：「啊！是這樣，這龍淵劍乃先古奇人

伏羲氏所鑄，伏羲悟創八卦圖，可說是普天下內功心法的祖師爺，他在這柄劍上便刻有一種「以走作練」的內功心法，名為「八卦演行圖」，便是剛才走的那種步法。伏羲氏的八卦演行圖非常奇特，若沒有人破解，圖形便存於劍上，一旦有人破解了，圖形也就自動消失，因此又稱為「八卦始創圖」……」

笠丹忍不住插嘴道：「伏羲老祖這甚麼八卦演行圖，何止奇？簡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鬼谷子微笑道：「為甚麼？」

笠丹道：「若有人破解了，圖形便立刻消失，破解的人於是永遠是始創者，這豈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嗎？」

鬼谷子亦大笑道：「是！是！不但此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我等今日在此相遇，此中的奇緣，只怕也是千年難得一見也！」

待笠丹和猿爺爺各吃了一顆奇棗兒後，又隨鬼谷子練起「八卦演行圖」的步法。練到肚子餓了，又吃一顆，再練一個時辰。

到晚上，猿爺爺便獨自返回他那間小籠屋渡宿。笠丹居住的木屋只有一張木床，笠丹睨一眼鬼谷子，心道：這一晚如何是好？笠丹到底是十六歲的少女了，在男子面前，一種欲喜還羞，若即若離的微妙心緒，已是自然萌生，根本不必人去傳授。

鬼谷子心性玄幻，雖然覺得笠丹很有趣，心中不由視她如妹妹，但於男女相悅的微妙事

上，卻還處於「未知蘆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朦朧狀態，因此他倒毫不爲難的便對笙丹道：「笙姑娘，妳睏了就先去睡吧，不要管我，我隨便坐一坐便可以了！」他所說的「坐」其實是練「盤龍乾坤」一式，盤龍踞乾坤一萬八千年才破乾而出，何況是區區一晚的坐功？因此「盤龍乾坤」的耐力，比起佛門枯禪功，猶勝百倍。

笙丹欲說甚麼，但俏臉一紅，到底沒有說出來，只低低的道了一句：「哪……鬼谷哥哥，一切你自己照顧自己啦！」笙丹說罷，就走進木屋裏間去了。

鬼谷子心中不禁又好笑起來，暗道：就如千大嫂一樣，怎的但凡是女子，總把我鬼谷子視作娃娃兒似的？鬼谷子並不知道，他的外表斯文白晰，猶如書香子弟，年紀又只有十七、八歲，女子天生潛伏母性，自然便把他視作未成年的娃兒了。

就這樣日練夜宿，每日早上，猿爺爺必定把三十六顆奇棗兒摔來，這是二人一猿一日的口糧，吃過奇棗兒演練「八卦步」，吃完十二顆奇棗兒，一天也就過去了。

「八卦步」練了一月餘，笙丹已走得如行雲流水般純熟了，她忽然覺得自己的內力強了近倍。她手執龍淵劍，以「八卦步」爲步法，演練越女劍法，一劍刺出，竟錚然有聲，隱隱已有劍氣發射出來。笙丹這才知道，伏羲氏的「八卦步」，當眞是天下武學內功心法的老祖宗！

猿爺爺的內功亦頗有進境，但畢竟他已二百三十歲，奇經八脈已定型，欲再進一步，便很艱難了。幸而他是猿猴心性，只要模仿得維肖維妙，也就樂得又跳又叫，倒也沒去刻意追

求甚麼。

鬼谷子演練「八卦步」，他的「尋龍乾坤眞氣」也越來越強勁，演練一個月後，他的內力便盡復舊觀了。這時鬼谷子假如要獨自出谷，倒也並非甚麼難事了，不過他還走不得，他捨不得走，因爲他知道筮丹妹妹的功力，尚未足攀揉百丈絕谷。

這樣又過一月。鬼谷子忽然發覺，筮丹的內力進境再也不能向前一步，因爲她走起「八卦步」來，心神恍惚，這是演練「八卦步」的大忌，稍一不慎，便很容易走火入魔，陷進迷幻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鬼谷子忍不住對筮丹道：「你再不集中精神，休說出谷，只怕要留在絕谷中終老了！」

筮丹一聽，咬牙嗔道：「鬼谷哥哥！我知你的功力已復，隨時可以出谷去了！你走啦，我不要你助我！」

鬼谷子不明白少女的微妙心事，不由一怔道：「我爲甚麼要走？爲甚麼不准我助你？」

筮丹咬牙道：「我……我知道你已隨時可以離開，我就拚命的想加深自己的內力，好跟你一道出絕谷！但我總是練不好，我……我無希望出這絕谷了！我爹娘的仇也沒法報了！」

筮丹說到此處，觸到痛處，眼圈不由又紅了。

鬼谷子一見，不由吃了一驚，登時手足無措，急道：「筮姑娘！不，筮丹好妹妹！你，你千萬莫哭！我想辦法帶你出谷便了！」鬼谷子心中一急，但求筮丹別哭，他便甚麼也會去做了。

笙丹一聽，登時化悲為喜，破涕為笑，欣然的道：「好啊！鬼谷哥哥，這又是你親口答應的，可是不準你反悔！」

猿爺爺此時距兩人不遠，兩人的話自然聽得一清二楚，牠登時急得搖頭擺腦，吱吱呱呱的大叫。

鬼谷子不知牠說甚麼，笙丹一聽，卻氣得狠狠的瞪了猿爺爺一眼，道：「猿爺爺！你亂叫甚麼？千萬別不答應帶我出谷？不然便把我的一生斷送了！你就不想笙丹早日把父母之仇報了嗎？猿爺爺，你千好萬好，就這婆婆媽媽不好！死便死了，若不能報父母血海深仇，在這谷中活著不如立刻死了好！」

猿爺爺第一次見笙丹狠狠的尖聲大叫，嚇得牠登時不知所措，牠以為這是為了笙丹好，委實不明白笙丹為甚麼反而大罵牠？猿爺爺畢竟是猿猴類，牠又怎知世人的心緒？特別是少女的心事，牠更如何會知道！

鬼谷子見笙丹把猿爺爺嚇得呆了，心中老大不忍，忙向笙丹道：「笙丹妹妹，猿爺爺的出發點也是為了妳的安危著想，你快別再嚇他了，我看得出，你這麼罵他，他傷心極了！」

笙丹猛地想起猿爺爺待她的諸般好處，簡直猶勝世人待親生兒女，牠阻止自己出谷，也是不想自己送命呵！但你又怎知道，我那苦命爹娘的仇怎能不報？想到傷心處，笙丹不由撲過去，抱著猿爺爺放聲大哭，一面叫道：「猿爺爺！你千萬莫難過，我不過是心急去報仇，心亂如麻，才胡說八道！好猿爺爺，你若再難過，我就哭上三日三夜，陪你一道難過！」

笠丹這一嚷，嚇得猿爺爺拚命的搖頭晃腦，表示自己再不難過，又伸出毛茸茸的手掌，輕輕的替笠丹抹去臉上的淚珠。

鬼谷子亦嚇得幾乎轉身就逃，笠丹若真的在他面前哭上三日三夜，這倒不如把他殺了！鬼谷子連忙道：「猿爺爺，你也別太擔心，我想辦法帶她安全出谷便了！你也幫忙想想，可有甚麼更安全的法子？」

猿爺爺真的抓耳撓腮的思索了，牠想了一會，便忽然呼地跑了開去。鬼谷子正驚奇間，猿爺爺已扛著一把棕樹皮回來了。猿爺爺伸手拿起一塊棕樹皮，伸爪一拍，棕樹皮便裂開碎成絲，他再翻幾翻，棕皮絲便扭成了一根繩子。猿爺爺把繩子的一頭綑在自己的腰上，中間比劃著綑上笠丹的腰肢，另一頭則向鬼谷子遞去。

鬼谷子立刻明白，猿爺爺的意思，是用棕繩綑住三者的腰部，笠丹在中間，這樣萬一笠丹失手，他和鬼谷子也可以把她拉上去！

鬼谷子想了想，感到這倒是一個同生共死的妙法，猿爺爺爲了笠丹，竟連自己的生命也不顧了！他一頭猿猴，尚且有此情義，比起世人的冷酷無情，這又不知強勝多少倍了！

鬼谷子這麼思付，便暗道：決不能讓猿爺爺因此喪命，他的功力自保可以，但若再支撐半個笠丹的負荷，便必然不支掉落絕谷！鬼谷子心裡已有了主意，他向猿爺爺道：「猿爺爺，你去把龍淵劍拿來，再去收拾出谷的東西，好嗎？」

猿爺爺對鬼谷子甚爲佩服，牠一聽之下，更不猶豫，立刻飛掠而去，一會便拿著龍淵劍

連同一包奇棗兒，一包笙丹日常洗換的衣物飛掠而回。

鬼谷子見猿爺爺待笙丹，當眞猶勝世人待親生兒女般，不由暗羨笙丹，心道：我鬼谷子有這麼一位猿爺爺，便在絕谷過一輩子也不覺苦了！

鬼谷子轉身對笙丹道：「我打算用棕繩，把妳綁在我背上，再借助龍淵劍之力出谷，你不怕辛苦嗎？」

笙丹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忙道：「我怕甚麼？我……我就怕鬼谷哥哥你爲我送了生命！你還是一個人先出谷去吧！」笙丹這末了的一句，其實是違心之言，不過她亦眞的不希望鬼谷子有任何損傷。

鬼谷子也不理笙丹是否答應，驀地以棕繩向她的腰肢一抄，反手一甩，便把她綁在背上了。鬼谷子又低聲對背上的笙丹道：「待會上谷，你只須閉眼睛，把自己當作活神仙，正在安然騰雲駕霧便是了，其他千萬不可胡思亂想，知道嗎？」笙丹到此時只好點了點頭，忍不住摟著鬼谷子的脖子，悄聲附耳道：「么谷哥哥！你放心吧，笙丹但與你一起，生死已無甚麼顧忌了！」

鬼谷子但覺脖上一陣呵氣如蘭，心中不由一蕩，連忙收攝心神，向猿爺爺道：「猿爺爺！你準備好了麼？中途若是氣力不繼，你便貼壁凝立，我上去後再下來救你上去！」

鬼谷子說罷，突地縱身而起，就在木屋前面的一道陡直峭壁，以龍淵劍運眞氣向前疾射，一道威力無匹的劍氣，已把巖壁射出一個小洞，他背負笙丹，貼洞落腳稍停，乾坤眞氣輔以

龍淵劍，又再射穿上面幾丈高的巖洞，他再躍上，再向上射出劍氣，就這樣連番交替，巖壁上留下十數個小洞，鬼谷子和笠丹的身形，已在巖壁的數十丈高了。

猿爺爺獨自躍上，他的輕功本就絕頂，再加上有射出的小洞緩氣，躍上數十丈高，竟也從容之極。

漸漸地，絕谷的百丈陡壁上，只留下一串小洞穴，上面是兩團越來越小的黑點。

•　•　•　•

風嘯嘯，夜迷離。

鬼谷子獨自在鑄劍峰上，在四周已搜尋了三日三夜了。幸而他身上遇剩下猿爺爺帶上絕谷來的「奇棗兒」數十顆，鬼谷子只須吃上一顆，便可頂一個時辰肚子，這倒省了覓食的時間。

當日鬼谷子與笠丹、猿爺爺一道，終於安全上了絕谷。笠丹重見人世景物，又知此地距吳國都姑蘇城不遠，她的俏臉登時脹紅了，她手執龍淵劍，指向姑蘇城，恨恨的咬牙道：「夫差！夫差！殺父殺母之仇不共戴天，我笠丹若不斬下你的人頭，便有如此石！」笠丹說著，

龍淵劍一揮，猛地向一塊巨石劈去，但聽鏗鏘一聲，巨石應聲被破開兩邊，龍淵劍的鋒利，由此可見。

笠丹說罷，便向鬼谷子道：「鬼谷哥哥！笠丹這便入姑蘇城，取夫差的人頭，就此別過了！笠丹但報了大仇，僥倖不死，再跟你練八卦步法了！」

鬼谷子心頭不由一凜，暗道：按夫差的運命，當四十有三，且他祖宗正得白虎龍脈，當主二十年君王大格，豈會中途夭逝？笠丹這一去必然徒勞無功，說不定反招殺身之禍！

鬼谷子這般思忖，不由仔細的盯著笠丹，好一會不言不動。這倒把笠丹瞧得俏臉飛紅，她又羞又喜的嗔道：「你發甚麼呆氣了？鬼谷哥哥！你不認識我笠丹了？待我報了大仇，再讓你看個夠好麼？」

鬼谷子見笠丹山林骨高聳，此乃已得祖宗龍脈風水蔭庇之相，她的秀鼻挺直，雙目碧光如鏡，此乃女中丈夫的形格，絕非夭折之命，心中這才暗鬆口氣，又知她此時報仇心切，根本聽不進任何勸告，便歎了口氣，道：「你此行雖然徒勞無功，但也有驚無險，可以全身而退！但務必記住，凡事不可強求任性，須知來日方長，任何事亦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猿爺爺請勿公開露面，只作暗中保護便是。我這便前去鑄劍峰，以遂那未了的心願！」

鬼谷子在笠丹面前，不知怎的，竟也一反常態，顯得有點婆媽。說罷，二人一猿便分手而去了。

此時鬼谷子在鑄劍峰上，繞山飛掠，心中不由思緒紛亂，暗道：爲甚這三日三夜，依然

尋不著干大嫂的任何蹤跡，莫非她已遭不測了，但看她的八字運命，又斷非夭折之相，而且她懷著的娃兒，已得大地潛龍之氣，決非任何邪力所殺得了，怎會突然失蹤不見了？鬼谷子也不敢向任何人打探，因爲他知道夫差的厲害，萬一走漏風聲，那就害死干大嫂母子了。

鬼谷子飛掠搜索了一段，伸手摸了一顆「奇棗兒」扔進嘴裏，但覺味道不甜亦不苦，略感奇怪，忽爾又恍然失笑道：「我此時心中非苦非甜，只是一片焦急等待，奇棘兒的味道自然也就不甜不苦了！」

想起「奇棗兒」的妙處，鬼谷子眼前不由又浮起篚丹的嬌野俏影，他不由歎了口氣，暗道：仇恨令人瘋狂，就連篚丹這位奇女孩子亦不能倖免，她此行姑蘇城已三日三夜了，怎的還不見她回轉？

鬼谷子與夫差也有被追殺之仇，但他素來心性玄幻，對此仇恨竟淡然處之，反而先爲別人著急起來。

鬼谷子再轉了一個時辰，他又把一顆奇棗兒放進嘴裏嚼時，他還未來得及吐出棗核，忽地便聽到一陣隱約的娃兒哭叫聲。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荒山野嶺，何來娃兒的哭叫？莫非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勾當麼？

鬼谷子心中動念，身形便突地一轉，疾如閃電的向那器聲處射去，當世任何聲音落入鬼谷子的耳中，觸及他的心思，那便休想再逸遁了。

那傳出哭聲處有五里路，鬼谷子的「乾坤運行」身法展開，猶如電光一劃，便趕到了。只見那是一道巖壁下的洞穴，因此隱蔽之極，若非鬼谷子的目力奇佳，又若非那娃兒啼哭聲已落入他的耳中，任何人就算抵達巖壁上面，也絕不可能發覺下面的洞穴。

鬼谷子正欲向下面的洞穴掠去，但忽然又頓住，他的心思忽地仔細起來，暗道：下面不知是否是干大嫂？又是否干大嫂已誕下嬰兒？我鬼谷子到底是男子，在這時刻闖進去，豈非尷尬之極？

鬼谷子微一運氣，一縷尖音便「逼音成線」地送了下去，如電光般逕直射入洞穴裏面：「我是鬼谷子！發誓救助天下可憐人，若洞中之人自覺可憐可悲，只須輕歎口氣！」

鬼谷子這話只有洞中之人方可聽到，而且若是干大嫂她，一聽這話，便必然明白是誰來了，因為當世只有一個自稱「鬼谷子」的呆子。

鬼谷子這「逼音成線」送出，立刻便聽到一聲女子的歎氣。鬼谷子心知這是同意他進洞的表示，便再不猶豫，身形向下躍去，再在半空一個迴折，身已在洞穴中了。

洞穴中一片漆黑，只有靠左面的一個洞中之洞，射出一點微弱火光，但這已經足夠鬼谷子辨認清楚洞中的物事了，他定睛一看，心中不由一陣欣喜，原來那女子竟然是他苦苦找尋的干大嫂莫邪，這時她倒在一堆亂草上面，懷中居然還抱著一位嬰兒。

鬼谷子身子一晃，便站在干大嫂前面了，他眼見莫邪的慘況，心中已明白一切，不由一酸，正欲發話，莫邪已連忙軟軟的道：「鬼少俠快快退出去！莫污了你的身子！我剛產下這

可憐的孩子……」

鬼谷子一聽，定睛一看，困然見亂莫上尚有一灘血漬，但並沒有半點腥臭，反而滿室充滿一種祥和的熱氣，莫邪手抱的嬰兒又哭了，洞中的熱氣忽然又添了一分，因此產後的莫邪，雖然身子軟弱無力，卻沒有半點冷顫的感覺，只是無力掙扎爬起來，大概是餓慌了。

鬼谷子根本不懂這等人生大事，他但知肚子餓了必定辛苦難受，他想也沒想，便把一顆「奇棗兒」塞進莫邪的嘴裏，低聲道：「干大嫂，你莫說話，先吃一顆奇棗兒，填飽肚子再說。」

莫邪心中驚奇，這小蛋大的果子，如何便可以填飽肚子？不過她並沒有推卻，很快便把奇棗兒嚼爛吞進肚子裏了。說也奇怪，立刻，莫邪便感身子舒服多了。

鬼谷子這才輕聲道：「那果子的味道很甜，是嗎？干大嫂。」

莫邪點點頭道：「是，很甜，很甜！我整日沒東西下肚，剛不久孩子出世，我……我拚力替孩子自斷臍帶，保住孩子的生命，氣力也花光了，大概是餓慌了！」

鬼谷子不由歎了口氣，他雖然不懂這「人之初」的大事，但也聽過窮苦百姓，無錢請接生婆，以剪刀自斷臍帶的悲慘故事。他此時就連甚麼「男女大防」這等意念也忘記了，突伸左手，意念甫動，一股渾厚無比的「尋龍乾坤眞氣」便向莫邪的背部大穴注入，這猶如一顆「補氣補血的大還金丹」，莫邪但覺一陣極溫暖的熱氣從背部直抵心肺，再入肚腹，傳遍四肢百骸，登時渾身舒泰，連產後必然的痛楚也突然消失了。

莫邪雖然不知這是甚麼法寶，但她是武林人氏，畢竟聽過以內力療傷這回事，她但覺身子已奇跡般的復原了。莫邪連忙道：「鬼少俠請勿再耗費功力，我……我已没事了！」

鬼谷子不理，依然向莫邪輸送眞氣，一面輕聲道：「干大嫂不必客氣，保住大人，才能保住孩子呵！反正我這眞氣用之不盡，多送一點給你，妳便可以早點康復了。」

鬼谷子並不知道，他因極之同情干大嫂母子的慘狀，情急之下，「尋龍乾坤眞氣」激蕩澎湃，這片刻的輸送，便已抵常人苦練三十年的功力了。

莫邪陡地增了三十年的功力，不但產後虛體盡復，而且比平日更精神百倍，她心中也不再悲傷絕望，反而充滿一種掙扎求存，無論如何要把孩子撫育成人的堅毅勇氣。

莫邪心知這是鬼谷子相助之故，她忽然翻身站起，抱著嬰兒就向鬼谷子跪了下去，一面喃喃的道：「孩子呵孩子！你娘親和的生命，皆這位少俠所賜，你我母子並無任何酬謝之物，就向他叩個頭，以表心意吧！」莫邪說著，把嬰兒放到地上，便欲按嬰兒的小腦袋抵地權作叩頭拜謝。

鬼谷子一見，心中一酸，幾乎掉下的眼淚，他立刻伸手向莫邪和嬰兒一托，莫邪身不由己，就被一巨大的升浮力擋住，再也拜不下去。

鬼谷子道：「干大嫂，干大哥他？」

莫邪歎了口氣，道：「少俠見莫邪母子流落如此地步，也知干將哥已不存世上了！」莫邪把當日發生的事說了出來。

原來當日那無且將軍，奉夫差之命，私自呑佔了吳王闔閭賜給干將的免死金牌，率精兵闖上鑄劍峰上，向干將夫婦逼交寶劍。干將自知大限難逃，便假意答應獻出兩柄寶劍，悄悄把一柄交給莫邪，要她逃走，保住孩子的生命，日後再替他報仇。干將留下來與無且週旋，終被無且連人帶劍，捉入吳都姑蘇城去了。

鬼谷子道：「那後來呢？」

莫邪道：「我在鑄劍峰上東奔西躲，逃避官兵的追捕，不久便聽人說，干將已被那奸太子夫差殺害了！哎，可憐莫邪連干將哥的屍體也不能見上一見！」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干大嫂放心，我一定替你把干大哥的屍身尋回，以便好好安葬。」鬼谷子此時忽然想起白虎丘絕谷下面那塊石板，伏羲氏所留下的蝌蚪文字，暗道：要剋制白虎丘上面的「白虎火龍穴」，看來只有借助絕谷下面的「地龍穴」，此乃剋制夫差大旺貴格的唯一法子！而干門之後，恰恰是那座「地龍穴」的最佳相生相剋的人選！

鬼谷子主意已決，他因目睹莫邪母子的慘狀，心中已不再猶豫，暗道：就算再冒大兇大險，也要再「逆轉乾坤天機」一次了！不然讓夫差這等兇人肆虐百姓，乾坤天理何存！

鬼谷子道：「干大嫂，孩子命名了麼？」

莫邪道：「干將哥臨別時只匆匆道，若生男的便姓干，若生女的便姓莫，這孩子是男的，照干將哥的遺言便姓干，只是還沒有名字，便請替他起一個名字吧，未知少俠可肯答允？」

鬼谷子一聽，也不推辭，他想了想，便決然道：「這孩子身也可憐，但日後前程必無可

限量，就單叫一個『潛』字吧！」

從此，干將和莫邪的遺腹子，便叫干潛了，這一個「潛」，用意深遠，只是鬼谷子當時沒有說出來罷了。

鬼谷子想了想，又道：「目下最要緊的，是先讓你母子找個地方安置下來，以便生存下去，把干潛撫育成人。干大嫂可有甚麼地方可以容身？」

莫邪歎了口氣，苦笑道：「干將哥世代皆為吳國境內人，親戚朋友誰也不敢收留，在吳國哪還有容身之所？眼看只有居宿荒山野嶺，才能活下來，少俠待我干氏一門，已仁至義盡，也不必再替我母子操勞了。」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我鬼谷子做事豈會半途而廢……啊！對了！」鬼谷子忽然欣然道：「吳國與越國乃是世仇之國，在越國境內必可尋到容身之所！」原來鬼谷子忽然想起筮丹是越國境內西湖邊人氏，她承傳的是干將師祖伏羲氏所鑄的「龍淵劍」，更誤打誤撞，學了伏羲氏的「八卦演行圖」，溯源論宗，筮丹的師侄了！若能令他同門相聚，在越國境內安下身來，豈非一大妙事？不由欣然一笑。

鬼谷子當下對莫邪道：「干大嫂且莫焦慮，我先出去想想辦法，再替你弄一些食物、衣物回來，你千萬莫走開，務必等我回來再作打算！」鬼谷子說罷，也不容莫邪有任何異議，身子一晃，便掠出山洞去了。

• • • •

鬼谷子掠出洞來，便向吳國都姑蘇城射去，原來他急著去尋笠丹回來。實際上，鬼谷子心中還有一個深藏秘密，就是他終於尋著去救助笠丹的理由，這令他心中一派欣然。

鬼谷子剛掠近姑蘇城盤門，突然聽上傳出一片廝殺聲，他心中一凜，身形驟然提升，眨眼便躍上城樓，他定睛一看，只見城樓上有兩人影，其中一個背上負著一包東西，大概很沉重，因此這人閃騰便顯得很吃力了，幸而這人手上的一柄劍器，向前一揮，便把衝近的人逼開了。另一個人影卻是一團毛茸茸的怪物，只見牠吱吱呱呱的亂叫，手爪拍出，便有一人倒下了，又似乎正呼喝那背著東西的人，拋下負累，先逃下城。

這兩條人影，正是笠丹和猿爺爺。

追殺上來的官兵越來越多，而且個個武功高強，眼看再糾纏下去，笠丹和猿爺爺必定非死即傷。

鬼谷子微一沉吟，身形驀地再度提升，眨眼便高達十丈，在虛空中一個迴旋，形如「大鵬」從天而降，那股飛旋的衝力，登時令四周的官兵一陣窒息，紛紛走避，讓出一個空位來。鬼谷子伸左右手向笠丹和猿爺爺一挾，猶如大鵬叼羊，片刻便消失不見了。

好一會，才聽遠遠的城樓上官兵一陣驚呼亂嚷：「神仙？妖怪？天魔？天！還是遇見鬼撞邪了？」

笠丹不由噗嗤一笑道：「不錯！不錯！你等今晚眞的是撞邪遇鬼了！不過這鬼非那鬼罷了！」

笠丹說著，已隨前面的鬼谷子和猿爺爺一道，消失在黑暗中了。

三人一道向鑄劍峰掠去，此時笠丹背上的那包東西，已轉到猿爺爺背上了，這是猿爺爺見笠丹氣喘吁吁，怕把她累壞了，硬是搶到自己背上的。這包東西亦非甚麼寶貝，竟然是干將的人頭和屍身！

原來笠丹和猿爺爺這次潛入姑蘇城，居然被她潛入吳王宮內，而且居然被她發現正在睡夢中的太子夫差！

笠丹大喜，拔出背上的龍淵劍，便向夫差的人頭斬落！她以爲父母的血海深仇，已輕易可報了！不料就在此時，夫差躺睡的帳內猛然撲出一頭吊睛白虎，凌空向笠丹撲去！

笠丹大吃一驚，她的越女劍法雖然厲害，對敵經驗尚少，乍逢突變，劍勢自然而然先求自保，劍身疾縮，劍尖一挑，向吊睛白虎的咽喉挑去，不料這一挑之下，竟然挑空了！那吊睛白虎竟是有形無實的幻影而已！

但就這麼緩得一緩，床上的夫差已突然驚醒，他的咽喉處竟然有鮮血滲出，似乎是被笠丹剛才那一劍挑破了皮！但笠丹那一劍卻分明是挑向那吊睛白虎．．．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後來呢？」

箴丹歎了口氣，道：「我當時呆了呆，就在此千鈞一髮間竟被夫差那奸賊逃出寢宮！後來我正欲逃走，卻忽然發現夫差的寢宮一角，竟有一個人頭和人身，浸在一桶藥水中，外面貼了封條，封條上寫著：鎮封天下第一劍鑄劍人永不出第二柄天下第一劍。我見封條寫得稀奇古怪，猛地想起，這莫非便是鬼谷哥哥所尋的鑄劍人干將嗎？於是我就把木桶劈破，搶了干將的屍身回來了！後來我被夫差的侍衛追殺，這等惡人很厲害，我和猿爺爺幾乎不敵！」

說到此處，猿爺爺忽然向鬼谷子吱吱呱呱的叫了幾下。

箴丹噗嗤一笑道：「猿爺爺說，多謝鬼谷子少俠救助，不然他就只能活這二百三十一歲了！這猿爺爺，剛脫險境，又老頑皮起來了！」箴丹一頓，忽然想起了甚麼，輕聲道：「鬼谷哥哥！你說已尋著干將的妻子莫邪母子，干將的妻子很美麗麼？」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莫邪原來就算美若天仙，經此慘酷折磨，也變成醜老太婆啦！倒是她的兒子干湣，白白胖胖的，可愛極了！待會你便可以見到。」

箴丹一聽，疾奔幾步，連聲道：「快走！鬼谷哥哥！」

鬼谷子一怔道：「箴丹妹妹，你怎的忽然焦急起來？」

箴丹格格一笑道：「你說干將論輩份應算是我的師兄，那他的兒子，豈非我的師侄麼？我這做師姑的，自然急欲見這位師侄兒啦！」

鬼谷子一聽，心中不由一陣欣喜，暗道：箴丹未見面便有這份情義，那日後他們必定可

以融洽相處了！

鬼谷子引領笠丹與莫邪母子相認，笠丹果然極喜歡干濬，莫邪忽然添了一位師妹，也非常欣慰。干濬也很乖巧，別人抱，他必定大哭，但笠丹抱他，卻乖乖的一聲不響了。

鬼谷子心中一動，暗道：莫非這便是彼此同仇敵愾，心有靈犀一點通嗎？夫差呵夫差，你殺太多，雖有白虎龍穴蔭庇，白虎現身護你，卻也不能保你運命長久矣！

鬼谷子心意已決，當下決定，由自己和猿爺爺一道，攜干將的屍身，重入絕谷。在伏羲氏所留字的石板處，鬼谷子仔細查勘，終於斷定這石板下面，便是足以剋制夫差「白虎火龍穴」的「地龍穴」。鬼谷子再不遲疑，立刻與猿爺爺一道，以龍淵劍代鋤，挖出一個墓穴，把干將的屍身葬了下去。

猿爺爺早把伏羲氏留下的那塊石板豎在墓前了。鬼谷子運氣於掌，向石板上一拍，震平伏羲留下的蝌蚪文字，又以指代筆，在石板上龍飛鳳舞疾書一行大字：鑄劍聖匠干將之墓。說也奇怪，就在鬼谷子書畢，石板墓碑上的八個大字，忽然閃閃發亮，耀人眼目。

猿爺爺幾曾見過這等千古奇事？不由驚奇得抓耳撓腮，極欲知悉究竟。鬼谷子微微一笑道：「火龍橫空！天下震動；地龍不出，誰與爭鋒？這便是日後足以剋制白虎火龍穴的大地之龍穴矣！走吧，猿爺爺，此地之事已完結，還留戀甚麼？」

猿爺爺點點頭，忽然又閃電般掠了開去，一會捧了一大把「奇棗兒」回來，吱吱呱呱的向鬼谷子示意道：「出了此谷，日後便休想再吃到這天下第一奇果了！」

鬼谷子欣然一笑，然後與猿爺爺一道，攀揉百丈絕壁出谷而去。

然後鬼谷子自然與筮丹、莫邪、干滑等會合，一道前去越國尋容身之所，進行另一宗逆轉天機，滑龍大鬥法的驚天大事，但這是「風水祖師鬼谷子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